

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詞話 第一冊

蘭陵·笑笑生撰



第一端
第七種

據明萬曆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七種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初版

金瓶梅詞話 第一冊

普及本實價三角
特印本實價四角

著撰者 笑 笑 生

校點者 施 蠶 存

主編者 施 蠶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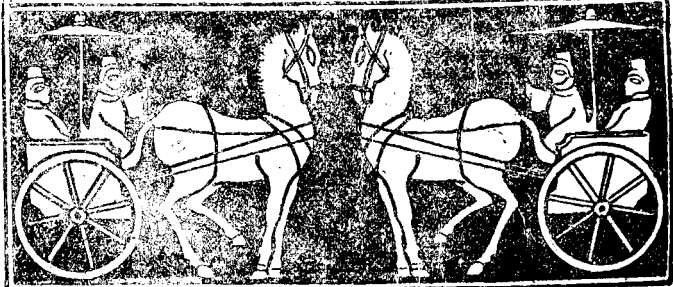
發行人 張 靜 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三三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金瓶梅詞話序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情，憂鬱爲甚。上智之士，與化俱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爲累，惟下焉者，既不出於於心胸，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不致于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生爲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炙人口，無非明人偷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迴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系迎風而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其中未免語涉俚俗，氣含脂粉，余則曰：不然，關雎之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于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于傷者。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鐘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此一傳者，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飲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雖不比古之集理趣，文辭綽有可觀。其他關繫世道風化，懲戒善惡，緣慮洗心，無不小補，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惡之，人非堯舜聖賢，鮮不爲所耽，富

貴善良。是以搖動人心。蕩其素志。觀其高堂大廈。雲窗霧閣。何深沉也。金屏綉褥。何美麗也。鬢雲斜亸。春酥滿胸。何嬋娟也。雄鳳雌凰。迭舞何慇懃也。錦衣玉食。何侈費也。佳人才子。嘲風咏月。何縹緲也。雞舌含香。唾圓流玉。何溢度也。一雙玉腕。縮復縮。兩隻金蓮。顛倒顛。何猛浪也。既其樂矣。然樂極必悲生。如離別之機。將興憔悴之容。必見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驛使。尺素寄魚書。所不能無也。患難迫切之中。顛沛流離之頃。所不能脫也。陷命於刀劍。所不能逃也。陽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違也。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禍因惡種。福緣善慶。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罹喪。禍不旋踵。人之處世。雖不出乎世運代謝。然不經凶禍。不蒙恥辱者。亦幸矣。故吾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

欣欣子書于明賢里之軒。

金瓶梅詞話序

金瓶梅藏書也。袁石公亟稱之。亦自寄其牢騷耳。非有取於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蓋爲世戒。非爲世勸也。如諸婦多矣。而獨以潘金蓮李瓶兒春梅命名者。亦楚濤杭之意也。蓋金蓮以姦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較諸婦爲更慘耳。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淨。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淨婆。令人讀之汗下。蓋爲世戒。非爲世勸也。余嘗曰。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効法心者。乃禽獸耳。一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一男兒何可不如。一孝秀曰。一也。只爲這烏江設此一着耳。一同座聞之。歎爲有道之言。若有人識得此意。方許他讀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幾爲導淫宣慾之尤矣。幸勸世人勿爲西門之後車可也。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於金閶道中。

新刻金瓶梅詞話

詞曰

閨苑瀛洲。金谷陵樓。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綉地。莫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醜。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閒一步。着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短短橫牆。矮矮疎窗。忔憎兒小小池塘。高低疊臺。緣水邊傍。也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日
用家常竹几。籐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但紬烹茶。爇烘盡。淺澆湯。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磷磷。床砌增除。軒窗隨意。小巧規模。却也清幽。也瀟灑。也寬舒。懶
散無拘。此等何如。倚闌干。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炷心香。說些話。讀些書。

淨掃塵埃。惜耳蒼苔。任門前紅葉鋪階。也堪圖畫。還也奇哉。有數株松。數竿竹。數枝梅。花
木栽培。取次教開。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貴幾時來。且優游。且隨分。且開懷。

四詞貧

酒

酒損精神破喪家。語言無狀鬧喧譁。疎親慢友多由你。背義忘恩盡是他。切須戒飲流

霞若能依此實無差。失却萬事皆因此。今後逢賓只待茶。

色

休愛綠髻美朱顏。少貪紅粉翠花鈿。損身害命多嬌態。傾國傾城色更鮮。莫戀此。養丹田。人能寡慾壽長年。從今罷却閒風日。紙帳梅花獨自眠。

財

錢帛金珠籠內收。若非公道少貪求。親朋道義因財失。父子懷情爲利休。急縮手。且抽頭。免使身心晝夜愁。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遠憂。

氣

莫使強梁逞技能。揮拳裸袖弄精神。一時怒發無明穴。到夜憂煎禍及身。莫太過。免災。逆勸君凡事放寬情。合撒手時須撒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跋

金瓶梅傳爲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蓋有所刺也。然曲盡人間醜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中間處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不知者竟目爲淫書。不惟不知作者之旨。併亦窺却流行者之心矣。特爲白之。

廿公書



老 王 婆 本 於 說 技



赴巫山潘氏幽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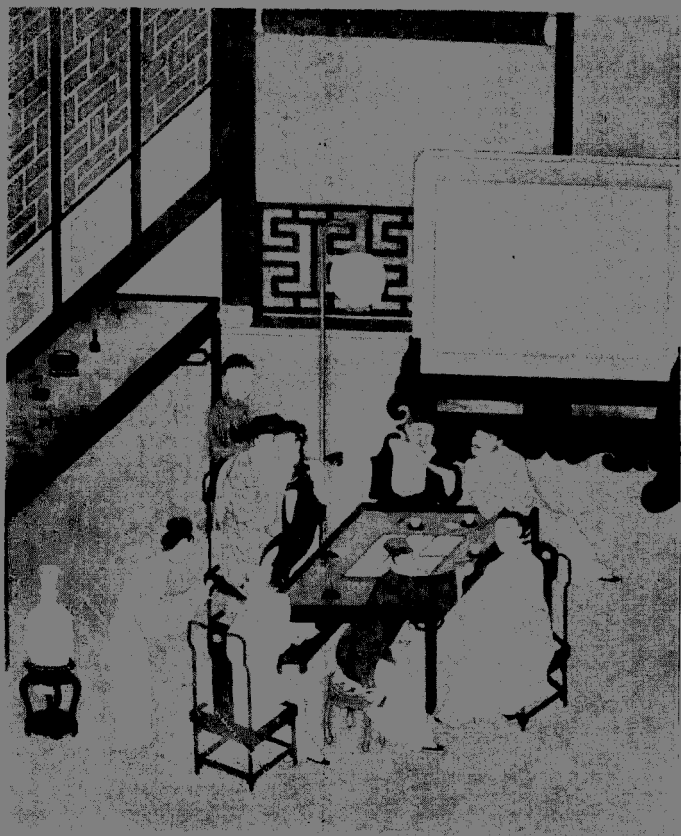
計 設 哥 鄣 情 奸 節



飲 鳩 藥 武 大 遭 神



舅 四 張 嵐 氣 娘 姑 梅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李 戲 兒 迎 好 其 會



見嬌娘敬濟消魂

金瓶梅詞話 目次

第一冊

卷之一

- | | | |
|-----|-----------|----------|
| 第一回 | 景陽岡武松打虎 |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
| 第二回 |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 王婆子貪賄說風情 |
| 第三回 | 王婆定十件挨光計 | 西門慶茶房戲金蓮 |
| 第四回 | 淫婦背武大偷姦 | 鄆哥懷憤鬧茶肆 |
| 第五回 | 鄆哥幫捉罵王婆 | 淫婦藥酖武大郎 |
| 第六回 | 西門慶買囑何九 | 王婆打酒遇大雨 |
| 第七回 |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
| 第八回 | 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
| 第九回 |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 武都頭誤打李外傳 |

第十四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賞芙蓉亭

卷之二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魔勝貪財

第十三回 李瓶兒隔牆密約 迎春女窺隙偷光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迎奸赴會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翫月樓 狎客鬻鬪麗春院

第十六回 西門慶謀財娶婦 應伯爵喜慶追歡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招贅蔣竹山

第十八回 來保上東京幹事 陳經濟花園管工

第十九回 草裏蛇遞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第二十回 孟月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

金瓶梅詞話

卷之一

第一回 景陽岡武松打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詞曰：「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斬萬人頭。如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請看項籍并劉季，一似使

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

此一隻詞兒，單說着情色二字，乃一體一用，故色絢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晉人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如磁石吸鐵，隔礙潛通，無情之物，尙爾，何況爲人。終日在情色中做活計，一節須媚丈夫，隻手把吳鉤，吳鉤乃古劍也。古有干將、莫銜、太阿、吳鉤、魚腸、闞蹻之名。言丈夫心腸如鐵石，氣概貫虹蜺，不免屈志于女人。題起當時西楚霸王，姓項名籍，單名羽字，因秦始皇無道，南修五嶺，北築長城，東填大海，西建阿房，并吞六國，坑儒焚典，因與漢王劉邦單名季字，時二人起兵，席捲三秦，滅了秦國，指鴻溝爲界，平分天下，因用范增之謀，連敗漢王七十二陣，只因籠着一個婦人，名喚虞姬，有傾城之色，戰于軍中，朝夕不離，一旦被韓信所敗，夜走陰陵，爲追兵所逼，霸王敗向江東求救，因捨虞姬不得，又聞四面皆楚歌，事發嘆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畢，泪下數行。虞姬曰：「大王莫非以賤妾之故，有費軍中大事。」霸王曰：「不然，吾與汝不忍相捨故耳，况汝這般容色，劉

邦乃酒色之君。必見汝而納之。虞姬泣曰：「妾甯以義死，不以苟生。」遂請王之寶劍，自刎而死。霸王因大慟，尋以自刎。史官有詩嘆曰：

拔山力盡霸圖隳，倚劍空歌不逝騅。

明月滿營天似水，那堪回首別虞姬。

那漢王劉邦，原是泗上亭長，提三尺劍，破秦山斬白蛇起乎，二年亡秦，五年滅楚，拚成天下，只因也是寵着個婦人，名喚戚氏，夫人所生一子，名趙王如意，因被呂后妬害，心甚不安。一日，高祖有疾，乃枕戚夫人腿而臥，夫人哭曰：「陛下萬歲後，妾母子何所托？」帝曰：「不難，吾明日出朝，廢太子而立爾子，意下如何？」戚夫人乃收泪謝恩。呂后聞之，密召張良謀計，良舉薦商山四皓，下來輔佐太子。一日，同太子入朝，高祖見四人鬚髮交白，衣冠甚偉，各問姓名，一名東園公，一名綺里季，一名夏黃公，一名角里先生，因大驚曰：「朕昔求聘諸公，如何不至？今日乃從吾兒所遊？」四皓答曰：「太子乃守成之主也。」高祖聞之，愀然不悅。比及四皓出殿，乃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廢太子，况彼四人輔佐，羽翼已成，卒難搖動矣。」戚夫人遂哭泣不止，帝乃作歌以解之：

鴻鵠高飛兮羽翼，抱龍兮橫蹤四海，橫蹤四海兮，又可奈何，雖有縞繳兮，尙安所施。

歌訖，後遂不果立趙王矣。高祖崩世，呂后酒酖殺趙王如意，人斃了戚夫人，以除其心中之患。詩人評此二君，評到個去處，說劉項者，固當世之英雄，不免爲二婦人，以屈其志氣，雖然，妻之視妾，名分雖殊，而戚氏之禍，尤

慘于虞姬。然則妾婦之道。以事其丈夫。而欲保全首領于闕下。難矣。觀此二君。豈不是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有詩爲證。

劉項佳人絕可憐。英雄無策庇婁娟。

戚姬葬處君知否。不及虞姬有墓田。

說話的。如今只愛說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則德薄。女衍色則情放。若乃持盈慎滿。則爲端士淑女。豈有殺身之禍。今古皆然。貴賤一般。如今這一本書。乃虎中美女。後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一個好色的婦女。因與了破落戶相通。日日追歡。朝朝迷戀。後不免屍橫刀下。命染黃泉。永不得着綺穿羅。再不能施朱付粉。靜而思之。着甚來由。况這婦人他死有甚事。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潑天闕產業。驚了東平府。大鬧了清河縣。端的不知誰家婦女。誰的妻小。後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正是。

說時華岳山峯歪。道破黃河水逆流。

話說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朝中寵信高楊童蔡。四個奸臣。以致天下大亂。黎民失業。百姓倒懸。四方盜賊蜂起。星下生人間。攪亂大宋花花世界。四處反了四大寇。那四大寇。

山東宋江。淮西王慶。河北田虎。江南方臘。

皆蘇州劫縣。放火殺人。僭稱王號。惟有宋江。替天行道。專報不平。殺天下賊官。污吏。豪惡刁民。那時山東陽谷縣。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個嫡親同胞兄弟。名喚武松。其人身長七尺。膀闊三停。自幼有膂力。學得一

手好鎗棒。他的哥哥武大生的身不滿三尺。爲人懦弱。又頭腦濁蠢可笑。平日本分。不惹是非。因時遭荒饑。將祖房兒賣了。與兄弟分居。搬移在清河縣居住。這武松因酒醉。打了童柩密。單身獨自逃在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他那裏招攬天下英雄豪傑。仗義疎財。人號他做小孟嘗君。柴大官人。迺是周朝柴世宗嫡派子孫。——那里躲避。柴進因見武松是一條好漢。收攬在莊上。不想武松就害起瘧疾來。住了一年有餘。因思想哥哥武大。告辭歸家。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谷縣地方。那時山東界上。有一座景陽崗。山中有一隻甲。睛白額虎。食得路絕人稀。官司杖限獵戶。擒捉此虎。崗子路上。兩邊都有榜文。可教過往經商。結隊成羣。于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崗。其餘不許過崗。這武松聽了。呵呵大笑。就在路傍酒店內。吃了幾碗酒。壯着膽。橫拖着防身梢棒。踉踉蹌蹌。大校步走上崗來。不半里之地。見一座山神廟門首。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看時。上面寫道：「景陽崗上。有一隻大蟲。近來傷人甚多。見今立限各鄉井獵戶人等。打捕住時。官給賞銀三十兩。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個時辰。結隊過崗。其餘時分。及單身客旅。白日不許過崗。恐被傷害性命。不保。各宜知悉。」武松喝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崗去。看有甚大蟲。」武松將棒縮在脅下。一步步上那崗來。回看那日色。漸漸下山。此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走了一會。酒力發作。遠遠望見亂樹林子。直奔過樹林子來。見一塊光燄燄地。大青臥牛石。把那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却待要睡。但見青天。忽然起一陣狂風。看那風時。但見：

無形無影透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

原來雲生從籠。風生從虎。那一陣風過處。只聽得亂樹皆落黃葉。刷刷的響。撲地一聲。跳出一隻。書睛白額。斑爛猛虎來。猶如牛來大。武松見了。叫聲阿呀。時從青石上翻身下來。便提梢棒在手。閃在青石背後。那大蟲又飢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跑了一跑。打了個歡翅。將那條尾。剪了又剪。半空中。猛如一個焦霹靂。滿山滿嶺。盡皆振響。這武松被那一驚。把肚中酒都變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原來猛虎項短。回頭看人。教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跨一伸。掀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側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了一聲。把山崗也振動。武松却又閃過一邊。原來虎傷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時。氣力已自沒了一半。武松見虎沒力。翻身回來。隻手輪起梢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枝帶葉打將下來。原來不會打着大蟲。正打在樹枝上。磕磕把那條棒。折做兩截。只擎一半在手裏。這武松心中。也有幾分慌了。那虎便咆哮性發。剪尾弄風起來。向武松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一跳。却跳回十步遠。那大蟲撲不着武松。把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乘勢向前。兩隻手搥。在大蟲頂花皮。使力只一按。那虎急要掙扎。早沒了氣力。武松儘力搥定那虎。那裏肯放鬆。一面把隻腳。望虎面上眼睛裏。只顧亂搥。那虎咆哮。把身底下。抓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里。武松按在坑里。騰出右手。提起拳頭來。只顧狠打。儘平生氣力。不消半歇兒時辰。把那大蟲打死。佷臥着。却似一個綿布袋。動不得了。有古風一篇。單道景陽崗武松打虎。但見：

金瓶梅詞話

景陽崗頭風正狂。

萬里陰雲埋日光。

焰焰滿川紅日赤。

紛紛遍地草皆黃。

觸目曉霞掛林藪。

侵人冷霧滿穹蒼。

忽聞一聲霹靂響。

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踴躍逞牙爪。

谷裏獐鹿皆奔降。

山中狐兔潛蹤跡。

澗內獐猿驚且慌。

卞莊見後魂魄散。

存孝遇時心膽亡。

清河壯士酒未醒。

忽在崗頭偶相迎。

上下尋人虎飢渴。

撞着猱獍來撲人。

虎來撲人似山倒。

人去迎虎如岩傾。

臂腕落時墜飛砲。

爪牙搗處幾泥坑。

拳頭脚尖如雨點。

淋漓兩手鮮血染。

穢污腥風滿松林。

散亂毛鬚墜山幘。

近看千鈞勢未休。

遠觀八面威風滅。

身橫野草錦斑消。

緊閉雙睛光不閃。

當下這隻猛虎被武松沒頓飯之間，一頓拳脚，打的動不得了，使的這漢子，口裏兒自氣喘不息，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梢棒，只怕大蟲不死，向身上又打了十數下，那大蟲氣都沒了，武松尋思：「我就勢把這大蟲拖下崗子去。」就血泊中雙手來捉時，那里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疎軟了，武松正坐在石上歇息，只聽草坡里，刷刺刺響，武松口中不覺，心下驚恐，「天色已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個大蟲來，我却怎生鬥得過他。」剛言未畢，只見坡下鑽出兩隻大蟲來，謊武松大驚道：「呵呀，今番我死也。」只見那二個大蟲，于面前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却是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頭上帶着虎磕腦，那兩人手裏各擎着一條五股剛叉，見了武松，倒頭便拜，說道：「壯士，你是人也，神也，端的吃了總律心，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了身軀，不然如何獨自一個，天色漸晚，又沒器械，打死這個傷人大蟲，我們在此觀看多時了，端的壯士高姓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我便是陽谷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問：「你兩個是甚麼人？」那兩個道：「不瞞壯士說，我們是本處打獵戶，因為崗前這隻虎，夜夜出來，傷人極多，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路客人，不計其數，本縣知縣相公，着落我們衆獵戶，限日捕捉，得獲時，賞銀三十兩，不獲時，定限吃拷，耐這業，著勢大難近得他，誰敢向前，我們只和數十鄉夫，在此遠遠地，安下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裏埋伏，却見你大刺刺，從崗子上走來，三拳二脚，和大蟲敵鬥，把大蟲登時打死了，未知壯士身上有多少力，俺衆人把大蟲纏了，請壯士下崗，往本縣去見知縣相公，討賞去來。」于是衆鄉夫獵戶，約湊有七八十人，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將一個兜轎，擡了武松，逕投本處一個土戶家，那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在草廄

上。封有本縣里老都來相探。問了武松姓名。因把打虎一節說了一遍。衆人道：「真乃英雄好漢。」那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盞。吃得大醉。打掃客房。武松歇息到天明。里老先去縣裏報知。一面合具虎床。安排花紅軟轎。迎送武松到縣衙前。清河縣知縣使人來接到縣內廳上。那滿縣人民。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迎賀將來。盡皆出來觀看。哄動了那個縣治。武松到廳上下了轎。扛着大蟲。在廳前。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自忖道：「不恁地。怎打得這個猛虎。」便喚武松上廳來。參見畢。將打虎首尾。訴說了一遍。兩邊官吏都驚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盃酒。將庫中衆土戶出納的賞錢三十兩。就賜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這三十兩賞賜。給發與衆獵戶。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賞罰。何不就把這賞。給散與衆人去。也顯相公恩沾。小人義氣。」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處分。」武松就把這三十兩賞錢。在廳上俵散與衆獵戶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擡舉他。便道：「雖是陽谷縣的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我這縣里。做個巡捕的都頭。專一河東水西。擒拿盜賊。你意下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去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巡捕都頭。衆里正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誇贊。吃了三五日酒。正要陽谷縣抓尋哥哥。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一日在街上閒遊。喜不自勝。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有詩爲證：

壯上英雄藝略芳。挺身直上景陽崗。

醉來打死山中虎 自此聲名播四方。

按下武松單表武大，自從與兄弟分居之後，因時遭荒饑，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爲人懦弱，模樣猥獷，起了他個渾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俗語言其身上粗躁，頭臉窄狹，故也。以此人見他這般軟弱樸實，多欺負他。武大不無生氣，常時迴避便了。看官聽說，世上惟有人心最歹，軟的又欺，惡的又怕。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古人有幾句格言說的好：

柔軟立身之本，剛強惹禍之胎。無爭無競是賢才，虧我些兒何礙。青史幾場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巧安排，守分而今見在。

且說武大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渾家故了，丟下個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個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臨街房居住。依舊做買賣。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看顧他，照顧他炊餅，閑時在他鋪中坐。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下人，個個都歡喜。在大戶面時，一力與他說方便，因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這張大戶家有萬貫家財，百間房產，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男尺女皆無。媽媽余氏，主家嚴厲，房中並無清秀使女。一日大戶拍胸歎了一口氣，媽媽問道：「你田產豐盛，資財充足，閑中何故歎氣？」大戶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家財，終何大用？」媽媽道：「既然如此說，我教媒人替你買兩個使女，早晚習學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戶心中大喜，謝了媽媽，過了幾時，媽媽果然教媒人來，與大戶買了兩個使女，一個叫做潘金蓮，一個喚做白玉蓮。這潘金蓮却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

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顏色，纏得一雙好小脚兒。因此小名金蓮。父親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裏習學彈唱。就會描眉畫眼，傅粉施朱，梳一個纏髻兒，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張做勢，番模喬樣。况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五，就會描鸞刺綉，品竹彈絲，又會一手琵琶。後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大戶家習學彈唱，金蓮學琵琶，玉蓮學箏。玉蓮亦年方二八，乃是樂戶人家女子，生得白淨，小字玉蓮。這兩個同房歇臥，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擡舉二人，不會上鍋，排備洒掃，與他金銀首飾，粧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灣新月，尤細尤灣。張大戶每要收他，只怕主家婆利害不得手。一日主家婆隣家赴席不在，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美玉無瑕，一朝損壞，珍珠何日，再得完全。

入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

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淚，第三耳便添聾，第四鼻便添涕，

第五尿便添滴。

還有一莊兒不可說。白日間只是打盹，到晚來噴涕也無數。後主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戶囑罵了數日，將金蓮甚是苦打。大戶知不容此女，却賭氣倒陪房奩，要尋嫁得一個相應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無妻小，又住着宅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觀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爲妻。這

武大自從娶的金蓮來家。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銀伍兩。與他做本錢。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窺入房中。與金蓮廝會。武大雖一時撞見。亦不敢聲言。朝來暮往。如此也有幾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症。嗚呼哀哉死了。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童。將金蓮武大。即時趕出。不容在房子裏住。武大不覺又尋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原來金蓮自從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獷。甚是憎嫌。常與他合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奴嫁與這樣個貨。每日牽着不走。打着倒腿的。只是一味躉酒。着緊處。都是錐扎也不動。奴端的那世裏悔氣。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無人處。彈個山坡羊爲證：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他當男兒漢看。不是奴自己誇獎。他烏鴉怎配鸞鳳對。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塊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體。好似糞上上長出靈芝。奈何隨他怎樣。到底奴心不美。聽知奴是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己有些顏色。所稟伶俐。配個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湊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武大每日自挑炊餅担兒出去。賣到晚方歸。婦人在家。別無事幹。一日三餐。吃了飯。打扮光鮮。只在門前簾兒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雙睛傳意。左右街坊。有幾個奸詐浮浪子弟。賤見了武大這個老婆。打扮油樣。沾風惹草。被這干人在街上。撒謔語。往來嘲戲。唱叫。這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裏。人人自知武大是個懦弱之人。却不知他娶得這個婆娘。在屋裏。風流恰

俐諸般都好爲頭的一件。好偷漢子。有詩爲證：

金蓮容貌更堪題。笑蹙春山八字眉。

若遇風流清子弟。等閑雲雨便偷期。

這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做露出來。勾引的這夥人。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找兒難。口裏油似滑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住不牢。又要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混沌。不曉事的。你賃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有小人囉唆。不如湊幾兩銀子。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却也氣概些。免受人欺負。你是個男子漢。倒擺布不開。常交老娘受氣。」武大道：「我那里有錢典房。」婦人道：「吓。濁才料。把奴的釵梳。湊辦了去。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不遲。」武大聽了老婆這般說。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典得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個小小院落。甚是乾淨。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一日街上走過。見數隊纓鎗。鑼鼓喧天。花紅軟轎。簇擁着一個人。却是他嫡親兄弟武松。因在景陽崗打死了大蟲。知縣相公擡舉他新陞做了巡捕都頭。街上里老人等作賀他。送他下處去。却被武大撞見。一手扯住。叫道：「兄弟。你今日做了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是哥哥。二人相合。兄弟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讓至樓上坐。房裏喚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崗打死了大蟲的。便是你小叔。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胞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便道：「叔叔萬福。」武松施禮。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叔請起。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兩個相讓了一會。都平磕

了頭起來少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只把頭來低着。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管待武松。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陪武松坐的。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身上恰似有千百斤氣力。不然如何打得那大蟲。心里尋思道：「一母所生的兄弟。又這般長大。人物壯健。奴若嫁得這個。胡亂也罷了。你看我家那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裏遭瘟。直到如今。據看武松。又好氣力。何不交他搬來我家住。誰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裏。」那婦人一面臉上。排下笑來。問道：「叔叔。你如今在那里居住。每日飲食。誰人整理。」武松道：「武二新充了都頭。逐日答應上司。別處住不方便。胡亂在縣前尋了個下處。每日撥兩個土兵服事做餘。」婦人道：「叔叔何不搬來家里住。省的在縣前土兵服事做飯。腌臢。一家里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也乾淨。」武松道：「深謝嫂嫂。」婦人又道：「莫不別處有嬌嬌。可請來廝會也。」武松道：「武二並不會婚娶。」婦人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原來叔叔到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里來。」武松道：「在滄洲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舊房居住。不想搬在這里。」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志善了。被人欺負。總得到這里。若以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是。」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婦人笑道：「怎的顛倒說。常言人無剛強。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上這般三打不同頭。四打連身轉的人。」有詩爲證。詩曰：

叔嫂萍蹤得偶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暗把邪言釣武松。

原來這婦人，甚是言語撒謊。武松道：「家兄不惹禍，免嫂嫂憂心。」二人只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果餅歸來，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且下來安排則個。」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此，無人陪侍，却交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嫂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子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果菜點心之類，隨即盪上酒來。武大教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把酒來斟。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那里來管閒事。那婦人笑容可鞠，滿口兒叫叔叔：「怎的肉果兒也不揀一筋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意見，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武大又是善弱的人，那里會管待人。婦人陪武松吃了幾盃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乞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理他，吃了一歇酒，闌了，便起身。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幾盃兒去。」武松道：「生受我，我再來望哥哥嫂嫂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叔是必上心，搬來家里住，若是不搬來，俺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松道：「既是吾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者，奴這里專候。」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點碧桃春自開。有詩爲證：

可怪金蓮用意深，包藏淫行蕩春心。

武松正大原難犯 耿耿清名抵萬金

當日這婦人情意十分殷勤，却說武松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鋪蓋，交土兵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強如拾了金寶一般歡喜，旋打掃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分付土兵回去，當晚就在哥家宿歇。次日早起，婦人也慌忙起來，與他燒湯淨面。武松梳洗畢，出門去縣里畫卯。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來家吃餅，休去別處吃了。」武松應說到縣里畫卯已畢，伺候了一早辰，回到家中，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安排下餅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遞與武松。武松道：「交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縣裏撥個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生這般計較？自家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奴家見他擎東擎西，蹀里蹀斜，也不靠他，就是撥了土兵來，那廚上鍋上灶，不乾淨，奴眼里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道：「恁的却生受嫂嫂了。」有詩爲證：

武松儀表甚搗搜，阿嫂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里住，要同雲雨會風流。

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來哥家里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大交買餅、饊、茶、果，請那兩邊隣舍，都闍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却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段子，與嫂嫂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賜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這個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武大依前上街挑買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里承差應事，不論歸遲歸早，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服事武松。武

松倒安身不得。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的直漢，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只見四下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飄簾。瓊花片片舞前簷，剡溪當此際，瀟似子猷船。頃刻樓臺都壓倒，江山銀色相連，飛濺撒粉漫連天。當時呂蒙正，窖內嗟無錢。

當日這雪，直下到一更時分，却似銀粧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果去縣里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婦人早趕出去，做買賣，夾及間壁王婆，買了些酒肉，去武松房里，篋了一盆炭火，心理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揀圖他一鬪，不怕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望見武松正在雪裏，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婦人推起簾子，迎笑着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星心。」入將門來，便把毡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將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上，隨即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納襖，入房內。那婦人便道：「奴等了一早晨，叔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了，却纔又有一個作盃，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既怎的請叔叔向火？」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條凳子，自近火盆邊坐的。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門，後門也關了，却換些養酒菜蔬，入房里來，擺在棹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里去了？」婦人道：「你哥哥每自出去做些買賣，我和叔叔自吃三盃。」武松道：「一發等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里等的他？」說由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不必嫂嫂費心，待武二自斟。」婦人也掇一條襪子，近火邊坐了，棹上

擺着盃盤。婦人拏盞酒，擎在手里，看着武松：「叔叔滿飲此盃。」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盃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飲個成雙的盃兒。」武松道：「嫂嫂自飲。」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盃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呷了，却拏注子再斟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將酥胸微露，雲鬢半髲，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叔在縣前街上，養着個唱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人的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是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就見了。」婦人道：「呵呀，你休說他，那里曉得甚麼，如在醉生夢死一般。他若知道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盃。」連篩了三四盃飲過。那婦人也有三四盃落肚，烘動春心，那里接納得住。慾心如火，只把閒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己只把頭來低了，却不來兜攬。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內，却拏火筋簇火。婦人良久，燉了一注子酒來，到房里，一隻手擎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拉，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服，不寒冷麼？」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他。婦人見他不應，匹手便來奪火筋，口裏道：「叔叔，你不会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火筋，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大半盞酒，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盃兒殘酒。」乞武松匹手奪過來，澆在地下，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恥。」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武松睜起眼來說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的禽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恥。爲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我武二眼里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再來休要如此所爲。」婦人

吃他幾句，搶的通紅了面皮，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家火，口裏指着說道：「我自作婬子，不值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收了家火，自往廚下去了，有詩爲證：

潑賤謔心太不良，貪淫無恥壞綱常。

席間尙且求雲雨，反被都頭罵一場。

這婦人見鉤搭武松不動，反被他搶白了一場。武松自在房中，氣忿忿的，自己尋思，天色却早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担兒，大雪里歸來，推開門放下担兒，進的房來，見婦人一隻眼，哭的紅紅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都是你這不爭氣的，交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誰，爭奈武二那廝，我見他大雪里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餘與他吃，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我不賴他。」武大道：「我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乞隣舍聽見笑話。」武大撇了婦人，便來武松房里，叫道：「二哥，你不會吃點心，我和你吃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膩靴，着了上蓋，戴上毡笠兒，一面繫纏帶，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里去？」也不答，一直只顧去了。武大回到房內，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前那條路去了，正不知怎的了。」婦人罵道：「賊混沌蟲，有甚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猜他一定叫個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里住，却不道你留他。」武大道：「他搬了去，須乞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醜鬼，他來調戲我，到不乞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却做不的這樣人，你與了我一紙休書，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里再敢開口，被這婦人，倒數

罵了一頓。正在家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個土兵，擎着條扁担，徑來房內收拾行李，便出門。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里再敢問備細，由武松搬了出去。那婦人在裏面喃喃的罵道：「却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人自知道。一個兄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搬了去，到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不知怎的了，心中只是放去不下，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婦人千叮萬囑，分付交不要去兜攪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有詩爲證：

雨意雲情不遂謀，
心中誰信起戈矛。

生將武二搬離去，
骨肉番令作寇仇。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王婆子貪賄說風情

月老姻緣配未真，
金蓮寶俏逞花容。

只因月下星前意，
惹起門旁簾外心。

王媽誘財施巧計，
郗哥賣果被嫌噴。

那知後日蕭牆禍。血灑屏幃滿地紅。

話說武松自從搬離哥家，撚指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光景，却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却得二年有餘，轉得許多金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三年任滿朝覲，打點上司，一來却怕路上小人，須得一個有力量的人去方好，猛可想起都頭武松：「須得此人英雄胆力，方了得此事。」當日就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個親戚在東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勳，見做殿前太尉之職，要送一担禮物，檜封書去問安，只恐途中不好行，須得你去方可，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辭，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自來，也不會到東京，就那里觀光上國景致，走一遭，也是恩相擡舉。」知縣大喜，賞了武松三盃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出的縣門來，到下處叫了土兵，却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菜蔬之類，運到武大家，武大恰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交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思：「莫不這廝思想我了，不然，却又回來，那廝一定強我，不過，我且慢慢問他。」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挽雲鬢，換了些顏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的錯見了，好幾日并不上門，叫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交你哥哥去縣裏，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沒尋處，今日再喜得叔叔來家，沒事填鈔做甚麼？」武松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說知。」婦人道：「既如此，請樓上坐。」三個人來到樓上，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下，他便撥几子打橫，土兵攤上酒來，熱下餚，一齊拏上來，武松勸哥嫂吃，婦人便把眼來睽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數巡，武松問迎兒討副勸盃，叫土兵篩一盃酒，拏在

手里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三個月，少是一個月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早閉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你依我時，滿飲此盃。」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杯，武松再斟第二盃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要武二多說，我的哥哥爲人質樸，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云：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聽了這一句話，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罵道：「你這個混沌東西，有甚言語，在別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個不戴頭巾的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膿膿血，攔不出來鬻，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笆不牽，狗兒鑽得入來，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塊磚兒，一個個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應心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過此盃。」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胡梯上，發話道：「既是聰明伶俐，豈不道長嫂爲母，我初嫁武大時，不會聽得有甚小叔，那里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侮氣了，偏撞着這許多鳥事。」一面哭下樓去了，有詩爲證：

苦口良言諫勸多，
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惶愧難存坐。氣殺英雄小二哥。

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武大武松吃了幾杯酒。坐不住。都下的樓來。弟兄洒泪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武松道：「哥哥。你便不做買賣也罷。只在家里坐的。盤纏兄弟自差人送與你。」臨行。武松又分付道：「哥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在家仔細門戶。」武大道：「理會得了。」武松辭了武大。回到縣前下處。收拾行裝。并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金銀。駝棗。討了脚程。起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提。

只說武大自從兄弟武松說了去。整日乞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山他自罵。只依兄弟言語。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未晚便回家。歇了担兒。先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屋裏動彈。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燥起來。罵道：「不識時濁物。我倒不會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隣舍家笑話。說我家怎生禁鬼。聽信你兄弟說。空生有卵鳥嘴。也不怕別人笑恥。」武大道：「由他笑也罷。我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被婦人噙在臉上道：「吐濁東西。你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由他。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門。那婦人氣生氣死。和他合了幾場氣。落後鬧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里也暗喜。尋思道：「恁的却是好。」有詩爲證：

慎事關門并早歸。眼前恩愛隔崔鬼。

春心一點如絲亂。空鎖牢籠總是虛。

白駒過隙。日月攢榜。纔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三月春光明媚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單等武大出門。就在門前簾下站立。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便下了簾子。自去房內坐的。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却有一個入從簾子下走過來。自古沒巧不成話。姻緣合當湊着。婦人正手里擎着叉竿放簾子。忽被一陣風。將叉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正。却打在那人頭巾上。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紀。生的十分博浪。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簪兒。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身穿綠羅褶兒。脚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潛水布襪兒。腿上勒着兩扇玄色挑絲護膝兒。手里插着酒金川扇兒。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風風流流。從簾子下丟與奴個眼色兒。這個人被叉杆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脚。待要發作時。回過臉來看。却不想是個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他黑鬢髮賽鴉鴿的髮兒。翠灣灣的新月的眉兒。清冷冷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豔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輕嫵嫵花朵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軟濃濃白而臍肚兒。窄多多尖齷脚兒。肉姝姝胸兒。白生生腿兒。(以下刪去二十字)觀不盡這婦人客貌。且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戴着黑油頭髮髻。口面上緝着皮金。一逕里盤出香雲一結。周圍小簪兒齊插。六鬢斜插一朵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八字灣灣柳葉襯。在腮。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菜玉酥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褶兒又短襖。湘裙碾絹綾紗。通花汗巾兒。袖中兒邊搭刺。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胸兒重重紐扣。襯兒兒臍頭垂下。往下看。尖齷齷金蓮小脚。雲頭巧緝山牙老鴉。鞋兒白綾高低。

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袴，口兒裏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初笑臉生花，人見了魂飛魄散，賣弄殺偏俏的冤家。

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變顏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又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誤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道：「不妨，娘子請方便。」却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那婆子笑道：「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打的正好。」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時冲撞，娘子休怪。」婦人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道：「大的唱個喏，」回應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慣細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迴，方一直搖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有詩爲證：

風日清和漫出遊，偶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波轉，惹起春心不肯休。

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語言甜淨，更加幾分留戀，「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沒我情意時，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過了，不想這段姻緣，却在他身上。」都是在簾下，眼巴巴的看不見，那人方纔收了簾子，關上大門，歸房去了，看官聽說，莫不這人無有家業的，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門前，開着個生藥鋪，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那人覆姓西門，單名一個

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他父母雙亡。兄弟俱無。先頭渾家是早逝。身邊止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爲繼室。房中也有四五個丫鬢婦女。又常與勾欄裏的李嬌兒打熟。今也娶在家裏。南街子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丟兒。包了些時。也娶來家居住。專一飄風戲月。調占良人婦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一個。倒在那媒人家去。二十餘過。人多不敢惹他。這西門大官人。自從簾下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個雌兒。怎能勾得手。」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撮合得此事成。我破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于是連飯也不吃。走出街上閑遊。一直逕走入王婆茶坊裏來。便去裏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個大肥喏。」西門慶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說：「我和你說正話。休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的不認的。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饅饅的李三娘子兒。」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道：「莫不是花肱膊劉小二的婆兒。」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了。」王婆冷冷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笑一聲。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炒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聽了。跌脚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郎麼。」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故

事。自古駿馬却駝癡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這等配合。」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多少茶果錢？」王婆道：「不多。由他。歇些時却算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個淮上客人。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交他跟我那孩子倒乖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待他歸來，却再計較。」說畢，大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個時辰，又暫將來王婆門首簾邊坐的，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吃了。將盞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裏？」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得不在屋裏？」西門慶笑：「我問你這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得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道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看這大官人作戲，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這臉上，怎乞得那等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見今也有幾個身邊人在家，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也不妨。若是回頭兒也好，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個到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時，與我說成了，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共，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多少年紀？」王婆子道：「那娘子，是丁亥生，屬豬的，交新年，恰九十三歲了。」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扯着風臉取笑。」說畢，西門慶笑了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闔門，只見西門慶又暫將來，遞去簾子底

下拿椅子上坐了。朝着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瞭望。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合湯。」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連忙取一盞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由他。伏惟安置。來日再請過論。」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心只在婦人身上。當晚無話。次日清晨。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衙前來回彘走。王婆道：「這刷子搵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交他抵不着。那廝全討縣裏人便益。且交他來老娘子裏。納些販鈔。揆他幾貫風流錢使。」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子。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積年通股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會收小的。也會抱腰。又善放刁。還有一件不可說。鬚髻上着綠。陽臘灌腦袋。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本事來。但見：

閑言欺陸賈。出口勝隨何。只憑說六國唇鎗。全仗話三齊舌劍。隻鸞孤鳳。霎時間交仗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搬唆擺對。解使三里門內女。遮麼九版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臂拖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略施奸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纔用機關。交李天王揀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須亂性。藏頭露尾。攬拔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調弄嫦娥偷漢子。這婆子端的慣調風月巧排。常在公門操鬥毆。

這婆子正開門。在茶局子裏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裏過幾遍。奔入茶局子水簾下。對着武大門首。不住把眼。只望簾子裏瞧。王婆只推不看見。只顧在茶局子內搨火。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盞茶來我吃。」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不多時。便濃濃點兩盞稠茶。放在桌子上。西門慶道：

乾娘相陪我吃了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你影射的，緣何陪着吃茶？」西門慶也笑了一會，便問：「乾娘，問壁賣的是甚麼？」王婆道：「他家賣的，拖煎河滿子，乾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餛飩，蛤蜊，麵，熟，盪，溫，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是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拏的家去。」王婆道：「若要買他燒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會，起身去了。良久，王婆只在茶局裏，比時冷眼張見他，在門前遞過，東看一看，又轉西去，又復一復，一連走了七八遍，少頃，逕入茶房裏來。王婆道：「大官人，僥倖好幾日不見面了。」西門慶便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者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湯，吃了寬蒸茶兒如何？」西門慶道：「如何，乾娘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難猜處？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形容便得知。老身異樣，躑躅古怪的事，不知猜勾多少？」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個中節。大官人，你將耳朵來，你這兩日，脚步兒勤，趕得頻，已定是計掛着間壁那個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端的智賽隨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不知怎的，吃他那日，又簾子時，見了一面，恰似收了我三魂六魄的一般，日夜只是放他不下，到家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腳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冷冷笑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

更三年前十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賣了不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道：「乾娘如何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了老公。丟下這個小廝。無得過日子。迎頭兒跟着人說媒。次後攬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閒常也會做牽頭。做馬伯六。也會針灸看病。也會做貝戎兒。」西門慶聽了。笑將起來。道：「我並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你好交這雌兒。會我一面。」王婆便哈哈笑了。有詩爲證：

西門浪子意猖狂。死下工夫戲女娘。

虧殺賣茶王老母。生交巫女會襄王。

畢竟婆子有甚計策說來。要知後項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揀光計 西開慶茶房戲金蓮

色不迷人自迷。迷他端的受他虧。

精神耗散容顏淺。骨髓焦枯氣力微。

犯着姦情家易散。染成色病藥難醫。

古來飽煖生閒事。禍到頭來總不知。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端的與我說這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

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挨光的兩個字最難。怎的是挨光。似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第三要鄧通般有錢。第四要青春小少。就要綿裏針一般。軟款忍耐。第五要閒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閒。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我小時。在三街兩巷遊串。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裏。也有幾貫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就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閒工夫。不然。如何來得恁勤。乾娘。你自作成完備了時。我自重重謝你。」西門慶當日意已在言表。王婆道：「大官人。你說五件事多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成不得。」西門慶道：「且說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光最難十分。肯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件打攪。」西門慶道：「這個容易。我只聽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妙計。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大官人肯依我麼。」西門慶道：「不揀怎的。我却依你。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來商量。」西門慶央及道：「乾娘。你休撒科。自作成我則個。恩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這條計。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八九着。大官人占用。今日實對你說了罷。這個雌兒來歷。雖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百家奇曲。雙陸象棋。無般不知。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關外潘裁的女兒。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後因大戶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與了他爲妻。這幾

年武大爲人軟弱。每日早出晚歸。只做買賣。這雌兒等閒不出來。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閒坐。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他也叫我做乾娘。武大這兩日出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疋藍綉。一疋白綉。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老身却走過去。問他借歷日。央及人揀個好日期。叫個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來說。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做時。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裁。這便二分了他。若來做時。午間我却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吃。他若說不便。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他不言語吃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莫來。直到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爲號。你在門前叫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來買盞茶吃。」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裏坐吃茶。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他不成。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我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施主的官人。虧殺他。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針指。若是他不來兜攬答應時。此事便休了。他若口裏答應。與你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我却難爲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一個出錢。一個出力。不是老身路岐相央。難得那位娘子在這裏。官人做個主人。替娘子澆澆手。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不成我扯住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拏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難道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待我買得東西。提在桌子上。便說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且吃一盃兒酒。難得這官人壞錢。他不肯和你同桌吃。丟了回去了。此事便休了。若

是只口里說要去，却不動身。此事又好，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交你買，你便拏銀子，又央我買酒去，并果子來配酒。我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個在屋裏，若焦鴨跑了歸去時，此事便休了。他若由我拽上門，不焦鴨時，這光便有九分，只欠一分了。便完就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裏，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却不可燥爆，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拂落一雙筋下去，只推拾筋，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收了，再也難成。若是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他必然而有意，這十分光做完備，你怎的謝我？」西門慶聽了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乾娘，你這條計，端的絕品好妙計！」王婆道：「却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便得一片橋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河。這條計，乾娘幾時可行？」王婆道：「亦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他借歷日，細細說念他，你快使人送將綉絹綿子來，休要遲了。」西門慶道：「乾娘，若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于是作別了王婆，離了茶肆，就去街上買了綉絹三疋，并十兩銀子清水好綿，家裏叫了個貼身答應的小廝，名喚玳安，用包袱包了，一直送入王婆家來。王婆歡喜收下，打發小廝回去。正是：雲雨幾時就，空使襄王梁楚燾，有詩爲證：

兩意相投似蜜甜，王婆撮合更搜奇。

安排十件挨光計，管取交歡不負期。

當下王婆收了綉絹綿子，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上坐的。王婆道：「娘子，怎的這

兩日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懶去走動。」王婆道：「娘子家裏有歷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個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我兒子又不在家。」婦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不見？」王婆道：「那廝跟了個客人在外邊，不見個音信回來，老身日逐就心不下。」婦人道：「大哥今年多少青春？」王婆道：「那廝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他尋個親事，與乾娘也替得手？」王婆道：「因是這等說，家中沒人，待老身東攢西補的來，早晚也替他尋下個兒，等那廝來，却再理會。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碎般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難得一個財主官人，常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裏看病，買使女，說親，見老身這般本分，大小事兒，無不照顧老身，又布施了老身一套送終衣料，綉絹表裏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家裏，一年有餘，不能勾閒做得，今年覺得好生不濟，不想又撞着閏月，趁着兩日倒閒，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措，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若是不嫌時，奴這幾日倒閒，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指，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日去，交人揀了黃道吉日，奴便動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你不知全了多少，如何交人看曆日？」婦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學。」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手內，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王婆一把手，取過曆日來，掛在牆上，便道：「若是娘子，

肯與老身做時。就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曾央人看來。說明日是個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不忌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膽大。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那婦人道：「不必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沒人。」婦人道：「既是這等說。奴明日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收拾房內乾淨。預備下針線。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

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挑着担兒。自出去了。那婦人把簾子掛了。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走過王婆家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裏坐下。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取出那綉絹三疋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來。婆子看了。口裏不住聲。假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裏真個不曾見這個好針線。」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吃。再縫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担兒進門。婦人拽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裏。看見老婆面色微紅。問道：「你那裏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縫送終衣服。日中安排了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要吃他的。纔得我們也有夾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你明日再去做時。帶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鄰。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你便拏了生活來家。做還與他便了。有詩爲證：

阿母牢籠設計深。大郎愚鹵不知音。

帶錢買酒酬奸詐。却把婆娘自送人。

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挑担兒出去了。王婆便彗過來相請。婦人去到他家房裏。取出生活來。一面縫起。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看縫到日中。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向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裏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裏做生活。如何交娘子倒出錢。婆子的酒食。不到吃傷了哩。」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是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攪了事。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希奇果子。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由你十八分精細。被小意兒過縱。十個九個。着了道兒。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請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來後門首。叫道：「娘子。老身大胆。」那婦人從樓上應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廝見了。來到王婆房裏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個吃了。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打選衣帽。齊齊整整。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手擎着酒金川扇兒。搖搖擺擺。逕往紫石街來。到王婆門口。茶坊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利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裏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拖進屋裏來。看那婦人道：「這個便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西門慶睜眼看着那婦人。雲鬢疊翠。粉面生春。上穿白夏布衫兒。桃紅裙子。藍比甲。正在房裏。

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忙把頭低了。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道：「唱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紬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會做得，虧殺鄰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個是布機也似針線，縫的又好又密，真個難得。大官人你過來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裏道：「這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大官人，你那日屋簷下頭過，打得正好。」西門慶道：「就是那日在門首，又竿打了我網巾的，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笑道：「那日奴誤沖撞官人，休怪。」一面立起身來，道了個萬福。那西門慶慌的還禮不迭，因說道：「小人不取。」王婆道：「就是這位，却是開壁武大郎的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就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是個養家經紀人，且是街上做買賣，大大小小，不會惹了一個，又會攞錢，又且好性格，真個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了這大郎，但有事百依百隨，且是合得着。」這婦人道：「拙夫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夫主所為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一生只是志誠為，倒不好。」王婆一面打着擲鼓兒，說西門慶獎了一回。王婆因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婦人道：「不認得。」婆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裏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縣門前開生藥鋪，家中

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白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上牙。又放官吏債，結識人。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說的媒。也是吳千戶家小姐，生的百伶百俐。」因問：「大官人怎的連日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連日家中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閑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親家陳宅，合成帖兒。他兒子陳經濟，纔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邊有了個文嫂兒來討帖兒。俺這裏又便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同做保。卽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我使人來請你。」婆子哈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妻子，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份。常言道：當行厭當行。到明日娶過了門時，老身胡亂三朝五日，拏上些人情去走走，討得一張半張桌面，到是正景。怎的好和人鬪氣。」兩個一遞一句，說了一回。婆子只願誇獎西門慶，口裏假道：「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線，有詩爲證：

水性從來是女流，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淫蕩春心不自由。

西門慶見金蓮十分情意欣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吃畢，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摸一摸。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緣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虧殺你這兩位施主。」

不是老身路歧省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裏。官人好與老身做個主人，拈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與娘子澆澆手如何？」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裏，有銀子在此。」便向茄袋裏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與王婆子。交備辦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官人。」口裏說着，却不動身。王婆將銀子臨出門，道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來。」那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却亦不動身。也是姻緣都有意了。王婆便出門去了。丟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裏。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着那婦人。那婆子也把眼來偷覷西門慶。見了他這表人物，心中到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見成肥鷄燒鴨，熟肉鮮鮓，細巧果子歸來，盡把盤碟盛了，擺在房裏桌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吃一盃兒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却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一面將盤碟却擺在前面。三人坐在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拈起酒盞來，遞與婦人說道：「請不棄滿飲此盃。」婦人謝道：「多承官人厚意。奴家量淺，吃不得。」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盃兒。」有詩爲證：

從來男女不同筵，
賣俏迎奸最可憐。

不獨文君奔司馬，
西門今亦遇金蓮。

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拈起筋來，說道：「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小人不取動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五歲，屬龍的，正月初九日丑時生。」西門慶道：「娘子到與家下賤累同庚也。」

是庚辰屬龍的。只是娘子月分大七個月。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婦人道：「將天比地。折殺奴家。」王婆便插口道：「好個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了做得一手好針線。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筆好寫。」西門慶道：「却是那裏去討武大郎好有福。招得這位娘子在屋裏。」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上有許多那裏討得一個似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個好的在家裏。」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休說我先妻。若是在時。却不恁的。家無主。屋倒豎。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那婦人便問：「大官恁的時。沒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氏。雖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小人。如今不幸他沒了。已過三年來也。纔娶這個賤累。又常有疾病。不管事。家裏的勾當。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裏時。便要嘔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娘子。并如今娘子。也沒武大娘子這手針線。這一表人物。」西門慶道：「便是先妻也沒武大娘子這一般兒風流。」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春。我見他是路岐人。不喜歡。」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却長久。」西門慶道：「這個人見今已娶在家裏。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冊正了他。」王婆道：「與卓二姐却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丟兒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來得了個細疾。白不得好。」婆子道：「若有似武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來宅上說。不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誰敢說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便那裏有這般中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

甚麼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哩。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便把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拏了去要吃時。只顧取來。多得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腹那粉頭時。三鍾酒下肚。烘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不起身。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朵碧桃春自開。有詩爲證：

眼意眉情卒未休。

姻緣相湊遇風流。

王婆貪賄無他技。

一味花言巧舌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淫婦背武大偷姦 鄆哥不憤鬧茶肆

酒色多能悞國邦。

由來美色喪忠良。

紂因妲己宗祀失。

吳爲西施社稷亡。

自愛青青行處樂。

豈知紅粉笑中殃。

西門貪戀金蓮色。

內失家聲外趕獐。

話說王婆拏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

人坐一坐。壺裏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東街那裏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兒。就開。婦人聽了。說：「乾娘。休要去。奴酒多。不用了。」婆子便道：「阿呀。娘子。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沒事相陪吃一盞兒。怕怎的。」婦人口裏說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裏。當路坐了一頭。續着鎖。却說西門慶在房裏。把眼。看那婦人。雲鬢半髻。酥胸微露。粉面上。顯出紅白來。一徑把壺來斟酒。勸那婦人酒。一回推膏熱。脫了身上綠紗褶子。央煩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那婦人連忙用手接了過去。搭放停當。這西門慶故意把袖子在桌上一拂。將那雙筋。拂落在地下來。一來。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筋。正落在婦人腳邊。這西門慶。連忙將身下去拾筋。只見婦人尖尖。齧。剛三寸。恰半截。一對小小金蓮。正。在筋邊。西門慶。且不拾筋。便去他繡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哩。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真個勾搭我。」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娘子。作成小人則個。」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攙將起來。說：「只怕乾娘來撞見。」西門慶。道：「不妨。乾娘知道。」當下兩個。就在王婆房裏。脫衣解帶。共枕同歡。但見：「以下刪去一百五十一字」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大驚小怪。拍手打掌。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會交你偷漢子。你家武大郎。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便雙膝跪下。說道：「乾娘。饒恕。」王婆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婦人便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乾娘。」王婆道：

「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你武大說。」那婦人說：「我只依着乾娘說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着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一去了不來，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婆子道：「你們二人出語無憑，當各人留下件表記物件，擎着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又來插在婦人雲鬢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一面亦將袖中巾帕遞與西門慶收了。三人又吃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廝也是歸來時分，奴回家去罷。」便拜辭王婆，西門慶，迤過後門歸來，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智賽隨何，機強陸賈，女兵十個，都出不了乾娘手。」王婆又道：「這雌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這色系子女不可言。」婆子道：「他房裏彈唱，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得，還虧老娘把你兩個生扭做夫妻，強撮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西門慶道：「乾娘這般費心，我到家，便取定銀子送來，所許之物，豈肯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耳聽好消息，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吃，且莫忘了洞庭湖。」一面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罩，笑了去，不在話下。到次日，又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錠十兩銀子來，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財能助人意，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一面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個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施。」因向西門慶道：「這咱晚武大還未見出門，待老身往他家，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

後門。整過婦人家來。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迎兒：「是誰？」迎兒道：「是王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乾娘有瓢一杆。拏去。且請家裏坐。」婆子道：「老身那邊無人。」因向婦人便手勢。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在那邊。婆子拏出了門。一力攬掇武大吃了飯。挑担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粧點。換了一套豔色新衣。分付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奶家坐。一坐就來。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說打下你這個小賤人下截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裏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正是合歡杏桃春塘笑。衷訴原來別有人。有詞單道這雙關二意爲證：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棚上。恁見高。到大來人難要。他怎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專一趁東風。水上漂。有疾被他撞倒。無情被他望着。到底被他纏住。拏着。也會在馬房裏餒料。也會在茶房裏來叫。如今弄的許由也不要。赤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麼藥。

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個並肩疊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沒問甚麼。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我便說衣服做了。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說畢。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在房內。二人交盃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見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鬢。描畫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嫦娥。有沉醉東風爲證：

動人心。紅白肉色。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着翡翠。紗衫袖挽泥金。攞喜孜孜。寶鬢斜歪。恰便似月裏嫦娥。下世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

西門慶誇之不足，揀在懷中，掀起他裙來，看見他一對小脚，穿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攸，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他吃酒，嘲問話兒。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屬虎的，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婦人問：「家中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下拙妻，還有三四個身邊人，只是沒一個中我意的。」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一個小女，早晚出嫁，並無娃兒。」西門慶嘲問了一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着香茶木樨餅兒來，用舌尖遞送與婦人，兩個相撲相拘，如蛇吐信子一般，嗚咽有聲。那王婆子只管往來拿茶篩酒，那裏去管他閑事。由着二人在房內，做一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烘動春心。以下刪去二百四十五字。」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送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正是：自知本分爲活計，那曉防奸革弊心，有詩爲證：

好事從來不出門，惡言醜行便彰聞。

可憐武大親妻子，暗與西門作細君。

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個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人，取名叫做鄆哥兒。家中止有個老爹，年紀高大，那小廝生的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新菓品，如常得西門慶賞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繞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一

個去處。一尋一個着。」郗哥道：「聒課老叔，教我去尋得他見，撰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是好處。」那多口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刺上竇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房裏坐的。這早晚，多定只在那裏。你小孩子家，只故撞入去不妨。」那郗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走來，逕奔入王婆子茶房裏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檯兒上績苧麻線。郗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那婆子問道：「郗哥，你來這裏做甚麼？」郗哥道：「要尋大官人，撰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郗哥道：「情知是那個，便只是他那個。」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姓名。」郗哥道：「便是兩個字的。」婆子道：「甚麼兩個字的？」郗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要，我要和西門大官說句話兒。」望裏便走。那婆一把手便揪住道：「這小猴子那裏去。人家屋裏，各有內外。」郗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罵道：「含鳥小猢猻，我屋裏那討甚麼西門大官。」郗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你也把些汗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猢猻理會得甚麼？」郗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水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多落在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眞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小猢猻，也來老娘屋裏放屁。」郗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郗哥，鑿上兩個栗暴。郗哥便叫道：「你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偷娘的小猢猻，你敢高則聲，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郗哥道：「賊老咬蟲，沒事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一頭大栗暴，着直打出街上去。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落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處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

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王婆茶房裏罵道：「老咬蟲。我交你不要慌。我不說與他。也不做出來不信。定然遭塌了你這場門面。交你撰不成錢使。」這小猴子提個籃兒。逕奔街上。尋這個人不見。鄆哥尋這個人。却是王婆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分交。

險道神脫了衣冠。小猴子泄漏出患害。

畢竟未知。鄆哥尋甚麼人。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鄆哥幫捉罵王婆 淫婦藥酖武大郎

參透風流二字禪。好姻緣是惡姻緣。

癡心做處人人愛。冷眼觀時個個嫌。

野草閑花休採折。真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子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巷。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担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兒道：「我只是這等模樣。有甚麼吃的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粉。一地裏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裏有。」武大道：「我屋裏並不養鷄鴨。那裏有這麥粉。」鄆哥道：「你說沒粉麥。怎的賺得你恁肥。」

躊躇的便軟倒。提起你來也不防。責你在鍋裏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獠獠倒罵得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兒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道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個東道。我吃三盃。我說與你。」武大道：「你合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鄆哥。到個下酒店裏。歇下担兒。祭幾個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罐酒。請鄆哥吃了。那小廝道：「酒不要添。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且說與我則個。」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替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胛膊。」武大道：「却怎的來有這胛膊。」對你說。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官。掛一小勾子。一地裏沒尋處。街上有人道：他在王婆茶坊裏來。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裏行走。我指望見了他。撰得三五十文錢使。耐耐王婆那老猪狗。不放我去房裏尋他。大栗棗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求問我。」武大道：「真個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屁鳥人。那廝兩個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你問道：真個也是假。莫不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服。做鞋脚。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丟下個女孩兒。要便朝打暮罵。不與飯吃。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做喜歡。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裏。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奸。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條漢。元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

何出得他手。他三人也有個暗號兒。見你入來。舉他。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個。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頓好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我却怎的出得這口氣。」郓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要說。自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担兒。只在左邊等我。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我先把籃兒丟在街心來。你却搶入。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裏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十貫錢。我把與你去。你可明日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郓哥得了幾貫錢。并幾個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那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禮虧。只得窩盤他些個。當晚武大挑了担兒歸來。也是和往日一般。並不題起別事。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担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裏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已不得他出去了。便盞過王婆茶房裏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郓哥。提着籃兒。在那裏張望。武大道：「如何。」郓哥道：「還早些個。你自己去賣。一遭來。那厮七八也將來也。你只在左邊處伺候。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街上賣了一遭兒回來。郓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白把担兒寄了。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虎有倚兮鳥有媒。暗中牽陷自狂爲。

那哥指計西門慶。虧殺王婆撮合奇。

且說那哥提着籃兒，便走入茶坊裏來，向王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爲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如何又來罵我？」那哥道：「便罵你這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鬻鬻。」那婆子大怒，揪住那哥便打，那哥叫一聲：「你打。」時把那手中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裏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却得壁子礙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那裏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裏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爬入床下去躲。武大搶到房門，首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裏推得開，口裏只叫：「做得好事。」那婦人頂着門，慌做一團，口裏便說道：「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用了個紙虎兒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交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題醒他這個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拔開拴，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腳來。武大矮短，正屬中心窩，撥地望後便倒了。武大打鬧，一直走了。那哥見頭勢不好，也撇了王婆，撒開跳了。那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管事。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蠟枯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

來。舀碗水救得甦醒。兩個上下肩揜着。便從後門扶歸中樓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出。勿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澀澀豔豔抹了出去。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又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沒人來采問。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分付他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又捉着你。你倒挑撥奸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不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却惹都王婆家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崗上打死大蟲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個好漢。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孚。拆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會見你是個把舵的。我是個撐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往自做個男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既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却要長做夫妻。要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在一處。不就驚受怕。我却有這條妙計。只是

難教你們。」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了我們則個，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裏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割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婆子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狼狽，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却交大娘子自去贖一貼心疼的藥來，却把這砒霜來，下在裏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他命。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沒有踪跡，便是武二回來，他待怎的？」自古道：幼嫁從親，再嫁由身。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一頂轎子，娶到家去。這個不是長遠做夫婦，偕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剪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却如何處置？」大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個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爲證。詩曰：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世間有此事，

武大身軀喪粉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這婆子看着那婦人：「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交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機，把些小意見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這心疼藥裏，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氣發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一蓋，都不要人聽見。緊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發之時，七竅內流血，

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氣斷了，你便揭起被來，却將燙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沒了血跡，便入在材裏，扛出去燒了，有麼了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家臨時手軟了，安排不得屍首。」婆子道：「這個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就過來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遞與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着武大一絲沒了兩氣，看着待死了。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大：「你做甚麼來哭？」婦人拭着眼淚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乞那西門慶騙了，誰想腳踢中了你心，我問得一處有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只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來家，亦不題起，你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那婦人拏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裏坐地，却交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交你半夜裏吃，吃了倒頭一睡，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裏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看看天色將黑了，婦人在房裏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拏了一方抹布，煮在鍋裏，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却舀一碰白湯來，把到樓上，却叫「大哥哥，藥在那裏？」武大道：「在我席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婦人揭起席，將那藥抖在盞子裏，把那藥帖安了，將白湯沖在盞裏，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便把藥來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婦人道：「只要他醫治病好，管甚麼難吃易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

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要再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去。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裏肯放些鬆寬。正似：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裏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攪。渾身冰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趕在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奸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老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老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老婆道：「有甚麼難處。我替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撒在裏面。撮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又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撮。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老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嘆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走討信。老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老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大官人是網巾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個何須你說。」

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心，就是你武大一般。」王婆道：「大官人且休閑說，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地方，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忤作看出破綻來，怎了？」團頭何九，他也是個糊塗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門慶笑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付他，他不敢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把銀子交付與王婆買棺材，他便自己去對何說去了。正是：三光有影遺誰概，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西門慶怎的對何九說，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可怪狂夫戀野花，因貪淫色受波瀾。

亡身喪命皆因此，破業傾家總爲他。

半响風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須誇。

有朝禍起蕭牆內，虧殺王婆先做牙。

却說西門慶便對胡九說去了，且說王婆拿銀子來買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婦人商議，就於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隣舍街坊都來看望，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拙夫因害心痛得慌，不想一日一日越重了，看來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鼓

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隣舍明知此人死的不明，不敢只顧問他。衆人盡勸道：「死是死了，活的是要安隱過。娘子省煩惱，天氣喧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去。王婆擡了棺材來，又去請忤作團頭何九，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裏一應物件，他都買了，就於報恩寺叫了兩個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整頓，且說何九到巳牌時分，慢慢的走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借一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裏，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老九請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之人，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付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下茶蔬菓品案酒之類，一面盪上酒來。何九心中疑忌，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會和我吃酒，今日這歪酒必有蹊蹺。」兩個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自袖子裏摸出一錠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叉手道：「小人無半點用功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辛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身，凡百事周全，一床錦被，遮蓋則個，余不多言。」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老九，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却。」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個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盃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賬目：「明日來我舖子內支錢。」兩個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

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心中疑忌：「我殮武大屍身，他何故與我這十兩銀子。此事必蹊蹺。」一面來到武大門首，只見那幾個火家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久哩。火家在那裏，何九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如何這咱纔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一步。」只見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紙鬢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眼淚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疼症候，幾個日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裏自忖的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會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裏。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翫着那兩點神水，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傍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脣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一面七手八脚，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釘了。王婆一力攬掇，拿出一吊錢來與何九打發衆火家去了。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衆火家各分散了。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衆火家都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個隣舍街坊，吊孝相送。那婦人帶上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并武大屍首燒得乾乾淨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裏。原來那日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那婦人歸到

家中樓上。去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金旛金紙錢銀錠之類。那日却和西門慶做一處。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茶坊裏。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人。兩個恣情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憐舍廝破。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今武大死後。帶着跟隨小廝。逕從婦人家後門而入。自此和婦人情沾肺腑。意密如膠。常時三五夜不曾歸去。把家中大小。丟的七顛八倒。都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幾時。必有敗。有鷓鴣天爲證。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貪歡不管生和死。

溺愛誰將身體修。

只爲恩深情鬱鬱。

多因愛闕恨悠悠。

要將吳越冤仇解。

地老天荒難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刺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陽佳節。但見。

綠楊裊裊垂絲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微微風動幔。颯颯涼侵扇。處處過端陽。家家共舉觴。

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裏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裏去來。怎的不過去看看大娘子。」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節間記掛着。來看看大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裏。怕還未去哩。等我過去看看。」回大官人：「這婆子一面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裏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撮下笑來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個進門盞兒。到明日養個

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裏得養出來，你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子便看着潘媽媽道：「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說罷，潘媽媽道：「他從小兒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原來這婆子撮合得西門慶和這婦人刮刺上了，早晚替他通事，戲勸兒，提壺打酒，靠些油水養口。一面對他娘潘媽媽說：「你家這姐姐端的百伶百俐，不枉了好個婦女，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的他。」潘媽媽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乾娘作成這個。」一面安下鍾筊，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盃酒，吃得臉紅紅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候，連忙丟了個眼色與婦人，告辭歸去。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於是一力攬掇他娘起身去了，將房中收拾乾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的殘僕撤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預備陪侍。西門慶從月臺上過來，婦人從梯檝接着，到房中，道個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樓上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用一張白紙裹着，焚飯也不撇採，每日只是濃粧豔抹，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陪伴西門慶，做一處作歡頑耍。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兒了，把奴冷丟不來撇採。」西門慶道：「便是家中小妾，昨日沒了，殯送忙了兩日，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喜歡，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廝玳安來，氈包內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奉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桌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酒肉嚼飯果品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桌整菜兒，等到

乾娘買來。且有一回就鬧。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慶。臉兒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且說婆子提着個籃子。擎着一條十八兩秤。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大雨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一塊溼雲處。大雨傾盆相似。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刺刺漫空障日飛來。一點點擊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霹靂交加。泰華嵩喬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洗炎驅暑。佳人貪其賞玩。潤澤田苗。行人忘其泥濘。正是：江淮河濟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魚肉雞鴨菜蔬藥品之類。在街上遇見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巾裹着頭。把衣服都淋溼了。等了一歇。那兩脚慢了些。大來雲飛來家。進入門來。把酒肉放在廚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溼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個賴精。」婆子道：「我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過盪熱酒盞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盃。說道：「老身往廚下烘乾衣裳去。」一面走到廚下。把衣服烘乾。那雞鴨暖飯。割切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藥品之類。都擺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共設佳肴。交盃疊股而飲。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歹彈個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奴自幼初學一兩句。不十分好。官人休要笑恥。」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攙婦人在懷。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款弄冰絃。慢慢彈着。唱了一個兩頭南調。

兒：

冠兒不戴懶梳粧，髻挽青絲雲鬢光。金釵斜插在烏雲上，喚梅香，開籠廂，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樣，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西門慶聽了，喜歡的沒入腳處，一手摟過婦人粉頰來，就親了個嘴，稱誇道：「誰知姐姐你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勾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蒙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西門慶一面捧着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個帶雨尤雲，調笑頑耍，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綉花鞋兒，繫在手內，放一小盃酒在內，吃鞋盃耍子。婦人道：「奴家好小腳兒，官人休要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解衣上床，頑耍。老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廚房中，動啖用着。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取樂歡娛，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妓尤甚。（以下刪去九十字。）

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銀子，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罩，由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闔上大門，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各散去了。正是：倚門相送劉郎去，烟水桃花去路迷。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我做媒人實可能，全憑兩腿走慳勤。

擘鎗慣把鯨男配。

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

喜筵餅錠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

半是成人半敗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賞翠花兒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地裏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使的小廝玳安兒問：「大官人在那裏？」玳安道：「俺爹在舖子裏和傅二叔算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舖，主管姓傅名銘，字自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一直走到舖子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在裏面，與主管算帳。一面點首兒，喚他出來。這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管出來，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薛嫂道了萬福。西門慶問他有甚說話。薛嫂道：「我來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中得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娘窩兒，方纔我在大娘房裏，買我的花翠，留我吃茶，坐了這一日，我就不曾敢題起。邇來尋你老人家，和你說。這位娘子道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是咱這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裏有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粧花袍兒，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廂子，珠子箍兒，胡珠環子，金寶石頭面，金鐲銀釧，不消說。手裏現銀子，他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箇，不幸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還小，纔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麼，有他家一個嫡親的姑娘，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了一手好月琴。」

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垛，誰似你老人家有福，好得這許多帶頭，又得一個娘子。」西門慶只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他心上，就問薛嫂兒：「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我和老人家這等計議，相看不打緊，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橛兒哩。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裏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無，只靠姪男姪女養活，今日已過，明日我來會大官人，咱只倒在身上求他，求只求張良，拜只拜韓信，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道他姪兒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麼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多許他幾兩銀子，家裏有的是，有那葷葷子，拿上一段，買上一擔禮物，親去見他，和他講過，一拳打倒他，隨問傍邊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看官聽說，世上這媒人們，原來只一味圖撰錢，不顧人死活，無官的說做有官，把偏房說做正房，一味瞞天大誑，全無半點兒真實，正是：

媒妁慫恿說始終，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北邊他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算帳，一宿晚景不提。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帽齊整，拿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菓，顧了一個擡盒的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小廝，跟隨逕來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裏。楊姑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得知，說：「近邊一個財主，敬來門外，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覲

面親見過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纔取領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來，見在門首下馬伺候。」婆子聽見便道：「阿呀！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聲？」一面分付了丫鬢，打掃客位，收拾乾淨，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力攬接，先把盒擔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擔兒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入見。這西門慶頭戴纏棕大帽，一撒鈎繚粉底皂靴，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裏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傍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我纔對你老人家說，就忘了，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西門慶大官人，在縣前開着個大生藥舖，又放官吏債，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沒個當家立紀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因說：「你兩親家都在此，漏眼不藏絲，有話當面說，省得俺媒人們架謊。這裏是姑奶奶大人，有話不先來和姑奶奶說，再和誰說？」婆子道：「官人倘然要說俺姪兒媳婦，自怎來閑講便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沒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薛嫂馱盤子出門，一面走來陪坐，拈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慚。我姪兒在時，做人掙了一分錢，不幸死了，如今多落在他手裏，少說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我姪兒念上個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我一個棺材本，也不會要了你家的。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兩個硬張主，娶過門時，生辰貴長，官人放他來走走，就認俺這門窮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適間所言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你老人家既開口，休說一個棺材本，就是十個

棺材本。小人也來得起。」說着向靴襖裏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說道：「這個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盡茶吃。到明日娶過門時。還找七十兩銀子。兩足段子。與你老人家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照頭上門行走。」看官聽說。世上錢財。乃是衆生腦髓。最能動人。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當老身意小。自古先說斷後不亂。」薛嫂在傍插口說：「你老人家恁多心。那裏這等計較。我的大老爹。不是那等人。自恁還要撥着盆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來往。好不四海結識人寬廣。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陪的坐吃了兩道菜。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說過話。明日好往門外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保。你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樣人家。」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官人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匆忙不會預備。空了官人休怪。」挂拐送出。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便又說道：「還虧我主張有理麼。甯可先在婆子身上倒還強如別人說多。」因說道：「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裏和他說句話。咱已是會過。明日先往門外去了。」西門慶便拿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虧便上馬來家。他便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時分。纔歸家去。話休備。舌到次日。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大白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隨薛嫂兒便騎驢子出的南門外來。到豬市街。到了楊家門首。原來門面屋四間。到底五層。西門慶勒馬在門首等候。薛嫂先入去。半日。西門慶下馬。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進去裏面。儀門紫牆。竹槍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靛缸一溜。打

布幔兩條，薛嫂推開朱紅欄扇三間，倒坐客位。正面上供養着一軸水月觀音，善財童子，四面掛名人山水，大理石屏風，安着兩座投箭高壺，上下椅桌光鮮，簾櫳瀟灑。薛嫂請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一面，走入裏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妝未了，你老人家請先坐一坐。」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收下盞托去。這薛嫂兒倒還是媒人家，一面指手畫腳，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只這位娘子是大，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的什麼。當初有過世的他老公在舖子裏，一日不算銀子搭錢，兩大雙羅毛青鞋面布，俺們問他買，定要三分一尺，見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兩個丫頭，一個小廝，長了十五歲，吊起頭去，名喚蘭香，小丫頭纔十二歲，名喚小鸞，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強如住在北邊那搭刺子裏，往宅裏去不方便，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了我幾疋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不管一總謝罷了。」又道：「剛纔你老人家看見門首那兩座布架子，當初楊大叔在時，街道上不知使了多少錢，這房子也值七八百兩銀子，到底五層，過後街到明日丟與小叔罷了。」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良久，只聞環珮叮叮，蘭麝馥郁，婦人出來，上穿翠藍麒麟補子粧花紗衫，大紅粧花寬欄，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西門慶掙眼觀看那婦人，但見：

長挑身材，粉粧玉琢，模樣兒不肥不瘦，身段兒不短不長，面上稀稀，有幾點微麻，生的天然俏麗，裙下映一對金蓮小脚，果然周正堪憐，二珠金環，耳邊低挂，雙頭鸞釵，髻後斜插，但行動胸前搖響玉玲瓏，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恰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下瑤階。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薛嫂忙去掀開簾子，婦人出來，望上不端不正，道了個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把眼上下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開言說：「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入門，爲正管理家事，未知意下如何。」那婦人問道：「官人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建生，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青春是三十三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插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小丫鬟擎了三盞蜜餞金椅子泡茶，銀鑲雕漆茶鍾，銀杏葉茶匙。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忙用手接了，道了萬福。慌的薛嫂向前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裙邊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掇一對尖尖，隱隱金蓮腳來，穿着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與西門慶瞧。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取第二盞茶來，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內，拿下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日期。「奴這裏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來對北邊姑娘那裏說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是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樁事，好不歡喜，纔使我領大官人來這裏相見，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門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的說，又好了。」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

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嫁得這位老公也罷了。」因問：「西門慶房裏有人沒有人見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裏人，那箇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是不知道的。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了小廝安童，盒子裏跨着鄉裏來的四塊黃米麵甯兒糕，兩塊糖，幾個艾窩窩，就來問：「曾受了人家插定不曾？」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掛心，今已曾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家使了大官人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滿一盒子點心臘肉，又與了安童五六十文錢，「到家多拜上奶奶，那家日子定下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來什麼，與我些包了家去，稍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個艾窩窩，千恩萬謝出門，不在話下。且說他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手裏東西，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尙舉人，爲繼室。若小可人家，還可有話說，不想聞得是縣前開生藥舖西門慶定了，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不得秤了。尋思已久，千方百計，不如破他爲上計。走來對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尙推官兒子尙舉人，他又斯文詩禮人家，又有莊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強如嫁西門慶，那斯積年把持官府，刁徒破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戶家女兒，過去做大是做小，却不難爲你了。况他房裏又有三四個老婆，併沒上

頭的丫頭到他家人歹口多。你惹氣也。」婦人道：「自古船多不礙路。若他家有新娘子。我情愿讓他做姐姐。奴做妹子。雖然房裏人多。漢子歡喜。那時難道你阻他。漢子若不歡喜。那時難道你來扯他。不怕一百人單擻着。休說他富貴人家。那家沒四五個。着緊街上乞食的。搗男抱女。也掣扯着三四個妻小。你老人家恁多慮了。奴過去自有個道理。不妨事。」張四道：「娘子。我聞得此人。單管挑販人口。慣打婦熬妻。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你愿受他的這氣麼？」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在他家。把得家定。裏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爲女婦人家。好吃懶做。嘴大舌長。招是惹非。不打他。打狗不成。」張四道：「不是我打聽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把人多口多。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那裏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凡事從上流看。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臥柳。又裏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只管得三層門內。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着起來。朝送爺。一時沒錢使。還問太僕寺借馬價銀子支來使。休說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裏。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這張四見說不動這婦人。到吃他搶了幾句的話。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有詩爲證：

張四無端喪楚言。

姻緣誰想是前緣。

佳人心愛西門慶 說破咽喉總是閑

張四羞慚歸家，與婆子商議單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西門慶行禮，請了他吳大娘來，坐轎押擔衣服頭面，四季袍兒，美果茶餅，布絹綉綿，約有二十餘擔。這邊請他姑娘，併他姐姐，接茶陪待，不必細說。到二十六日，請十二位高僧念經，做水陸燒靈，都是他姑娘一力張主。這張四臨婦人起身那當日，請了幾位街坊衆鄉鄰，來和婦人講話。那日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顧了幾個閒漢，併守備府裏討的一二十名軍牢，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嫁裝箱籠，被張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話講。」一面邀請了街坊鄰舍進來，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鄰聽着，大娘子在這裏，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是我的姐姐養的。今日不幸他死了，掙了一場錢，有人主張着，你這是親戚難管你家務事，這也罷了，爭奈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幼，一個業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家當沒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鄰在這裏，你手裏有東西，沒東西，嫁人去也難管你，只把你箱籠打開，眼同衆人看一看，你還擡去，我不留下你的，只見個明白娘子，你意下如何。」婦人聽言，一而哭起來，說道：「衆位聽着，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歹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嫁人，他手裏有錢沒錢，人所共知，就是積攢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兒我沒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百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麼銀兩來。」張四道：「你沒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衆位，打開箱籠，有沒有看一看，你還拿了去，我又不要你的。」婦人道：「莫

不奴的鞋脚。也要瞧不成。」正亂着，只見姑娘挂拐，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列位高鄰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沒我說去，死了的也是姪兒，活着的也是姪兒，十個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裏沒錢，他就是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麼？」衆街鄰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姪兒，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克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噙了一眼，說道：「你好失心兒，鳳凰無實處不落。」此這一句話，道着這婆子真病，須臾怒起，紫漲了面皮，扯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才，是楊家正頭香王，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臊子，替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甥，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蟲，女生外同行，放火又一一頭放水。」姑娘道：「賤沒廉恥，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留着他在屋裏，有何算計？既不是鬪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己。」張四道：「我不是鬪錢，爭奈是我姐姐養的，有差遲，多是我過不得日子，不是你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貓兒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掙將錢來，焦尾，把不的恁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蒼根，老豬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吞道士，你還在睡裏夢裏。」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會打起來，多虧衆鄰舍勸住，說道：「老舅，你讓姑娘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二人嚷打鬧裏，領率西門慶家小

廝伴當，并發來衆軍牢，趕人圍裏，七手八脚，將婦人床帳裝奩箱籠，搬的搬，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眼大大的，敢怒而不敢言。衆鄰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回，各人多散了。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紅紗燈籠，他這姐姐孟大姨送親，他小叔楊宗寶，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撒騎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西門慶答賀了他一疋錦緞，一柄玉繡兒，蘭香、小鸞兩個丫頭都跟了來。鋪床疊被，小廝琴童、方年十五歲，亦帶過來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裏收拾三間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合家中大小都隨着叫三姨。到晚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帳裏，依然兩個新人。（以下刪去十字）有詩爲證：

怎親多情風月標。

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

夜夜嫵娟在柳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燒夫靈和尙聽淫聲

靜悄房櫳獨自猜。

鴛鴦失伴信音乖。

臂上粉香猶未褪。

床頭楸面暗塵埋。

芳容消瘦虛鸞鏡。

雲鬢鬆鬆墜玉釵。

駿驥不來勞望眼。空餘鴛枕淚盈腮。

話說西門慶自從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如膠似漆。又遇着陳宅那邊，使了文嫂兒來通信。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鑽造不出床來，就把孟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三朝九日，足亂了約一個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使王婆往他門首去了兩遍。門首小廝常見王婆，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多不理他。只說大官人不得閑哩。婦人盼他急的緊，只見婆子回了婦人，婦人又打罵小女兒，街上去尋覓那小妮子，怎敢入他那深宅大院裏去。只在門首，探了一兩遍，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又被婦人，罵在臉上，打在臉上，怪他沒用，便要教他跪着，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那時正值三伏天道，十分炎熱，婦人在房中，害熱，分付迎兒，熱下水，伺候澡盆，要洗澡，又做了一籠夸餡肉角兒，等西門慶來吃。身上只着薄縲短衫，坐在小机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嘴谷都的罵了幾句，負心賊，無情無緒，悶悶不語。用纖手向脚上，脫下兩隻紅綉兒來，試打一個相思卦，看西門慶來不來。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金錢問遠人。」有山坡羊爲證：

凌波羅襪，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卸花，怎生纏得些娘大柳條兒，比來剛半救，他不念咱，咱想念他，想着門兒，私下簾兒，悄呀，空教奴被兒裏，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烟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淡，教誰畫，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念戀他。

當下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見西門慶不來了，不覺困倦來，就擡在床上，盹睡着了。約一個時辰醒來，心

中正沒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婦人便問：「角兒蒸熟了，拏來我看。」迎兒連忙拏到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個角兒，翻來覆去，只數了二十九個，少了一個角兒，便問往那裏去了。迎兒道：「我並沒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個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個好嬌態淫婦奴才，你害饑瘠，心裏要想這個角兒吃，你大碗小碗，味搗不下飯去，我做下的，孝順你來。」于是不由分說，把這小妮子，跌剝去了身上衣服，拏馬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猪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下百數。」打的妮子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餓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偷了，如何賴我錯數了，眼看著就是個牢頭禍根淫婦，有那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裏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起他來，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拏你這皮臉兩下子。」那迎兒真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搯了兩道血口子，纔饒了他。

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粧點出來，門簾下站立，也是天假其便，只見西門慶家小廝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馬，打婦人門首過的，婦人叫住他，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廝平日說話乖覺，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嘗與他浸潤，他有甚不是，在西門慶面前，替他說方便，以此婦人往來就滑，一面下馬來，說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裏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他：「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個影兒，看我一看，想必另續了一個心甜的姊妹，把我做個網巾圈兒，打葷後了。」玳安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

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得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裏丟我恁個半月。音信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麼事，你對我說？」那小廝嘻嘻只是笑，不肯說：「有樁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對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廝道：「我對六姨說，六姨休對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不對他說便了。」玳安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聽便罷，聽了山不的那裏眼中淚珠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便不對你說，對你說便就如此。」婦人倚定門兒，長歎了一口氣，說便：「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俺娘也不管着他。」婦人便道：「玳安，你聽告訴，另有前腔爲證。」

喬才心邪，不來一月，奴綉鴛鴦，曠了三十夜，他俏心兒別，俺癡心兒呆，不合將人十分熱，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捨，興過也緣分也。」

說畢，又哭了。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的，也只在這兩日頭，他生日待來也，你寫幾個字兒，等我替你稍去，與俺爹瞧看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好鞋與你穿，我這裏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都在你小油嘴身上。他若是問起你來，這裏做什麼，你怎生回答他。」玳安道：「爹爹問小的，只說在街上飲馬。六姨使王奶奶叫了我去，稍了這個柬帖兒，多上覆爹，好歹請爹過去哩。」婦人笑道：「你這小油嘴，倒是再來的紅娘，倒會成合事兒哩。」說畢，令迎兒把桌上蒸下的角兒，裝了一碟兒。

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又輕拈玉管，款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兒倚遍籬兒下，受了些沒打弄的，就驚怕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寫就，疊成一個方勝兒，封停當，付與玳安兒收了。「好歹多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走走，奴這裏來專望。」那玳安吃了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糞團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膽的帳，騎着木驢兒，磕瓜子兒，瑣碎昏昏。」說畢，騎上馬去了。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一般。那裏得個西門慶影兒來，看看七月將盡，到了他生辰，這婦人捱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等了一日，杳無音信，盼了多時，寂無形影，不覺銀牙暗咬，星眼流波，至晚旋叫王婆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他，央往西門慶家走走，請他來。王婆道：「咱晚來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領早往大官人宅上，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來，肯誤了勾當。」當下這婆子，非錢而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歸家去了。原來婦人在房中，香薰鴛被，款剔銀燈，睡不着，短歎長吁，翻來覆去，正是得多少，「琵琶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于是獨自彈着琵琶，唱一個綿搭絮爲證：

當初奴愛你風流，共你剪髮燃香，雨態雲踪，兩意投，背親夫和你情偷，怕甚麼傍人講論，覆水難收，你若

負了奴真情。正是緣木求魚空自守。

又

誰想你另有了裙釵。氣的奴似醉如癡。斜傍定幃屏。故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寄柬。你又不來。你若負了奴的恩情。人不爲仇天降災。

又

奴家又不曾愛你錢財。只愛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輕性兒乖。奴本是朵好花兒園內初開。蝴蝶滾破。再也不來。我和你那樣的恩情。前世裏前緣今世裏該。

又

心中猶豫展轉成憂。常言婦女癡心。惟有情人意不周。是我迎頭和你把情偷。鮮花付與。怎肯干休。你如今另有知心。海神廟裏和你把狀投。

原來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會睡着。到天明。使迎兒：「過間壁瞧那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會。」迎兒去了不多時。說：「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且說那婆子早晨梳洗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問門上大官人在家。都說不知道。在對門墻脚下等。不多時。只見傳夥計來開舖子。婆子走向前來。道了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麼？」傳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這早來問着我。第二個人也不知他。說大官人昨日壽日在家。請客吃酒。吃了一日酒。到晚拉衆朋友往院裏去。一夜通沒來家。你往那裏尋他去。」這婆子拜辭出縣前。

來到東街口，正往勾欄那條巷去。只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個小廝跟隨，吃的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王乾娘，你來有甚話說？」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數句。西門慶道：「小廝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如惱我哩。我如今就去。」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個一遞一句，整說了一路話。比及時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娘子且喜還虧老身去了，沒半個時辰，把大官人請得來了。」婦人聽見他來，連忙叫迎兒收拾房中乾淨，一面出房來迎接。西門慶搖着扇兒進來，帶酒半酣，進入房來，與婦人唱喏。婦人還了萬福，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怎的把奴來丟了一向，不來傍個影兒。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那裏想起奴家來。還說大官人不變心哩。」西門慶道：「你休聽人胡說，那討甚麼新娘子來。只因小女出嫁，忙了幾日，不曾得閑工夫來看你。就是這般話。」婦人道：「你還哄我哩，你若不是憐新棄舊，再不外邊另有別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說個誓。我方信你。」那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情意，生碗來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匾担大蛆蟻口袋。」婦人道：「賊負心的，匾担大蛆蟻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帽兒撮下來，望地下只一丟，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見一頂新纓子瓦楞帽兒，替他放在桌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來，就是這般的，還不與他帶上着試了風。」婦人道：「那怕負心強人陰寒死了，奴也不疼他。」一面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兒，挈在手裏觀看，却是一點油金簪兒，上面綴着兩溜子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却是蓋玉樓帶來的。婦人猜做那個唱的與他的，奪了放在袖子裏，不與他說道：「你還不變心哩，奴與你的簪兒那裏去了，却

帶着那箇的這根簪子。」西門慶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吃酒醉了，跌下馬來，把帽子落了，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道：「你哄三歲小孩兒也不信，哥哥兒你醉的眼花怎樣了，簪子落地下，就看不見。」王婆在傍插口道：「人娘子，你休怪大官人，他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攪屎，出門交瘤象拌了一交，原來颯遠不颯近。」西門慶道：「緊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要。」婦人因見手中擎着一根紅骨細酒金釘鉸川扇兒，取過來迎亮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事，見扇兒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是那個妙人與他的扇子，不山分說，兩把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說道：「這扇子是我一個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今日纔擎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奚落了他一回，只見迎兒拿茶來，叫迎兒放下茶來，與西門慶磕頭。王婆道：「你兩口子，聒聒了這半日也够了，休要誤了勾當，老身廚下收拾去也。」婦人一面分付迎兒房中放桌兒，預先安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肴，無非是燒鷄熟鷺、鮮魚肉酢、菓品之類，須臾安排停當，擎到房中，擺在桌上。婦人向箱中取出與西門慶做下上壽的物事，用盤托盛着，擺在面前，與西門慶觀看。一雙玄色緞子鞋，一雙挑線密約深盟，隨君膝下香草，邊闌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緞子護膝，一條紗綠潞紬永祥雲，嵌八寶水光絹裏兒，紫線帶兒，裏面裝着排草梅桂花兒肚，一根並頭蓮瓣簪兒，簪兒上釵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並頭蓮，贈與君關鬢，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把婦人一手摞過，親了個嘴，說道：「那知你有如此一段聰慧少有。」婦人教迎兒執壺，斟一盃與西門慶，花枝招颯，插燈也似磕了四個頭。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個並肩而坐，交杯換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紅的，告辭回家去了。二人自在

取樂頑耍，迎兒打發王婆出去，關上大門。廚下坐的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看看天色晚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羣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天映碧。僧投古寺，深林中嘍囉鴉飛；客奔荒村，閭巷內汪汪犬吠。枝上子規啼夜月，園中粉蝶戲花來。

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廝回馬家去，就在婦人家歇了。到晚夕，二人如顛狂鶴子相似，儘力盤桓，淫慾無度。

常言道：「樂極悲生，泰極否來。」光陰迅速，單表武松自從領了知縣書禮，離了清河縣，送禮物馱到東京朱太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街上各處閑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大路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却淡暑新秋，路上水雨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個月光景，在路上雨水所阻，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看哥哥，不免差了一個土兵預先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了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不久，只在八月內回還。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然後逕奔來找尋武大家，可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關着，纔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你有書信，交與我就送了，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一個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促促，騎上頭口飛的一般去了。這王婆擎着那封書，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迎兒開了門，婆子入來，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匆匆有句話，和你們說。如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武二差土兵寄了書來，他與哥哥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幾句話兒，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遲滯，早處長便。」那西門慶不聽。

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正是「分門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一面與婦人都起來，穿上衣服，請王婆到房內坐了，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了，武松臂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脚，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們則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與大姐情深意海，不能相捨。武二那廝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麼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了。幼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己。古來叔嫂不通門戶，如今已自大郎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了幾位衆僧，來把這靈牌子燒了，趁武二未到家來，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廝回來，我自有的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無些鳥事。」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正是人無剛骨，安身不牢。」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郎百日，請僧念佛燒靈，初八日晚，抬娶婦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牽馬來接回家，不在話下。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拈了數兩散碎銀錢，二斗白米齋襯，來婦人家，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并天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担來，鋪陳道場，懸掛佛像，王婆伴廚子在灶上，安排整理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鑿靈杵，打動鼓，立揚諷誦，呪演法華經，禮拜梁王懺，早晨發牒，請降三寶，證盟功德，請佛賦供，午刻，召亡施食，不必細說。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寫字，證盟禮佛，婦人方纔起來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參拜，那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一個個都昏迷了佛性禪心，一個個多鬧不住心猿意馬，都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經言夢，顧高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束燭頭陀，錯拈香盒，宜盟表白，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團黎，武大郎念爲大武，長老心忙，打鼓錯拈徒弟手，沙彌心蕩，磬搥打破老僧頭，從前善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那婦人佛前燒了香，念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了，依舊陪伴西門慶做一處，擺上酒席，堂牒來，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大官人，你到放心，由着老娘，和那秃厮纏，你兩口兒是會受用。」看官聽說，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懷不亂的，少古人有去：「一個字便是僧，二個字便是和尚，三個字是個鬼，四個字是色中餓鬼。」蘇東坡又云：「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轉毒轉秃，轉秃轉毒。」此一篇議論，專說這爲僧戒行，住着這高堂大廈，佛殿僧房，吃着那十方檀越錢糧，又不耕種，一日食，又無甚事繫心，只專在這色慾上留心，譬如在家俗人，或士農工商，富貴長者，小相俱全，每被利名所絆，或人事往來，雖有美妻少妾在旁，忽想起一件事來，鬧心，或探探甕中無米，囤內少柴，早把興來沒了，卻輸與這和尚們許多，有詩爲憑：

色中餓鬼獸中猓，壞教貪淫玷祖風。

此物只宜林下看，不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這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喬模喬樣，多記在心裏，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回來，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裏飲酒作歡，原來婦人臥房，正在佛堂一處，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窗下水盆裏洗

手忽然聽見婦人在房裏顫聲柔氣，呻呻吟吟，啾啾唧唧，恰似有人在房裏交媾一般。於是推洗手，立住了脚，聽勾良久。（以下刪七十三字）

落後衆和尚都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個傳一個，都知道婦人有漢子在屋裏，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換了一身豔衣服，在簾裏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王婆舀將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并佛燒了。那賊忒冷眼，瞧見籬子裏一個漢子，和婆娘影影綽綽，並肩站立，想起白日裏聽見那些勾當，只個亂打鼓，擲鼓不住，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見青旋旋光頭，不去拾，只顧擲鼓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也燒過了，還只個擲打怎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蓋子上沒燒過。」西門慶聽見，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長老道：「請齋主娘子謝謝。」婦人道：「王婆說免了罷。」衆和尚道：「不如饒了罷。」一齊啞的去了。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爲證：

淫婦燒靈志不平。

和尚竊壁聽淫聲。

果然佛道能消罪。

亡者聞之亦慘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武都頭誤打李外傳

色膽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兩綢繆。

只思當日同歡愛，豈想蕭牆有後憂。

只貪快樂姿悠遊，英雄壯士報冤仇。

天公自有安排處，勝負輸贏卒未休。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換了一身豔色衣服，晚夕安排了一席酒，請王婆來作辭，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養活，分付等武二回來，只說大娘子度日不過，他娘教他前去嫁了外京客人去了。婦人箱籠，早先一日都打發過西門慶家去。剩下些破桌壞櫈，舊衣裳，都與了王婆。西門慶又將一兩銀子相謝。到次日，一頂轎子，四個燈籠，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擡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潑皮，有錢有勢，誰敢來多管。地街上編了四句口號，說得極好：

堪笑西門不識羞，先奸後娶醜名留。

轎內坐着浪淫婦，後邊跟着老牽頭。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與他做房。一個獨獨小院，角門進去，設放花草盆景。白日間人跡罕到，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外房，一邊是臥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揀庄，桌椅錦机，擺設齊整。大娘子吳月娘房裏，使着兩個丫頭，一名春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趕着叫娘，却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小玉，伏侍

月娘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灶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陳家娘子陪床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鬚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蓮做個第五房。此事表過不題。

這婦人一娶過門來。西門慶家中大小。多不歡喜。看官聽說。世上婦人。眼裏火的極多。隨你甚賢慧婦人。男子漢娶小。說不噴。及到其間。見漢子往他房裏同床共枕。歡樂去了。雖故性兒好殺。也有幾分臉酸心歹。正是「可惜團圓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圓。」西門慶當下。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婦人梳粧打扮。穿一套豔色衣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裏。拜見大小。遞見面鞋脚。月娘在坐上。仔細定睛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樣標致。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帶着風情月意。纖腰嫋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吳月娘從頭看到脚。風流往下跑。從脚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小廝們家來。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會看見。今日果然生的標致。怪不的俺那強人愛他。」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遞了鞋脚。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都拜見。平敘了姊妹之禮。立在傍邊。月娘教丫頭拏個坐兒。教他坐。分付丫頭媳婦。趕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傍邊。不轉睛把眼兒只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因是八月十五日生的。故小字叫做月娘。生的面若銀盆。眼

如杏子。舉止溫柔。持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中唱的。生的肌膚豐肥。身體沉重。在人前多咳嗽一聲。上床賴追陪解數。名妓者之稱。而風月多不及金蓮也。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約三十年紀。生的貌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多幾點微麻。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灣金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裏出身。五短身材。輕盈體態。能造五解湯水。善舞翠盤之妙。這婦人一抹兒多看到在心裏。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來房裏。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脚。凡事不拏強拏。不動強動。指着了頭。趕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兒貼幾幾次。把月娘喜歡的沒入脚處。稱呼他做六姐。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菜。和他同桌兒一處吃。因此李嬌兒等衆人。見月娘錯敬他。各人都不做喜歡。說俺們是舊人。到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好沒分曉。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倒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西門慶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趁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百依百隨。淫慾之事。無日無之。按下這裏不題。單表武松。八月初旬。到了清河縣。且去縣裏交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他。不必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裏換了衣服鞋脚。帶上一頂新頭巾。鎖了房門。一徑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來。都吃一驚。捏兩把汗。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

看見迎兒小女在樓穿廊下攔線，說道：「我莫不眼花了。」叫聲嫂嫂也不應，叫聲哥哥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我哥哥聲音？」向前便問迎兒小女，那迎兒小女見他叔叔來，說的不敢言語。武松道：「你爹娘往那裏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正問着，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生怕決撒了，只得走過，幫着迎兒支吾。武二見王婆過來，唱了個喏，問道：「我哥哥往那裏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見？」那婆子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哥哥自從你去了，到四月間，得個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了？得什麼病？吃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吃不到，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會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早脫下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得常沒事？」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裏？」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頭，家中一文錢也沒有，大娘子又是沒腳蟹，那裏去尋墳地做着，虧他左邊一個財主，前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一具棺木，沒奈何放了三日，擡出一把火燒了。」武二道：「今嫂嫂往那裏去了？」婆子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沒的養贍過日子，胡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他前月改嫁了外京人去了，丟下這個業障了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回來，交付與你，也了我一場事。」武二聽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了王婆出門去，逕投縣前下處去，開了門，去門房裏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教土兵街上打了一條麻，織了一雙綿鞋，一頂孝帽，帶在頭上，又買了些菓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大郎靈位，安排羹飯，就在桌子上，點起燈燭，鋪設酒肴，掛起經旛紙繪，那消兩個時辰，安排得端正，約一更已

後武二拈了香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爲人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負屈，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冤雪恨。」把酒一面澆奠了，燒化冥紙，武二便放聲大哭，倒還是一路上來的人哭的那兩家鄰舍，無不恓惶。武二哭罷，將這羹飯酒肴和土兵迎兒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土兵房中傍邊睡。武二把迎兒房中睡，他便把條蓆子就武大靈桌子前睡。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口裏只是長吁氣。那土兵齟齬的却是死人一般，挺在那裏。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桌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在蓆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却無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那靈桌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透肌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逐影魂旒。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從靈桌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細，却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一交跌翻在蓆子上，坐的尋思道：「怪哉，是夢非夢，剛纔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他的魂，想來他這一死，必然不明。」聽那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土兵，正睡得好，于是咄咄不樂。等到天明，却再理會，胡亂睡了一回，看看五更雞叫，東方將明，土兵起來燒湯，武二洗臉了，喚起迎兒看家，帶領土兵出了在街上訪問街坊鄰舍：「我哥哥怎的死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鄰舍明知如此，都懼怕西門慶，誰肯來管，只說：「都頭不消訪問，王

婆在墜橋壁住。只問王婆就知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郇哥兒與你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丟掉郇哥不見。那小猴子手裏擎着個柳籠籠羅兒。正纔來回來。武二便叫郇哥兒唱。那小廝見是武二。叫他道：「武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保你們打官司要子。」武二道：「好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過賣。造兩分飯來。武二對郇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倒有養家老順之心。我沒什麼。」向身邊換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郇哥道：「你且拿去。與老爹做盤費。我自有你處。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哥和甚人含氣。被甚人謀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個取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郇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子。老爹也勾盤費得三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一面說道：「武二哥。你聽我說。只怕說與你休氣苦。」于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後被王婆怎地打。不進去。又怎的幫扶武大捉姦。西門慶怎的踉中了武大。心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從頭至尾。訴說了一遍。武二聽了。便道：「你這話說是實麼？」又問道：「我的嫂子。嫁與甚人去了？」郇哥道：「你嫂子吃西門慶擗到家。待揭吊底子兒。自還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說謊。」郇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臾。大盤大碗。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個下樓來。分付郇哥：「你回家把盤費交與你老爹。明日早來縣前。與我證一證。」又問：「何九在那裏居住？」郇哥道：「你這時候尋何九。你未曾來時。三日前走的。不知往那裏去了。」這武二放了郇哥家去。

到次日。武二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走到縣門前。只見郓哥在此伺候。一直帶到廳上。跪下。聲冤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便問：「你告什麼。因何聲冤？」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騰廳入喻。燒毀屍傷。見今西門慶霸占嫂在家爲妾。見有這個小廝郓哥。是證見。望相公做主則個。」因遞上狀子。知縣接着。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于是摘開了郓哥口詞。當下退廳。與佐武官吏通同商議。原來知縣縣丞。主簿。吏與上下多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出來。便叫武松道：「你也是個本院中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奸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奸。他今只憑這小廝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道恁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當止即止。」武二道：「告稟相公道。這多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拏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邊。把郓哥留在裏面。不放假家。

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說武二回來。帶領郓哥告狀一節。西門慶慌了。却使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袖着銀兩。打點官吏。都買贓了。到次日早晨。武二在廳上。已告稟知縣催逼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發下狀子來。說道：「武二。你休聽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問理。聖人云。經日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得全信。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吏典在旁。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裏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物跡五件事俱完。方可推問。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二道：「既然

相公不准所告。且却有理。」收了狀子下廳來。來到下處。放了鄆哥歸家。不覺仰天長歎一聲。咬牙切齒。口中罵淫婦不絕。

這漢子怎消洋這一口氣。一直奔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等西門慶廝打。正見他開鋪子的傅夥計。在木櫃裏面。見武二狠狠的走來聲哮。問道：「大官人在宅上麼？」傅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傅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口說話。武二番過臉來。用手撮住他衣領。睜圓怪眼。說道：「你要死却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要死。便不要說。若要活時。你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廝。如今在那裏？我個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是個小胆之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顧着小人。只開鋪子。並不知他閑帳。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個相知。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說謊。」武二聽了此言。方纔放了手。大拔步雲飛奔到獅子街來。說的傅夥計。半日移脚不動。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專一在縣在府。綽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賺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竄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裏打背。又因此縣中起了他個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個消息。就來回報西門慶。知道武二告狀不行。一面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武松兜兜。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推更衣從樓後窗。只一跳。順着房山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

那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西門慶在此麼？」那酒保道：「西門大官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撥步撩衣，飛搶上樓去。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認的是不縣皂隸李外傳。知就來報信的心中，甚怒向前便問：「西門慶那裏去了？」那李外傳見是武二，諷得慌了，半日說不出來。被武二一脚把桌子踢倒了，碟兒盞兒都打的粉碎，兩個唱的也諷得走不動。武二劈面向李外傳打一拳來，李外傳叫聲沒呀呀，便跳起來，立在櫃子上，樓後窗尋出路，被武二雙脚捉住，隨着樓前窗，倒摔落在當街心裏來。跌得個發昏，下邊酒保見武二行惡，都驚得呆了。誰敢向前街上兩邊人多住了脚，睜眼。武二又氣不捨，奔下樓，見那人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只把眼動，子是冤檔又是兩脚，嗚呼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都頭，此人不是西門慶，錯打了他。」武二道：「我問他如何不說，我所以打他，原來不經打就死了。」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到得慢慢挨近上來，收籠他。那裏官放鬆，連酒保王鸞，并兩個粉頭包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裏來見知縣。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鬪了清河縣，街上的人不計其數。多說西門慶不當死，不知走的那裏去了。却祭這個人來頂缸，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吃刀柳樹上暴。」誰人受用，誰人吃官司，有這等事，有詩爲證：

英雄雪恨被刑纏。

天公何事黑漫漫。

九泉乾死哀毒客。

深閨笑殺一金蓮。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賞芙蓉亭

朝看瑜伽經。

暮誦消災呪。

種瓜須得瓜。

種荳須得荳。

經呪本無心。

冤結如何救。

地獄與天堂。

作者還自愛。

話說被地方保甲拏去縣裏見知縣去了。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窗，順着房山，扒伏在人家院裏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人家，只見他家使的一個大胖丫頭走來毛廁裏淨手，蹣着大屁股，猛可見了一個漢子，扒伏在院牆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的是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拏去縣中見官去了，多已定死罪。大官人歸家去無事。」這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着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為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羞心腹家人來旺兒，餽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雪花銀，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勘了武二。知縣受了西門慶賄賂，到次日早衙陞廳。地方保甲押着武二，并酒保唱的干證人，在廳前跪下。縣主一夜把臉番了，便叫：「武二，你這廝昨日虛告，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了人，有何理說？」武二磕頭告道：「望相公與小人做主。小人本與西門慶執仇廝打，不料撞遇了此人在酒樓

上問道：「西門慶那裏去了。」他不說。小人一時怒起，誤打死了他。」知縣道：「這廝何說，你豈不認的他是縣中皂隸，想必別有緣故，你不實說。」喝令左右：「與我加起刑來，人是苦蟲，不打不成。」兩邊閃出三四個皂隸，得卒抱許多刑具，把武松拖翻兩點般，篋板子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二十板，打得武二口口聲聲叫冤。說道：「小人平日也與相公用力効勞之處，相公豈不憫念，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了：「你這廝親手打死了人，尙還口強，抵賴那個。」喝令：「與我好生撈起來。」當下撈了武松一撈，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帶了，收在監內。一千人寄監在門房裏，內中縣丞佐武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個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爭奈多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張主。又見武松只是聲冤，延捱了幾日，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并伴作保甲鄰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單格目，委的被武松誘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鬥毆，拳打脚踢，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平府來，詳允發落。

這東平府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個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即陞廳，那官人但見：

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鑾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戶口增錢糧辦，黎民稱頌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攀轅截銜，名標書史播千年。勒石鑄碑，聲振黃堂傳萬古。正直清廉，民父母賢良方正號青天。

這府尹陳文昭，已知這事了，便教押過這一千犯人，就當廳先把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摺擬

看過。端的上面怎生寫着文曰：

東平府清河縣。爲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臂力。本縣參做都頭。因公差回還。祭奠亡兄。見嫂潘氏守孝不滿。擅自嫁人。是松在巷口打聽。不合與獅子街王驢酒樓上撞遇。先不知名。今知名李外傳。因酒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鬥毆。互相不伏。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娼婦牛氏包氏見證。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使伴甲鄰人等。檢驗明白。取供具結。填圖解繳。前來覆審。無異同。擬武松合依鬥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絞。酒保王驢。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 日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何祿。典史夏恭基。司吏錢勞。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跪下。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道：「小的本爲哥哥報仇。因尋西門慶。誤打死此人。」把前情訴告了一遍。「委是小的負屈冤寃。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但只是個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已盡知了。」因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于是將一干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爲兄報仇。誤打死這李外傳。也是個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裏。一干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

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廝鄒哥忤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

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屈官司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吃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脚陳文昭是個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走去央求滉親家陳宅心腹并家人來保星夜來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發了一封緊要密書帖兒特來東平府下書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陞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了只把武松免死問了個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軍况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甯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朗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圍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送配孟州牢城其餘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個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家活多辦買了打發那兩個公人路上盤費安撫左隣姚二郎看管迎兒倘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街坊隣舍上戶人家見武二是個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刑平昔與武二好的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土兵要出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邐往孟州大道而行正遇着中秋天氣此遭一去正是「若得苟全癡性命也甘飢餓過平生」有詩爲證：

府尹推詳秉至公 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刺配牢城去。病草萋萋遇燧風。

這裏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於是家中分付家人來旺來保來興兒收拾打掃夜花園。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懸起金障。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丫鬟使女兩邊侍奉。怎見當日好筵席。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水晶盤內。高堆火棗交梨。碧玉盃中。滿泛瓊漿。玉液烹龍肝。炮鳳脯。果然下筋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獻來香滿座。更有那軟炊紅蓮香稻。細膾通印子魚。伊魴洛鯉。誠然貴似牛羊。龍眼荔枝。信是東南佳味。碾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金盞內噴清香。畢竟壓賽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富。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都兩傍列坐。傳盃弄盞。花簇錦攢飲酒。只見小廝玳安領下一個小廝。一個小女兒。纒頭髮齊眉兒生的乖覺。擎着兩個盒兒。說道：「隔壁花太監家的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衆人跟前都磕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并花兒與西門大娘戴。」揭開簾子看盒兒。一盒是朝廷上用的菓餠椒鹽金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兒。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你娘費心。」一面看菜兒。打發兩個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汗巾兒。與了小廝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娘。多謝了。」因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麼名字。」他回言道：「我叫綉春。小

斷叫做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這裏間壁住的花家，這娘子兒倒且是好。常時使過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我並不會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他娶了這娘子兒，今不上二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個性兒，不然房裏怎生得這兩個好丫頭？」月娘道：「前者六月間，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殯時，我在山頭，會他一面，生的五短身材，團面皮，細灣灣兩道眉兒，且自白淨，好個溫克性兒，年紀還小哩，不上二十四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花家子虛，帶了一分好錢來。」月娘道：「他送盒來親近你我，又在個緊隣，咱休差了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答他。」

看官聽說，原來花子虛渾家，娘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日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來，就小字喚做瓶姐，先與大名府梁中書家爲妾，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史女婿，夫人性甚嫉妬，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扶持，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李遠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夫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娘媽媽，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姪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人說親，娶爲正室，太監在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是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裏，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會中朋友，西門慶是個大哥，第二個姓應，雙名伯爵，原是開綉絹鋪的應員外兒子，沒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幫嫖貼食，會一脚好氣毬，雙陸棋子，件件皆通，第三個姓謝，名希大，字子純，亦是幫閑勤兒，會一手好琵琶，每日無營運，專在院中吃些風

流茶飯。還有個祝日。念孫寡嘴。吳典恩。雲裏手。常時節。卜志道。白來搶。共十個朋友。卜志道。放了。花子虛補了。每月會在一處。叫兩個唱的花攢錦。窠頭耍。衆人見花子虛。乃是內臣家。勤兒手裏使錢撒漫。都亂撮合他在院中請表子。整三五夜不歸家。正是：

紫陌春光好。

紅樓醉管絃。

人生能有幾。

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喜。在芙蓉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乘着酒興。要和婦人雲雨。婦人連忙薰香打鋪。和他解衣上床。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以下刪九十九字。因呼春梅進來遞茶。婦人恐怕丫頭看見。連忙放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麼的。」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裏。到有兩個好了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個。也有春梅年紀。也是花二哥收過用了。但見他娘在門首站立。他跟出來。見是生的好模樣兒。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小的。房裏恁般用人。婦人聽了。睨了他一眼。說道：「怪行貨。我不好罵你。你心裏要收這個丫頭。收他便了。如何遠打過折。指山說磨。掣人家來比奴一節。不是那樣人。他又不是我的丫頭。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後邊坐。一面騰個空兒。你自在房中叫他來。收他便了。」說畢。當下西門慶（刪四字）方纔抱頭交股而寢。（以下刪七十三字）

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後邊孟玉樓房中坐了。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收用了這妮子。婦人自此一力擡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灶。只叫他在房中鋪床疊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

心愛的與他纏的兩隻脚小小的。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聰慧。喜諛浪。善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四門慶甚是寵他。秋菊爲人濁蠢。不任事體。婦人打的是他。正是：

燕雀池塘語話喧。

皆因仁義說愚賢。

雖然異數同飛鳥。

貴賤高低不一般。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詩話

卷之二

第十一回、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婦人嫉妬非常。

浪子落魄無賴。

一聽巧語花言。

不顧新歡舊愛。

出逢紅袖相牽。

又把風情別賣。

果然寒食元宵。

誰不幫與幫敗。

話說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顛寒作熱，鎮日夜不得個甯靜，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尋些頭腦廝鬧。那個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煩的。一日，金蓮爲些零碎事情，不湊巧罵了春梅幾句，春梅沒處出氣，走往後邊廚房下去，搥檯拍盤，悶狠狠的模樣。那孫雪娥看不過，假意戲他道：「恁行貨子，想漢子便別處去想，怎的在這裏硬氣。」春梅正在悶時，聽了幾句，不一時暴跳起來：「那個歪斯纏我哄漢子。」雪娥見他性不順，只做不開口。春梅便使性做幾步，走到前邊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一五一十，又添些話頭道：「我和娘收了，俏一幫兒哄漢子。」挑撥與金蓮知道。金蓮滿肚子不快活，只因送吳月娘出去送殮，起身早些，也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覺，走到亭子上，只見孟玉樓搖颯的走來，笑嘻嘻道：「姐姐如何悶悶的不言語。」金蓮道：「不要說起，今早

倦倒了不得。三姐你在那裏去來。」玉樓道：「纔到後面廚房裏走了一下。」金蓮道：「他與你說些什麼來。」玉樓道：「姐姐沒言語。」金蓮雖故口裏說着，終久懷記在心，與雪娥結仇，不在話下。兩個做了一回針指，只見春梅抱着湯瓶，秋菊拿了兩盞茶來，吃畢茶，兩個放桌兒，擺下棋子盤兒下棋。正下在熱鬧處，忽見看園門小廝琴童走來報道：「爹來了。」慌的兩個婦人收棋子不迭。西門慶恰進門檻，看見二人家常都帶着銀絲髮髻，露着四鬢，耳邊青寶石墜子，白紗衫兒，銀紅比甲，挑線褂子，雙鬢尖鬚紅鴛紗小鞋，一個個粉粧玉琢，不覺滿面堆笑，戲道：「好似一對兒粉頭，也值百十銀子。」潘金蓮說道：「俺們纔不是粉頭，你家正有粉頭在後邊哩。」那玉樓抽身就往後走，被西門慶一手扯住，說道：「你往那裏去，我來了你脫身去了，實說我不在家，你兩個在這裏做甚麼。」金蓮道：「俺兩個悶的慌，在這裏下了兩盤棋子時，沒做賊，誰知道你就來了。」一面替他接了衣服，說道：「你今日送殮來家早。」西門慶道：「今日齋堂裏都是內相同官，一來天氣酷熱，我不耐煩，先來家。」玉樓問道：「他大娘怎的還不來家。」西門慶道：「他的轎子也待進城，我使回兩個小廝接去了。」一面脫了衣服坐下，因問：「你兩個下棋賭些什麼。」金蓮道：「俺兩個自恁下一盤要子，平白賭什麼。」西門慶道：「等我和你們下一盤，那個輸了，拿出一兩銀子做東道。」金蓮道：「俺們並沒銀子。」西門慶道：「你沒銀子，拿簪子問我手裏當，也是一般。」於是擺下棋子，三人下了一盤，潘金蓮輸了，西門慶纔數子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搯花兒，西門慶尋到那裏，說道：「好小油嘴兒，你輸了棋子，却躲在這裏。」那婦人見西門慶來，哂笑不止，說道：「惟行貨子，孟三兒輸了，你不敢

禁他。却來纏我。」將手中花撮成瓣兒。洒西門慶一身。被西門慶走向前雙關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戲謔做一處。不防玉樓走到眼前叫道：「六姐。他大娘來家了。咱後邊去來。」這婦人方纔撇了西門慶。說道：「哥兒。我回來和你答話。」同玉樓到後邊與月娘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們笑甚麼？」玉樓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輸了一兩銀子。到明日整治東道。請姐姐要子。」月娘笑了。金蓮當下只在月娘面前。只打了個照面兒。就走來前邊。倍伴西門慶。分付春梅。房中薰下香。預備澡盆浴湯。准備晚間兩個效魚水之懽。看官聽說。家中雖是吳月娘大娘子。在正房居住。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看往。出門走動。出入銀錢。都在唱的李嬌兒手裏。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廚房中上灶。打發各房飲食。譬如西門慶在那房裏宿歇。或吃酒吃飯。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那房裏丫頭。自往廚下拿去。此事不說。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吃了回酒。洗畢澡。兩人歇了。

次日。也是合當有事。西門慶許了金蓮。要往廟上替他買珠子。要穿箍兒戴。早起來等着要吃荷花餅。銀絲鮮湯。纔起身。使春梅往廚下說去。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金蓮道：「你休使他。有人說我縱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幫兒。哄漢子。百般指豬罵狗。欺負俺娘兒們。使你又使他。後邊做甚麼去？」西門慶便問：「是誰說此話。欺負他。你對我說。」婦人道：「說怎的。盆罐都有耳朵。你不叫他後邊去。另使秋菊去便了。」這西門慶遂叫過秋菊。分付他往廚下對雪娥說去。約有兩頓飯時。婦人已是把桌兒放了。白不見拿來。急的西門慶只是暴跳。婦人見秋菊不來。使春梅：「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只顧生根長苗。不見來。」春梅有幾分不順。使性子

走到廚下。只見秋菊正在那裏等着哩。便罵道：「賊傷奴。娘要卸你那腿哩。說你怎的就不去了哩。爹緊等着吃了餅。要往廟上去。急的爹在前邊暴跳。叫我採了你去哩。」這孫雪娥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罵道：「怪小淫婦兒。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兒的來。預備下熬的粥兒。又不吃。忽刺八新梁興出來。要烙餅做湯。那個是肚裏蛔虫。」春梅不忿他罵。說道：「沒的扯極淡。主子不使了來問你。那個好來問你要。有沒俺們到前邊自說的一聲兒。有那些聲氣的。」一隻手擰着秋菊的耳朵。一直往前邊來。雪娥道：「主子奴才。常遠似這等硬氣。有時道着。」春梅道：「中有時道使時道。沒的把俺娘兒兩個別變了罷。」于是氣狠狠走來。婦人見他臉氣的黃黃。拉着秋菊進門。便問怎的來了。春梅道：「你問他。我去時還在廚房裏。瞧着。等他慢條絲禮兒。纔和麵兒。我自不是說了一句。爹在前邊等着。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使我來叫你來了。倒被小院兒裏的千奴才。罵了我恁一頓。說爹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只像那個調唆了爹一般。預備下粥兒不吃。平白新生發起要餅和湯。只顧在廚房裏罵人。不肯做哩。」婦人在旁便道：「我說別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氣。說俺娘兒兩個。攔你在這屋裏。只當吃人罵將來。」這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走到後邊廚房裏。不由分說。向雪娥踢了幾腳。罵道：「賊歪刺骨。我使他來要餅。你如何罵他。你罵他奴才。你如何不溺胞尿。把你自家照照。」那雪娥被西門慶踢罵了一頓。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剛走出廚房門外。雪娥對着大家人來。昭妻一丈青說道：「你看我今日晦氣。早是你旁聽。我又沒會說什麼。他走將來。兇神也一般。大吆小喝。把丫頭採的去了。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惹的走來。平白把恁一場兒。我洗着眼兒。看着主子奴

才長遠恁硬氣着。只休要錯了脚兒。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復回來。又打了幾拳。罵道：「賊奴才淫婦。你還說不欺負他。親耳朵聽見你還罵他。」打的雪娥疼痛難忍。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那雪娥氣的在廚房裏兩淚悲啼。放聲大哭。吳月娘正在上房纔起來梳頭。因問小玉：「廚房裏亂的些甚麼？」小玉回道：「爹要餅吃了。往廟上去。說姑娘罵五娘房裏春梅來。被爹聽見了。在廚房裏踢了姑娘幾脚。哭起來。」月娘道：「也沒見他要餅吃。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平白又罵他房裏丫頭怎的。」於是使小玉走到廚房。攬掇雪娥和家人媳婦。連忙攪盪湯水。打發西門慶吃了。騎馬小廝跟隨往廟上去不題。

這雪娥氣憤不過。走到月娘房裏。正告訴月娘此事。不防金蓮驀然走來。立於牕下潛聽。見雪娥在屋裏對月娘李嬌兒說：「他怎的攔攔漢子。背地無所不爲。娘你不知淫婦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一夜沒漢子也成不的。背地幹的那繭兒。人幹不出他幹出來。當初在家把親漢子用毒藥攔死了。跟了來。如今把俺們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漢子烏眼雞一般。見了俺們便不待見。」月娘道：「也沒見你。他前邊使了丫頭要餅。你好好打發與他去便了。平白又罵他怎的。」雪娥道：「我罵他忒也瞎也來。那頃這丫頭在娘房裏着緊不聽手。俺沒曾在灶上。把刀背打他。娘尚且不言語。可今日輪他手裏。便驕貴的這等的了。」正說着。只見小玉走到說：「五娘在外邊。」少頃金蓮進房。望着雪娥說道：「比對我當初攔死親夫。你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省的我攔攔着他。撐了你的窩兒。論起春梅。又不是你房裏丫頭。你氣不憤。還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省的你和他合氣。把我扯在裏頭。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人。如今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我一紙休書。我去就是。」

了。」月娘道：「我也不曉的你們底事，你們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孫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隨問誰辯他不過，他又在漢子跟前撒舌兒，轉過眼就不認了，依你說起來，除了娘把俺們都攔了，只留着你罷。」那吳月娘坐着，由着他那兩個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語。後來見罵起來，雪娥道：「你罵我奴才，你便是奴才。」拉些兒不會打起來。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卸了禮粧，洗了脂粉，烏雲散亂，花容不整，哭得兩眼如桃，躺在床上。到日西時分，西門慶廟上來，袖着四兩珠子，進入房中，一見便問怎的來。婦人放聲號哭起來。問西門慶要休書，如此這般告訴一遍：「我當初又不曾圖你錢財，自恁跟了你來，如何今日教人這等欺負，千也說我攔殺漢子，萬也說我攔殺漢子，拾了本有，吊了本無，沒了頭便罷了，如何要人房裏了頭伏侍，吃人指罵我一個，還多着影兒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神暴跳，五陵氣冲天，一陣風走到後邊，探過雪娥頭髮來，儘力拿短棍打了幾下，多虧吳月娘向前拉住了手，說道：「沒的大家省事些兒罷了，好交你主子惹氣。」西門慶便道：「好賊，搥刺骨，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裏罵，你還攪纏別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也不算。」看官聽說，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管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證：

金蓮恃寵仗夫君，到使孫娥忌怨深。

自古感恩并積恨，千年萬載不生塵。

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走到前邊，窩盤住了金蓮，袖中取出今日廟上買的四兩珠子，遞與他，穿籠兒戴。

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兒，出了氣，如何不喜。由是要一奉十，寵愛愈深。一日，在園中置了一席，請吳月娘、孟玉樓、連西門慶四人共飲酒。

話休饒舌。那西門慶立了一夥，結識了十個人做朋友。每月會茶飲酒，頭一個名喚應伯爵，是個潑落戶出身，一分兒家財都闕沒了，專一跟着富家子弟幫襯，在院中頑耍，諱名叫做應花子。第二個姓謝名希大，乃清河衛千戶官兒，應襲子孫，自幼兒沒了父母，遊手好閑，善能踢的好氣毬，又且賭博，把前程丟了，如今做幫閑的。第三名喚吳典恩，乃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來往。第四名孫天化，綽號孫寡嘴，年紀五十餘歲，專在院中闖寡門，與小娘傳書寄柬，勾引子弟，討風流錢過日子。第五名雲泰，將兄弟名喚雲離守，第六是花太監姪兒花子虛，第七姓祝名喚祝日念，第八姓常名常時節，第九個姓白名喚白來創，連西門慶共十個。衆人見西門慶有些錢鈔，讓西門慶做了大哥，每月輪流會茶擺酒，一日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就在西門慶緊隔壁內官家擺酒，都是大盤大碗，甚是豐盛。衆人都到齊了，那日西門慶有事，約午後不見到來，都留席面，少頃西門慶來到，衣帽整齊，四個小廝跟隨，衆人都下席迎接，鼓禮讓坐。東家安席，西門慶居首席，一個粉頭，兩個妓女，琵琶箏篋，在席前彈唱，端的說不盡梨園嬌豔，色藝雙全。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轉，聲如枝上流鶯，舞態躡躑，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墜奏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宮商，吐玉噴珠，輕重疾徐，依格調，鏗金戛玉，箏排雁柱，聲聲慢，板排紅牙字字新。

少頃酒過三巡，歌吟兩套，三個唱的放下樂器，向前花枝搖擺，繡帶飄飄，頭西門慶呼答應小使玳安書袋內取三封賞賜，每人二錢，拜謝了下去。因問東家花了虛，這位如兒上姓，端的會唱。東家未及答，在席應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忘事，就不認的了。這撥拳的是花二哥，令翠勾欄後巷吳銀兒，那撥阮的是朱毛頭的女兒，朱愛愛，這彈琵琶的是二條巷李三媽的女兒，李桂卿的妹子，小名叫做桂如，你家中見放着他親姑娘，大官人如何推不認的。」西門慶笑道：「六年不見，就出落得成了人兒了。」落後酒闌，上席來遞酒，這桂如慇懃勸酒，情話盤桓。西門慶因問：「你三媽你姐姐桂卿在家做甚麼，怎的不來我家走走，看看你姑娘。」桂如道：「俺媽從去歲不好了一場，至今腿腳半邊通動不的，只扶着人走。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個客人包了半年，常是接到店裏住，兩三日不放來家，家中好不無人，只靠着我逐日出來供唱，答應這幾個相熟的老爹，好不辛苦，也要往宅裏看看姑娘，自不得個閑。爹許久怎的不在裏邊走走，放姑娘家去，看看俺媽。」西門慶見他一團和氣，說話兒乖覺伶俐，就有幾分留戀之意，說道：「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你意下如何。」桂如道：「爹休哄我，你肯貴人腳兒踏俺賤地。」西門慶道：「我不哄你。」到是袖中取出汗巾，連挑牙與香茶盒兒，遞與桂如收了。桂如道：「多咱去，如今使保兒先家去說一聲，作個預備。」西門慶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少頃遞畢酒，約掌燈人散時分，西門慶約下應伯爵，謝希大，也不到家，驛馬同送桂如，進勾欄，往李家去。正是一錦繡窩中，入手不如撒手美，紅綿套裏，鑽頭容易出頭難。有詞爲證：

陷人坑，土窖般暗開掘，迷魂洞，囚牢般巧砌疊，檢屍場，屠鋪般明排列，齷一味死溫存，活打奴，招牌兒大

字書者，買箇金哥哥，休撻纏頭錦，婆婆自接，賣花錢，姐姐不賒。

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見畢禮數，請老媽出來拜見，不一時，虔婆扶拐而出，半邊胳膊通動彈不得，見了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天麼天麼，姐夫貴人，那陣風兒刮你到于此處？」西門慶笑道：「一向窮冗，沒會來得，老媽休怪休怪。」虔婆便問：「這二位老爹貴姓？」西門慶道：「是我兩個好友，應二哥，謝子純，今日在花家會茶，遇見桂姐，因此同送回來，快看酒來，俺們樂飲三盃。」虔婆讓三位上首坐了，一面點了茶，一面下去打抹春檯，收拾酒菜，少頃，保兒上來放桌兒，掌上燈燭，酒餚羅列，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旁邊陪坐，真個是風月窩，鶯花寨，免不得姊妹兩個，在旁金樽滿泛，玉阮同調，歌唱遞酒，有詩爲證：

瑠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龜鼓，皓齒歌，細腰舞，
是青春，莫虛度，銀缸掩映嬌娥語，酒不到，劉伶墳上去。

當下桂卿姐兒兩個，唱了一套，席上觥籌交錯，飲酒，西門慶向桂卿說道：「今日二位在此，久聞桂姐善能未唱南曲，何不請歌一詞，以奉勸二位一盃兒酒，意下如何？」那應伯爵道：「我等不當起動，洗耳聽佳音。」那桂姐坐着，只是笑，半日不動身，原來西門慶有心耍梳籠桂姐，故此發言，先索落他唱，却被院中婆娘見精識精，看破了八九分，李桂卿在旁就先開口說道：「我家桂姐，從小兒養得嬌，自來生得醜，不肯對人胡亂便唱。」于是西門慶便叫玳安，小廝書袋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放在桌上，便說道：「這些不當甚麼，權與

桂姐爲脂粉之需。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那桂姐連忙起身相謝了。方纔一面令丫環收下了。一面放下一張小桌兒。請桂卿下席來唱。當下桂姐不慌不忙。輕扶羅袖。擺動湘裙。袖口邊搭刺着一方銀紅撒穗的落花流水汗巾兒。歌唱一隻註雲飛：

舉止從容。壓盡勾欄占上風。行動香風送。頻使人欽重。露玉杵污泥中。豈凡庸。一曲清商。滿座皆驚動。何似襄王一夢中。何似襄王一夢中。

唱畢。把個西門慶喜懽的沒入腳處。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晚夕就在李桂卿房裏歇了一宿。緊着西門慶要梳籠這女子。又被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在跟前。一力攛掇。就上了道兒。次日使小廝往家去。拵五十兩銀子。緞鋪內討四套衣裳。三梳籠桂姐。那李嬌兒聽見要梳籠他家中姪女兒。如何不喜。連忙拵了一錠人元寶。付與玳安。拵到院中。打頭面做衣服。定桌席。吹彈歌舞。花攢錦簇。做三日飲喜酒。應伯爵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祝日念。常時節。每人出五分銀子。人情作賀。都來噴他。鋪的蓋的。俱是西門慶出。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頑耍。不在話下。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語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魔勝貪財

堪笑西門暴富，有錢便是主顧。

一家歪斯胡纏，那計綱常禮數。

狎客日日來往，紅粉夜夜陪宿。

不是常久夫妻，也算春風一度。

話說西門慶在院中貪戀住桂姐姿色，約半月不會來家。吳月娘使小廝一連牽馬接了數次，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一邊，不放他起身。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悶靜了，到別人猶可，惟有潘金蓮這婦人，青春未及三十歲，慾火難禁一丈高。每日和孟玉樓兩箇打扮粉粧玉琢，皓齒朱唇，無一日不走在大門首，倚門而望。等到黃昏時分，到晚來歸入房中，檠枕孤幃，鳳臺無伴，睡不着。走來花園中款步花苔，月洋水底，猶恐西門慶心性難擎，怪玳瑁貓兒交情，門的我芳心迷亂。當時玉樓帶來一箇小廝，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纔留起頭髮，生的眉目清秀，乖滑伶俐。西門慶教他拿鑰匙，看管花園打掃。晚夕就在花園門前，一間小耳房內歇。潘金蓮和孟玉樓白日裏常在花園中亭子上坐在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廝專一道小廝，常觀見西門慶來，就先來告報。以此婦女喜他，常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箇朝朝暮暮，眉來眼去，都有意了。不想將近七月廿八日，西門慶生日來到，吳月娘見西門慶在院中留戀烟花，不想回家，一面使小廝玳安拿馬往院中接西門慶。

這潘金蓮暗暗修了一柬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不敢怠慢，騎馬一直到勾欄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常時節、衆人正在那裏相伴着西門慶，搵着粉頭，花攢錦簇，懽樂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麼？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傅二叔討討，等我到家算帳。」玳安道：「這兩日傅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中。」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稍來不會？」玳安道：「已稍在此。」便向毡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與桂姐。桂姐道：「萬福收了，連忙分付下邊管待玳安酒飯，那小廝吃了酒飯，復走來上邊伺候，悄悄向西門慶耳邊附耳低言，說道：「家中五娘，使我稍了箇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纔待用手去接，早被李桂姐看見，只道是西門慶前邊那表子寄來的情書，一手搗過來，拆開觀看，却是一幅迴文邊錦箋，上寫着幾行墨跡。桂姐遞與祝日念，教念與他聽。這祝日念見上面寫詞一首，名落梅風，對衆朗誦了一遍：

黃昏想白日思，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爲他憔悴死，可憐也繡衾獨自。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聽的月，口眠心硬，渾似鐵。這淒涼怎捱今夜。

下書愛妾潘六兒拜

那桂姐聽畢，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面朝裏邊睡了。且說西門慶見桂姐惱了，把帖子扯的稀爛。衆人前把玳安踢了兩靴脚，請桂姐兩遍不來，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內，抱出他來，到酒席上說道：「分付帶馬回去，家中那箇淫婦使你來，我這一到家，都打箇臭死。」不說玳安含淚回家，西門慶道：「桂姐你休惱，這帖子

不是別人的，乃是舍下第五箇小妾稍寄，請我到家，有些事兒計較，再無別故。」祝日念在旁又戲道：「桂姐，你休聽他哄你哩。這箇潘六兒，乃是那邊院裏新敝的一箇表子，生的一表人物，你休放他去。」西門慶笑着打說道：「你這賊天殺的，單管弄死了人，緊着他恁麻犯人，你又胡說。」李桂卿道：「姐夫差了，既然家中有人拘管，就不消在外前梳篦人家粉頭，自守着家裏的便了，纔相伴了多少時，那人兒便要拋離了去。」應伯爵插口道：「說的有理。」便說：「大官人，你依我，你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惱，今日說過，那箇再恁惱了，每人罰二兩銀子，買酒肉，咱大家吃。」到是這四五箇鬪客，說的說，笑的笑，在席上猜枚行令，頑耍飲酒，把桂姐窩盤住了。西門慶把桂姐摟在懷中，賠笑一遞一口兒飲酒，只見少頃，鮮紅漆丹壺，拿了七鍾茶來，雪綵殺茶盞，杏葉茶匙兒，鹽笋芝蔴木樨泡茶，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盞。應伯爵道：「我有個朝天子兒，單道這茶好處：

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下，不揪不採，葉兒檢，但煮着顏色大，絕品清奇，難描難畫，口兒裏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他，原來一盞兒千金價。」

謝希大笑道：「大官人使錢費物，不圖這一摟兒，却圖些甚的，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不會詞，每人說箇笑話兒與桂姐下酒。」該謝希大先說：「有一箇泥水匠，在院中墁地，老媽兒怠慢着他些兒，他暗暗把陰溝內，堵上箇磚，落後天下雨，積的滿院子都是水，老媽慌了，尋的他來，多與他酒飯，還秤了一錢銀子，央他打水，平那泥水匠吃了酒飯，悄悄去陰溝內，把那箇磚拿出，把水登時出的罄盡，老媽便問作頭，此是那裏的病，泥水

匠回道：「這病與你老人家病一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原來把桂姐家來傷了，桂姐道：「我也有箇笑話回奉列位，有一孫真人，擺着筵席請人，却教座下老虎去請，那老虎把客人一箇箇都路上吃了，真人等至天晚，不見一客到，人都說你那老虎都把客人路上吃了，不一時老虎來，真人便問你請的客人，都往那裏去了，老虎口吐人言，告師父得知，我從來不曉得請人，只會白嚼人，就是一能。」當下把衆人都傷了，應伯爵道：「可見的俺們只自白嚼你家孤老，就還不起箇東道。」于是向頭上拔下一根鬮銀耳，韓兒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祝日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算二百文長錢，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男裙，當兩壺半坛酒，常時節無以爲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成色銀子，都遞與桂卿，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那桂卿將銀錢都付與保兒，買了一錢螃蟹，打了一錢銀子豬肉，宰了一隻雞，自家又賠出些小菜兒來，廚下安排停當，大盤小碗，拿上來，衆人坐下，說了一聲動筋吃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

人人動嘴，箇箇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蝻一齊來，擠眼掇肩，好似餓牢纜打出，這箇搶風膀臂，如經年未見酒和餚，那箇連二快子，成歲不逢筵席，一箇汗流滿面，恰似與鷄骨朵有冤仇，一箇油抹唇邊，把猪毛皮連唾嚙，吃片時，盃盤狼藉，啖良久，筋子縱橫，盃盤狼藉，如水洗之光滑，筋子縱橫，似打磨之乾淨，這箇稱爲食王元帥，那箇號作淨盤將軍，酒壺番晒，又重斟，盤饌已無還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五臟廟。

當下衆人，吃了箇淨光玉佛，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箇酒，揀了些菜蔬，還被這夥人吃的去了，那日把席上

椅子坐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那小廝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使位恰痢了一泡糞，谷都的熱屎臨出門來。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塞在褲腰裏。應伯爵推門桂姐親嘴，把頭上金釵兒戲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祝日念走到桂柳房裏照臉，溜了他一面水銀鏡子。常時節借的西門慶一錢八成銀子，竟是寫在關帳上了。原來這起人，只伴着西門慶頑耍，好不快活。有詩爲證：

勾欄妓者媚如揉，
只堪乘興暫時留。

若要死貪無足厭，
家中金鎖致誰收。

按下這寒衆人簇擁着西門慶歡樂飲酒，單表玳安小廝回馬到家。吳月娘和孟玉樓、潘金蓮在房坐的，見了玳安便問：「你接了爹來了不曾？」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如此這般，「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說道：那箇再使人接來，家都要罵。」月娘便道：「你看不合理，不來便了，如何去罵小廝來，如何狐迷變心這等的？」孟玉樓道：「你踢將小廝便罷了，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箇九箇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常常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寨。」金蓮只知說出來，不防路上說話，草裏有人。李嬌兒從玳安自院中來家時分，走來聽下潛聽，見潘金蓮對着月娘罵他家淫婦，萬淫婦暗暗懷恨在心，從此二人結仇，不在話下。正是：

甜言美語三冬煖，
惡語傷人六月寒。

金蓮只曉爭先話，
那料旁人起禍端。

不說李嬌兒與金蓮結仇。單表金蓮這婦人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箇丫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遊玩。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廝灌醉了。掩閉了房門。褪衣解帶。兩箇就幹做在一處。正是「色膽如天怕甚事。鴛幃雲雨百年情。」（以下刪下一一八字）

自此爲始。每夜婦人便叫這小廝進房中如此。未到天明。就打發出來。背地把金蓮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錦香囊。股子葫蘆兒。也與了他。繫在身底下。豈知這小廝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廝。在街吃酒要錢。頗露出圭角。常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朵內。說道「賊淫婦。往常言語假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偷養小廝。」齊來告月娘。月娘再三不信。說道「不爭你們和他合氣。惹的孟三姐不怪。只說你們擠撮他的小廝。」說的二人無言而退。落後婦人夜間和小廝在房中行事。忘記關廚房門。不想被丫頭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說。雪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正值七月廿七日。西門慶上壽。從院中來家。二人如此這般。「他屋裏丫頭親口說出來。又不是俺們葬送他。大娘不說。俺們對他爹說。若是饒了這箇淫婦。自除非饒了蝎子娘是的。」月娘道「他纔來家。又是他好日子。你們不依我。只顧說去。」住回亂將起來。我不管你。」二人不聽月娘之言。約的西門慶進入房中。齊來告訴。說金蓮在家養小廝一節。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走到前邊坐下。一片聲叫琴童兒。早有人報與潘金蓮。金蓮慌了手脚。使春梅忙叫小廝到房中。囑付千萬不要說出來。把頭上簪子都要過來收了。着了慌。就忘下解了香囊葫蘆下來。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分付三四箇小廝。

選大板子伺候。西門慶道：「問賊奴才你知罪麼？」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西門慶令左右除了帽子，「拔下他簪子來我瞧。」見撇着兩根金裹頭銀簪子，因問：「你戴的金裹頭銀簪子，往那裏去了？」琴童道：「小的並沒甚銀簪子。」西門慶道：「奴才還搗鬼，與我旋剝了衣服，拿板子打。」當下兩三箇小廝扶持，一箇剝去他衣服，扯了褲子，見他身底下穿着玉色絹褲兒，襠兒帶下露出錦香囊葫蘆兒。西門慶一眼就看見，便叫：「拿上來我瞧。」認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不覺心中大怒，就問他：「此物從那裏得來，你實說是誰與你的。」說的小廝半日開口不得，說道：「這是小的某日打掃花園，在花園內拾的，並不會有人與我。」西門慶越怒切齒，喝令與我綑起着實打。當下把琴童兒綑子綑着，雨點般攪杆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三十六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順腿淋漓。又教大家人來保：「把奴才兩箇鬢與我掃了，趕將出去，再不許進門。」那琴童磕了頭，哭哭啼啼出門去了。這小廝只因昨夜與玉皇殿上掌書仙子廝調戲，今日罪犯天條，貶下方，有詩爲證：

虎有俚兮鳥有媒，
金蓮未必守空闈。

不堪今日私奴僕，
自此遭愆更莫追。

當下西門慶打畢琴童，趕出去了。潘金蓮在房中聽見，如提冷水盆內一般，不一時西門慶進房來，諷的戰戰兢兢，渾身無了脈息。小心在旁扶持接衣服，被西門慶兜臉打了箇耳刮子，把婦人打了一交，分付春梅把前後角門頂了，不放一箇人進來。拿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擎在手裏，喝令淫婦脫了衣裳跪着。那婦人自知理虧，不敢不跪。到是真箇脫去了上下衣服，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聲兒。西

門慶便問：「賊淫婦，你休推睡裏夢裏，奴才我纔已審問明白，他一一都供出來了，你實說，我不在家，你與他偷了幾遭？」婦人便哭道：「天麼天麼，可不冤屈殺了我罷了，自從你不在家，半箇來月，奴白日裏只和孟三姐做一處做針指，到晚夕早闩了房門就睡了，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你不信，只問春梅便了，有甚和鹽和醋，他有箇不知道的？」因叫春梅來：「姐姐，你過來親對你爹說。」西門慶罵道：「賊淫婦，有人說你把頭上金簪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廝，你如何不認？」婦人道：「就屈殺了奴罷了，是那箇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婦，嚼他那吐跳的身子，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裏來歇，非都氣不慣，拏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枉奴，就是你與的簪子，都有數兒，一五一十都在你查，不是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好成梅的奴才，也不枉說的行，一箇尿不出來的毛奴才，平空把我薰一篇舌頭。」西門慶道：「簪子有沒罷了？」因向袖中取出琴童那香囊來，說道：「這箇是你的物件兒，如何打小廝身底下捏出來，你還口強甚麼？」說着紛紛的惱了，向他白靨馥香肌上，醜的一馬鞭子來，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禽粉淚，沒口子叫道：「好爹爹，你饒了奴罷，你容奴說，奴便說，不容奴說，你就打死奴，也只臭烟了這塊地，這箇香囊葫蘆兒，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裏做生活，因從木香欄下所過，帶繫兒不牢，就抓落在地，我那裏沒尋，誰知這奴才拾了，奴並不會與他。」只這一句，就合着剛纔琴童前廳上，供稱在花園內拾的一樣的話，又見婦人脫的光赤條條，花朵兒般身子，嬌啼嫩語，跪在地下，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因叫過春梅，摟在懷中，問他：「淫婦果然與小廝有首尾沒有，你說饒了淫婦，我就饒了罷。」那春梅撒嬌撒癡，坐在西門慶懷裏，說道：「這箇爹

你好沒的說。和娘成日唇不離腮。娘肯與那奴才。這箇都是人氣不慣俺娘兒們。作做出這樣事來。爹你也要箇主張。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傳出外邊去好聽。」幾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不言語。丟了馬鞭子。一面教金蓮起來。穿上衣服。分付秋菊看菜兒。放桌兒吃酒。這婦人當下滿斟了一盃酒。雙手遞上去。花枝招颺。繡帶飄飄。跪在地下。等他鍾兒。西門慶分付道：「我今日饑了你。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洗心改正。早闔了門戶。不許你胡思亂想。我若知道。定不饒你。」婦人道：「你分付奴知道了。」到是插燭也似與西門慶磕了四箇頭。方纔安座兒在旁陪坐飲酒。正是「爲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潘金蓮這婦人。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得這場羞辱在身上。有詩爲證：

金蓮容貌更溫柔。

侍寵爭妍惹寇讎。

不是春梅當日勸。

父孀皮肉怎禁抽。

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聽小廝打門。說：「前邊有吳大舅。吳二舅。傅夥計。女兒女婿。衆親戚送禮來祝壽。」方纔撇了金蓮。整衣出來前邊陪待賓客。那時應伯爵謝希大等衆人。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西門慶前邊亂着。收人家禮物。發柬請人。不在話下。

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約的西門慶不在家裏。瞞着李嬌兒。孫雪娥。走來看望金蓮。見金蓮睡在牀上。因問道：「六姐。你端的怎麼緣故。告我說則箇。」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婦。今日在背地裏白綾調漢子。打了我恁一頓。我到明日和這兩箇淫婦。冤讎結的有海深。」玉樓道：「你便與他有瑕玷。如何

做作着把我的小廝弄出去了。六姐你休煩惱，莫不漢子就不聽俺們說句話兒。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裏來，便罷。但到我房裏來，等我慢慢勸他。」金蓮道：「多謝姐姐費心。」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坐着說了回話。玉樓告辭，回房去了。至晚，西門慶因上房吳大娘子來了，走到玉樓房中宿歇。玉樓因說道：「你休枉了六姐心。六姐並無此事，都是日前和李嬌兒、孫雪娥兩箇有言語，平白把我的小廝扎劊子。你不問了青紅皂白，就把他屈了。你休怪六姐，却不難爲六姐了。我就替他賭了大誓，若查有此事，大姐姐有箇不先說的。」西門慶道：「我問春梅，他也是般說。」玉樓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不去看他看去。」西門慶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當晚無話。到第二日，西門慶正生日，有周守備、夏提刑、張團練、吳大舅，許多官客飲酒，拏轎子接了李桂姐，并兩箇唱的，唱了一日。李嬌兒見他姪女兒來，引着拜見月娘衆人，在上房裏坐吃茶，請潘金蓮見。連使丫頭請了兩遍，金蓮不出來，只說心中不好。到晚夕，桂姐臨家去拜辭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同李嬌兒送出到門首。桂姐又親自到他花園角門首，好歹見見五娘。那金蓮聽見他來，使春梅把角門關閉，煉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叫不開。說道：「我不開。」這花娘，遂羞訕滿面而回。正是：「廣行方便，爲人何處不相逢，多結冤讎，路逢狹處難回避。」

不題李桂姐回家去了。單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雲鬟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脚水，百般殷勤扶持，把小意定貼戀，到夜裏枕席魚水懽娛，屈身忍辱，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都誰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瞧貨兒，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見你

這般疼奴。在奴身邊去的多。都氣不憤。背地裏架舌頭。在你跟前唆調。我的傻冤家。你想起甚麼來。中了人的拖刀之計。把你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折剝。常言道：「家鷄打的團團轉。野鷄打的貼天飛。」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這屋裏。敢往那裏去。就是前日你在院裏。踢罵了小廝來。早時有上房大姐。孟三姐。在跟前。我是不是說了一聲也是好的。恐怕他家裏粉頭淘潑。壞了你身子。院中唱的。只是一味愛錢。你有甚情節。誰人疼你。誰知被有心的人。聽見。兩箇背地。伯成一幫兒算計我。自古人害人不死。天害人纔害死了。往後久而自明。只要你與奴做箇主兒便了。」于是幾句。把西門慶說的窩盤住了。是夜與他淫慾無度。

到次日。西門慶備馬。玳安安兩箇小廝。跟隨往院中來。却說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聽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妝。除了簪環。倒在床上。裹衾而臥。西門慶走到。坐了半日。還沒一箇出來。陪侍。只見老媽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虔婆便問：「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日窮。家中無人。」虔婆道：「姐兒那日打擾？」西門慶道：「怎的那日姐兒桂卿不來走走？」虔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裏。這幾日還不放了來。」說了半日話。小頂人拿茶來。陪着吃了。西門慶便問：「怎的不見桂姐？」虔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孩兒家不知怎的。那日着了惱來家。就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直到如今。姐夫好狠心。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真箇我通不知。」因問：「在那邊房裏。我看看去。」虔婆道：「在他後邊臥房裏睡。」慌忙令丫鬚掀簾子。西門慶走到他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粉面慵妝。裹被便坐在那床上。面朝裏。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便問道：「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也不答應。又問：「你着

了誰人惱。你告我說。」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說。說道：「左右是你家五娘子。你家中既有恁好的迎權買俏。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俺們雖是門戶中出身。驍張脚兒。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兒。高好些。我前日又不是供唱。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倒見我甚是親熱。又那兩箇與我許多花翠衣服。待要不請你見。又說俺院中沒禮法。只聞知人說。你家有的了五娘子。當能請你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娘。又辭你去。你使丫頭把房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敬重。」西門慶道：「你倒休怪他。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時。有箇不出來見你的。這箇淫婦。我幾次因他再三咬羣兒口。嘴傷人。也要打他哩。」這桂姐反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說道：「沒羞的哥兒。你就打他。」西門慶道：「你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個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善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桂姐道：「我見砍頭的。沒見砍嘴的。你打三箇官兒。唱兩箇諾。誰見來。你若有本事到家裏。只剪下一料子頭髮。拿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好子弟。」西門慶道：「你敢與我排手。」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箇手。」當日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到次日黃昏時分。辭了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我在這裏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哥兒你這一去。沒有這物件。就休要見我。」

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歸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裏去。逕到前邊潘金蓮房來。婦人見他有酒了。加意用心伏侍。問他酒飯。都不吃。分付春梅。把床上拭抹涼席乾淨。帶上門出去。他便坐在床。令婦人脫靴。那婦人不敢不脫。須臾脫了靴。打發他上床。西門慶且不睡。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婦

人說的捏兩把汗。又不知因爲甚麼。于是跪在地上。柔聲大哭道：「我的爹爹。你透與奴簡伶俐說話。奴死也甘心。饒奴終夕。怎提心吊膽。陪着一千箇小心。還投不着你的機會。只拿鈍刀子鋸處我。教奴怎生吃受。」西門慶罵道：「賊淫婦。你真箇不脫衣裳。我就沒好意了。」因叫春梅：「門背後有馬鞭子。與我取了來。」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叫了半日。纔慢條脰禮。推開房門進來。看見婦人跪在床地平上。向燈前倒着桌兒。下了油。西門慶使他。只不動身。婦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兒。他如今要打我。」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不要管他。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婦。」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沒羞。娘幹壞了你的甚麼事兒。你信淫婦言語來。平地裏起風波。要便搜尋娘。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你教人有刺眼兒。看得上你。」倒是也不依他。拽上房門。走在前邊去了。那西門慶無法可處。反呵呵笑了。向金蓮道：「我且不打你。你上來。我問你裏搭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好親親。奴一身都骨朵肉兒。都屬了你。隨要甚麼。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心裏要甚麼兒。」西門慶道：「我心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婦人道：「好心肝。淫婦的身上。隨你怎的揀着燒遍了也依。這箇剪頭髮却成不的。可不醜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從沒幹這營生。打緊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奴好些。只當可憐見我罷。」西門慶道：「你只嗔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我。」婦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誰。」因問：「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麼去。」西門慶道：「我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我就與你做。你要拏與淫婦。教他好壓鎮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做頂線兒。」婦人道：「你既要頂線。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開頭髮。西門慶拏剪刀。按婦人當頭上。齊臻臻剪

下一大柳來。用紙包放在順袋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忘了心腸。隨你前邊和人好。只休拋閃了奴家。」是夜與他懽會異常。到次日西門慶起身。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逕到院裏。桂姐便問：「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裏？」西門慶道：「有在此。」便向茄袋內取出。遞與桂姐。打開觀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我。他昨日爲剪這頭髮。好不費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纔容我剪下這一柳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線兒。逕擎進來與你瞧。可見我不失信。」桂姐道：「甚麼稀罕貨。慌的你恁箇腔兒。等你家去。我還與你。比你恁怕他。就不消剪他的來了。」西門慶笑道：「那裏是怕他的。我語言不的了。」桂姐一面教桂卿陪着他吃酒。走到背地裏。把婦人頭髮早絮在鞋底下。每日躑躅。不在話下。到是把西門慶纏住。連過了數日。不放來家。

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覺意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食。吳月娘使小廝請了家中常走看的。那劉婆子看視。說娘子着了些暗氣。惱在心中。不能回轉。頭疼惡心。飲食不進。一面打開藥包來。留了兩服黑丸子藥兒。晚上用薑湯吃。又說：「我明日叫俺老公來。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有災沒有。」金蓮道：「原來你家老公也會算命。」劉婆道：「他雖是箇替目人。到會兩三樁本事。第一善陰陽講命。與人家穩保。第二會針灸收瘡。第三樁兒不可說。單管與人家回背。」婦人問道：「怎麼是回背？」劉婆子道：「如果有父子不和。兄弟不睦。大妻小妻爭鬥。教了俺這老公去說了。替他用鎮物安鎮。鎮書符水。與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親熱。兄弟和睦。妻妾不爭。若人家買賣不賴溜。田宅不興旺者。常與人開財門。發利市。治病洒掃。禳星告罪。

都會。因此人都叫他做劉理星。也是一家子新娶箇媳婦兒。是小人家女兒。有些手脚兒不穩。常偷盜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丈夫知道。常被責打。俺老公與他回背。畫了二道符。燒灰放在水缸下埋着。渾家大小吃了缸內水。眼看着媳婦偷盜。只像沒看見一般。又放一件鎖物在枕頭。男子漢睡了那枕頭。也好似手封住了的。再不打他了。那潘金蓮聽見。遂留心。便叫丫頭打發茶湯點心。與劉婆吃了。臨去包了三錢藥錢。另外又秤了五錢。教買紙劄信物。明日早飯時。叫劉瞎來燒神紙。那劉婆子作辭回家。到次日果然大清早。領賊瞎巡進大門。往裏走。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未來。看門小廝便問瞎子往那裏走。劉婆道：「今日與裏邊五娘燒紙。」小廝道：「既是與五娘燒紙。老劉你領進去仔細看狗。」這婆子領定。逕到潘金蓮臥房明間內。等到半日。婦人纔出來。瞎子見了禮。坐下。婦人說與他八字。賊瞎子用手掐了掐。說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巳丑時。初八日立春。已交正月算命。依子平正論。娘子這八字中。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妨碍。亥中一木。生到正月間。不作身旺論。不尅當自焚。又兩重庚金。羊刃大重。夫星難尅。過兩箇纔好。」婦人道：「已尅過了。」賊瞎子道：「娘子這命中。休怪小人說。子平雖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庚中又有癸水。水太多了。沖動了。只一重巳土。困煞混雜。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爲人聰明機變。得人之寵辱。只有一件。今歲流年甲辰歲。運併臨災殃。命中又犯小耗勾絞。兩位星辰打攪。雖不能傷。只是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歌啣不甯之狀。」婦人聽了。說道：「累先生仔細用心。與我回背回背。我這裏九兩銀子。相謝先生。買一盞茶吃。奴不求別的。只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愛敬便了。」一面轉入房中。拔了兩件首飾。遞

與賊賭。賊賭接了，放入袖中，說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塊，刻兩箇男人形像，書着娘子與夫主生時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線，扎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又朱砂書符一道，燒火灰，暗暗攪在盃茶內，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搭兒，是怎的說？」賊賭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一般嬌豔，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着緊還跪着，你用膠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裏胡行。」婦人聽言，有這等事，滿心歡喜，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到次日，使劉婆送了符水鎮物，與婦人，如法常頓停當，將符燒灰，頓下好茶，待的西門慶家來，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到晚夕，與他共枕同床，過了一日，兩日，三日，似水如魚，歡會如常，看官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記休招惹他，背地甚麼事，不幹出來，古人有四句格言說得好：

堂前切莫走三婆，後門常鎖莫通和。

院內有井防小口，便是禍少福星多。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李瓶兒隔牆密約 迎春女窺隙偷光

人生雖未有十全，處世規模要放寬。

好是但看君子語。是非休聽小人言。

徒將世俗能權戲。也畏人心似隔山。

寄語知音女娘道。莫將苦處語爲甜。

話說一日六月十四日西門慶從前邊來走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說：「今日你不在家。花家使小廝拏帖子來請你吃酒。若是他來家就去。」西門慶觀看原帖子寫着：「即午院中吳銀家敘。希過我往萬萬。」于是打選衣帽齊整。叫了兩個跟隨。預備下駿馬。先運到花家。不想花子虛不在家了。他渾家李瓶兒。夏月間戴着銀絲髮髻。金鑲紫瑛墜子。藕絲對衿衫。白紗挑線鑲邊裙。裙邊露一對紅鸞鳳嘴。尖尖齶齶。立在二門裏。台基上。手中正拏一隻紗絲灘鞋扇。那西門慶三不知。正進門。兩個撞了個滿懷。這西門慶留心已久。雖故莊上見了一面。不會細說其詳。于是對面見了一面。人生的甚是白淨。五短身材。瓜子面皮。生的細彎彎兩道眉兒。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忙向前深深的作揖。婦人還了萬福。轉身入後邊去了。使出一個頭髮齊眉的丫鬢來。名喚秀春。請西門慶客位內坐。他便立在角門首半露嬌容。說：「大官人少坐一時。他適纔有些小事。出去了便來也。」少頃使丫鬢拏出一盞茶來。西門慶吃了。婦人隔門說道：「今日他請大官人往那邊吃酒去。好歹看奴之面。勸他早些來家。兩個小廝又都跟的去了。止是這兩個丫鬢和奴家中無人。」西門慶便道：「嫂孀子見得有理。哥家事要緊。嫂孀子既然分付在下。在下已定伴哥同去。來。怎肯失了哥的事。」正說着。只見花子虛來家。婦人便回房中去了。花子虛見西門慶敘禮。說道：「蒙兄下降。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出去望望。」

失迎恕罪。」于是分賓主坐，便叫小廝看茶，須臾茶罷，分付小廝：「對你娘說，看菜兒來，我和你西門爹吃三五盃身。」今日院內吳銀姐生日，請兄同往一樂。」西門慶道：「仁兄何不早說？」即令玳安快家去，討五錢銀子封了來。花子虛道：「兄何故又費心？小弟到不是了。」西門慶見左右放桌兒，說道：「兄不消留坐了，咱往裏邊吃去罷。」花子虛道：「不敢久留，兄坐一回。」就是大盤大碗，鷄蹄鮮肉，餠饌，將上來，銀高脚葵花鍾，每人一鍾，又是四個捲餅，吃畢，收下來，與馬上人吃。少頃，問玳安取了分資來，一同起身，上馬。西門慶是玳安平安兒，花子虛是天福，天喜兒，四個小廝跟隨，逕往勾欄後巷，吳四媽家，與吳銀兒做生日。到那裏，花撥錦簇，歌舞吹彈，飲酒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留心，把子虛灌的酩酊大醉，又因李瓶兒央浼之言，頓得相伴。他一同來家，小廝叫開大門，扶到他客位坐下。李瓶兒同丫鬟，掌着燈燭出來，把子虛揹扶進去。西門慶交付明白，就要告回。婦人旋走出來，拜謝西門慶，說道：「拙夫不才，貪酒多累，看奴薄面，姑待來家，官人休要笑話。」那西門慶忙屈着還嘴，說道：「不敢。嫂子這裏分付，早辰一面出門，將的軍去，將的軍來，在下不敢不銘心刻骨。同哥一答裏來家，非嫂子就心顯的，在下幹事不的了。你看哥在他家，被那些人纏住了，我強着，你催哥起身，走到樂星堂兒門首，粉頭鄭愛香兒家，小名叫做鄭觀音的一表人物，哥就往他家去，被我再三攔住了，說道：哥家去罷，改日再來。家中，嫂子放心不下，方纔一直來家，不然若到鄭家，一夜不來，嫂子上，不該我說哥也糊塗。嫂子又青年，惹大家室，如何便丟了去，成夜不在家，是何道理？」婦人道：「正是如此，奴爲他這等在外胡行，不聽人說，奴也氣了一身病痛，在這裏，往後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奴薄面，勸他早早回家。」

奴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腳底板響的人，積年風月中走，甚麼事兒不知道，可今日婦人到明明開了一條大路，教他入港，子昂滿面堆笑道：「嫂子說那裏話，比來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我已定苦心諫哥，嫂子放心。」婦人又道了萬福，又叫小丫鬚拿了一盞果仁泡茶來，銀匙雕漆鐘，西門慶吃畢茶，說道：「我回去罷，嫂子仔細門戶。」於是告辭歸家，自此這西門慶就安心設計圖謀這婦人，屢屢安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把子虛掛住在院裏，飲酒過夜，他便脫身來家，一往在門首站着，看見婦人領着兩個丫鬚，正在門首，看見西門慶在門前咳嗽，一回走過東來，又往西去，或在對門站立，把眼不住望門裏盼着，婦人影身在門裏，見他來便閃進裏面，他過去了，又探頭去瞧，兩個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一日，西門慶門首正站立間，婦人使過小丫鬚秀春來請，西門慶故意問道：「姐姐，你請我做甚麼，你爹在家裏不在？」秀春道：「俺爹不在家，娘請西門爹問句話兒。」這西門慶得不的此一聲，連忙走過來，讓到客位內坐下，良久，婦人出來，道了萬福，便道：「前日多承官人厚意，奴銘刻于心，知感不盡，拙夫從昨日出去，一連兩日不來家了，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西門慶道：「他昨日同三四個在鄭家吃酒，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今日我不會得進去，不知他還在那裏沒在，若是我在那裏，沒有個不催促哥哥早來家的，恐怕嫂子憂心。」婦人道：「正是這般說，只是奴吃他恁不聽人說，當時在前邊眠花臥柳，不顧家事的虧。」西門慶道：「論起哥來，仁義上也好，只是有這一件兒。」說着，小丫鬚拿茶來吃了，那西門慶恐子虛來家，不敢久戀，就要告歸，婦人千叮萬囑，央西門慶：「明日到那裏，好歹勸他早來家，奴恩有報，已定重謝官人。」西門慶道：「嫂子沒的說，我

與哥是那樣相交。」說畢，西門慶家去了。到次日，花子虛自院中回家，婦人再三埋怨，說道：「你便外邊貪酒戀色，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兩次三番顧陸你來家，你賞分禮兒，知謝知謝他，方不失了人情。」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一盞酒，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收下，厚賞來人不題。有吳月娘便說：「花家如何送你這分禮？」西門慶道：「此是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中與吳銀兒做生日，醉了，被我攙扶了他來家，又見我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早早來家，他娘子兒因此感不過我的情，想對花二哥說，買了此禮來謝我。」那吳月娘聽了，與他打了個問訊，說道：「我的哥哥，你自顧了你罷，又泥佛勸土佛，你也成日不著個家，在子養女調婦，又勸人家漢子。」又道：「你莫不白受他這分禮。」因問：「他帖兒上寫着誰的名字？若是他娘子的名字，今日寫我的帖兒，請他娘子過來坐坐，他已只恁要來咱家走走哩。若是他男子漢名字，隨你請不請，我不管你。」西門慶道：「是花二哥名字，我明日請他便了。」次日，西門慶果然治盃請過花子虛來，吃了一日酒歸家。李瓶兒說：「你不要差了禮數，咱送了他一分禮，他左右還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你改日另治一席酒請他，只當回席也是好處。」光陰迅速，又早九月重陽令節，這花子虛假着節下，叫了兩個妓者，具柬請西門慶過來賞菊，又邀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四人相陪，傳花擊鼓，懽樂飲酒，有詩為證：

烏兔循環似箭忙，人間佳節又重陽。

千枝紅樹粧秋色，三徑黃花吐異香。

不見登高烏帽客，還思捧酒綺羅娘。

秀簾瑣闥私相覷 從此恩情兩不忘

當日衆人飲酒，到掌燈之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更衣解手，不防李瓶兒正在遮榻子外邊站立偷覷，兩個撞了個滿懷。西門慶迴避不及，婦人走于西角門首，暗暗使了鬢秀春，黑影裏走到西門慶跟前，低聲說道：「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少吃酒，早早回家，如今便打發我爹往院裏歇去。晚夕娘如此這般，要和西門爹說話哩。」這西門慶聽了，懽喜不盡，小解回來，到席上，連偷酒在懷，唱的左右彈唱遞酒，只是裝醉不吃，看到一更時分，那李瓶兒不住走來簾外窺覷，見西門慶坐在上面，只推做打盹，那應伯爵謝希大如同個子釘在椅子上，正吃的個定油兒白不起身，熬的祝日念孫寡嘴也去了，他兩個還不動，把個李瓶兒急的要不的，西門慶已是走出來，被花子虛再不放，說道：「今日小弟沒敬心，哥怎的白不肯坐？」西門慶道：「我本醉了，吃不去。」于是故意東倒西歪，教兩個小廝扶歸家去了。應伯爵道：「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吃了沒多酒就醉了，既是東家費心，難爲兩個姐兒在此，拏大鍾來，咱們再週四五十輪散了罷。」李瓶兒在簾外聽見，罵「涎臉的囚根子」不絕，暗暗使小廝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分付說：「你既要與這夥人吃，趁早與我院裏吃去，休要在家裏聒噪我。半夜三更熬油費火，我那裏耐煩。」花子虛道：「這咱晚我就和他們院裏去，也是來家不成，你休再麻煩我是的。」婦人道：「你去我不麻煩便了。」這花子虛得不得的這一聲，走來對衆人說：「如此這般，我們往院裏去。」應伯爵道：「真個嫂子有此話，休哄我，你再去開聲，嫂子來，咱好起身。」子虛道：「房下剛纔已是說了，教我明日來家。」謝希大道：「可是來自吃應花子虛等詔刁，哥剛纔已是耐了。」

老脚來咱去的也放心。于是連兩個唱的，都一齊起身進院。天福兒、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人，到後巷吳銀兒家，已是二更天氣，叫開門。吳銀兒已是睡下，旋起來，堂中秉燭，迎接入裏面坐下。應伯爵道：「你家孤老，今日請俺們賞菊飲酒，吃的不割不截的，又邀了俺們進來，你這裏有酒，拈出俺們吃。」

且不說花子虛在院裏吃酒，單表西門慶推醉到家，走到潘金蓮房裏，剛脫了衣裳，就往前邊花園裏去坐。單等李瓶兒那邊請他良久，只聽的那邊趕狗鬪門，少頃只見丫鬟迎春、黑影裏扒着牆，那叫貓，看見西門慶坐在亭子上，遞了話。這西門慶接過一張桌椅來，踏着暗暗扒過牆來。這邊已安下梯子，李瓶兒打發子虛去了，已是摘了冠兒，亂挽烏雲，素體濃粧，立于穿廊下，看見西門慶過來，歡喜無盡，迎接進房中，掌着燈燭，早已安排一桌齊齊整整酒餚果菜，小壺內滿貯香醪。婦人雙手高擎玉壺，迎春執壺遞酒，向西門慶深深道了萬福，說道：「一向感謝官人，官人又費心相謝，使奴家心下不安。今日奴自治了這盃淡酒，請官人過來，聊盡奴一點薄情，又撞着兩箇天殺的涎臉，只顧坐住了，急的奴要不的，剛纔吃我都打發他往院裏去了。」西門慶道：「只怕二哥還來家麼？」婦人道：「奴已分付過夜不來了，兩箇小廝都跟去了，家裏再無一人，只是這兩箇丫頭，一箇馮媽媽看門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前後門都已關閉了。」西門慶聽了，心中甚喜，兩箇子是並肩疊股，交盃換盞，飲酒做一處，迎春旁邊斟酒，秀春往來拿菜兒，吃得酒濃時，錦帳中香薰鴛被，設放珊瑚枕，兩個丫鬟擡開酒桌，拽上門去了。兩人上牀交歡，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窗寮，外面爲窗，裏面爲寮，婦人打發了髮出去，闌上裏邊兩扇窗寮，房中掌着燈燭，外邊通看不見。這迎春丫鬟，今年已十七歲，頗知事體，見

他兩個今夜偷期悄悄向窗下用頭上簪子挺簽破窗寮上紙往裏窺觀端的二人怎樣交接（以下刪一百二十一字）

這房中二人雲雨不料迎春在窗外聽着了個不亦樂乎聽見他二人說話西門慶問婦人多少青春李瓶兒道：「奴屬羊的今年二十三歲。」因問他：「大娘貴庚。」西門慶道：「房下屬龍的二十六歲了。」婦人道：「原來長奴三歲到明日買分禮物過去看看大娘只相不敢親近。」西門慶道：「房下自來好性兒不然我房裏怎生容得這許多人兒。」婦人又問：「你頭裏過這邊來他大娘知道不知倘或問你時你怎生回答。」西門慶道：「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裏惟有我第五個小妾潘氏在這前邊花園內獨自一所樓房居住他不敢管我。」婦人道：「他五娘貴庚多少。」西門慶道：「他與大房下都同年。」婦人道：「又好了若不嫌奴有玷奴就拜他五娘做個姐姐罷到明日討他大娘和五娘的腳樣兒來奴親自做兩雙鞋兒過去以表奴情。」婦人便向頭上關頂的金簪兒拔下兩根來遞與西門慶分付：「若在院裏休要叫花子虛看見。」西門慶道：「這理會得。」當下二人如膠如漆盤桓到五更時分窗外鷓鴣東方漸白西門慶恐怕子虛來家整衣而起婦人道：「你照前越牆而過。」兩個約定暗號兒但子虛不在家這邊使了鬢立牆頭上暗暗以咳嗽爲號或先丟塊瓦兒見這邊無人方纔上牆叫他西門慶便用梯棍扒過牆來這邊早安下腳手接他兩個隔牆酬和竊玉偷香又不由大門裏行走街坊隣舍怎得曉的暗地裏事有詩爲證：

吃食少添鹽醋。不是去處休去。

要人知重勤學，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西門慶天明，依舊扒過牆來，走到潘金蓮房裏。金蓮還睡未起，因問：「你昨日三不知又往那去了，一夜不來家，也不對奴說一聲兒。」西門慶道：「花二哥又使了小廝，邀我往院裏去，吃了半夜酒，脫身纔走來家。」金蓮雖故信了，還有幾分疑礙影在心中。一日同孟玉樓飯後的時分，在花園裏亭子上，坐着做針指。只見掠過一塊瓦兒來，打在前面。那孟玉樓低着納鞋沒看見，這潘金蓮單單把眼四下覷盼，影影綽綽，只見一個白險在牆頭上探了探，就下去了。金蓮忙推玉樓指與他瞧，說道：「三姐姐，你看這個是隔壁花家那大丫頭，不知上牆瞧花兒，看見俺們在這裏，他就下去了。」說畢也就罷了。到晚夕，西門慶自外赴席來家，進金蓮房中，金蓮與他接了衣裳，問他飯不吃，茶也不吃，趑趄着腳兒，只往前邊花園裏走的。這潘金蓮賊留心，暗暗看着他坐了好一回，只見先頭那丫頭，在牆頭上打了個照面，這西門慶就躡着梯梯，過牆去了。那邊李瓶兒入房中，兩個廝會，不必細說。這潘金蓮歸到房中，翻來復去，通一夜不會睡。到天明，只見西門慶過來，推開房門，婦人一還睡在牀上不理他。那西門慶先帶幾分愧色，挨近他牀邊坐下，婦人見他來，跳起來坐着一手撮着他耳朵，罵道：「好負心的賊，你昨日端的那去來，把老娘氣了一夜，又說沒會揸住你，你原來幹的那繭兒，我已是不耐煩了，趁繭實說，從前已往，隔壁花家那淫婦得手偷了幾遭，一一說出來，我便罷休，但瞞着一字兒，到明日你前腳兒，但過那邊去了，後腳我這邊就吆喝起來，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標住他漢子在院裏過夜，這裏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嗔道：「昨日大白日裏，我和孟三

姐在花園裏做生活。只見他家那大了頭在牆那邊探頭舒腦的。原來是那淫婦使的勾使鬼來勾你來了。你還哄我老娘。前日他家那忘八半夜叫了你往院裏去。原來他家就是院裏。」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慌的裝矮子。只跌腳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說道：「怪小油嘴兒。禁聲些。實不瞞你。他如此這般。問了你兩個的年紀。到明日討了鞋樣去。每人替你做雙鞋兒。要拜認你兩個做姐。他情愿做妹子。」金蓮道：「我是不是。那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他要了人家漢子。又來獻小慳慳兒。咬哄人家老公。我老娘眼裏放不下砂子的人。肯叫你在我跟前弄了鬼兒去了。」（以下刪一百五十一字）那西門慶便滿臉兒陪笑兒說道：「怪小淫婦兒。麻煩人死了。他再三教我稍了上覆來。他到明日過來與你磕頭。還要替你做鞋。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子去了。今日教我稍了這一對壽字簪兒送你。」于是除了帽子。向頭上拔將下來。遞與金蓮。金蓮接在手內觀看。却是兩根番紋低板石青填地金玲瓏壽字簪兒。乃御前所製造。宮裏出來的。甚是奇巧。金蓮滿心歡喜。說道：「既是如此。我不言語便了。等你過那邊去。我這裏與你兩個觀風。教你兩個自在。××你心下如何。」那西門慶喜歡的雙手撲抱着說道：「我的乖乖的兒。正是如此。不枉的養兒不在阿金灘銀。只要見景生情。我到明日梯已買一套粧花衣服謝你。」婦人道：「我不信那蜜口糖舌。既要老娘替你二人週全。要依我三件事。」西門慶道：「不拘幾件。我都依。」婦人道：「頭一件不許你往走院裏去。第二件要依我說話。第三件你過去和他睡了來家。就要告我說。一字不許你瞞我。」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處。都依你便了。」自此為始。西門慶過去睡了來。就告婦人說。李瓶兒怎的生得白淨。身軟如綿花。瓜子一般。好風月。又善飲。俺兩

個帳子裏放着菓盒。看牌飲酒。常頑要半夜不睡。又向袖中取出一個物件的兒來。遞與金蓮。道：「此是他老公公內府畫出來的。俺兩個點着燈。看着上面行事。」金蓮接在手中。展開觀看。有詞爲證：

內府衢花綾表。牙籤錦帶。成。大青大綠細描金。鑲嵌斗方乾淨。女賽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
以下刪十七字

金蓮從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與春梅。道：「好生收我箱子內。早晚看着要子。」西門慶道：「你看兩日還交與我。此是人的愛物兒。我借了他來。瞧瞧還與他。」金蓮道：「他的東西。如何到我家。我又不曾從他手裏要將來。就是也打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沒問他要。我却借將來了。惟小奴才兒休作要。」因趕着奪那手卷。金蓮道：「你若奪一奪兒。賭個手段。我就把他扯得稀爛。大家看不成。」西門慶笑道：「我也沒法了。隨你看畢了。與他罷麼。你還了他這個去。他還有個稀奇物件兒哩。到明日我要了來與你。」金蓮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你拿了來我。方與你這手卷去。」兩個絮聒了一回。晚夕。金蓮在房中香薰鴛被。款設銀燈。（刪四字）與西門慶展開手卷。看錦帳之中。效于飛之舉。看官聽說。巫蠱醫昧之事。自古有之。觀其金蓮。自從教劉瞎子回背之後。不上幾時。就生出許多枝節。使西門慶變嗔怒而爲寵愛。化幽辱而爲歡娛。再不敢制他。出三不信。我正是：「饒你好似鬼。也吃洗脚水。」有詩爲證：

記得書齋午會時。雲雨踪跡少人知。曉來鸞鳳栖雙枕。剔盡銀缸半吐輝。思往事。夢魂迷。今宵喜得效于飛。願鸞凰無窮樂。從此雙雙永不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迎奸赴會

眼意心期未卽休。 不堪拈弄玉搔頭。

春回笑臉花含媚。 淺感蛾眉柳帶愁。

粉黛桃腮思伉儷。 寒生蘭室盼綢繆。

何如得遂相如志。 不讓文君詠白頭。

話說一日吳月娘心中不快。吳大娘子來看。月娘留他住兩日。正陪着在房中坐的。忽見小廝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吳大娘子便往李嬌兒房裏去了。少頃西門慶進來。脫了衣服坐下。小玉拿茶來也。不吃。月娘見他面帶幾分憂色。便問：「你今日會茶來家恁早。」西門慶道：「今該常時節會他家沒地方。請了俺們在門外五里原永福寺去要子。有花大哥邀了應二哥。俺們四五個。往院裏鄧愛香兒家吃酒。正吃在熱鬧處。忽見幾個做公的進來。不由分說。把花二哥拿的去了。把衆人誑的吃了一驚。我便走到李桂姐家。躲了半日。不放心使人打聽。原來是花二哥內臣家。房族中花大。花三。花四。告家財。在東京開封府。遞了狀子。批下來着落本縣拿人。俺們纔放心。各人散歸家來。」月娘聞言便道：「正該鎮日跟着這夥人喬神道。想着個家。只在外邊胡撞。今日只當丟出事來。纔是個了手。你如今還不心死。到明日不吃人爭鋒。厮打。解到那裏打。」

個爛羊頭。你肯斷絕了這條路兒。正經家裏老婆。好言語說着你不肯聽。只是院裏淫婦在你跟前。說句話兒。你到着人。團駟耳朵聽他。正是人家說着耳邊風。外人說着金字經。西門慶笑道：「誰人敢七個頭八個眼打我。」月娘道：「你這行貨子。只好家裏嘴頭子罷了。若上場兒說。的看出那嘴舌來了。」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說：「隔壁花二娘家使了天福兒來。請爹過那邊去說話。」這西門慶得不的一聲兒。趨脚兒就往外走。月娘道：「明日沒的教人扯你把。」西門慶道：「切鄰間不妨事。我去到那裏看他。有甚麼話說。」當下走過花子虛家來。李瓶兒使小廝請到後邊說話。只見婦人羅衫不整。粉面慵粧。從房裏出來。臉說的蠟凼也似黃。跪着西門慶。再三哀告道：「大官人沒耐何。不看僧面看佛面。常有患難。隣保相助。因奴拙夫不聽人言。把着正經家事兒不理。只在外信着人。成日不着家。今日只當吃人暗算。弄出這等事來。着緊這時節。方對小廝說。將來教我尋人情救他。我一個女婦人。沒腳蟹。那裏尋那人情去。發狠起將來想着他。恁不依他說。拿到東京打的他爛爛的不虧。只是難爲過世老公公的名子。奴沒奈何。請將大官人來。夾及大官人。把他不要題起罷。千萬只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尋一個兒。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西門慶見婦人下禮。連忙道：「娘子請起來不妨。今日我還不知。因爲了甚勾當。俺們都在鄭家吃酒。只見幾個做公的人。把哥拿的到東京去了。」婦人道：「正是一言難盡。此是俺過世老公公。連房大姪兒。花大。花三。花四。與俺家都是叔伯兄弟。大哥喚做花子山。三哥喚花子光。第四個的叫花子華。俺這個名花子虛。却是老公公嫡親姪兒。雖然老公公擲下這一分家財。見俺這個兒不成器。從廣東回來。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裏收着。着緊還打俏棍兒。那別的

越發打的不敢上前。去年老公公死了。這花大、花三、花四也分了些牀帳家去了。只見一分銀子兒沒曾得。我便說多少與他些也罷了。俺這個成日只在外邊胡幹。把正經事兒通不理一理兒。今日手暗不透風。却教人弄下來了。」說畢。放聲大哭。西門慶道：「嫂子放心。我只道是甚麼事來。原來是房分中告家財事。這個不打緊處。既是嫂子分付。哥的事兒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如哥的事一般。隨問怎的。我在下謹領。」婦人問道：「官人若肯下顧時。又好了。請問尋分上用多少禮兒。奴好預備。」西門慶道：「也用不多。聞得東京開封府楊府尹。乃蔡太師門生。蔡太師與我這四門親家楊提督。都是當朝天子面前說得話的人。拿兩個分上。齊對楊府尹說。有個不依的。不拘多大事情也了。如今倒是蔡太師用些禮物。那提督楊爺與我舍下有親。他肯受禮。」婦人便往房裏。開箱子搬出六十定大元寶。共計三千兩。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西門慶道：「只消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許多。」婦人道：「多的大官人收去。奴牀後邊有四口描金箱櫃。鱗衣玉帶。帽頂。鑽環。提繫條脫。值錢珍寶。玩好之物。亦發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裏。奴用時取去。趁早奴不想個防身之計。信着他。往後過不出好日子來。眼見得三拳送不得四手。到明日。沒的把這些東西兒。吃人暗算奪了去。坑閃得奴三不歸。」西門慶道：「只怕花二哥來家。尋問怎了。」婦人道：「這個都是老公公在時。梯已交與奴收着的物。他一字不知。官人只顧收去。」西門慶說道：「既是嫂子恁說。我到家叫人來取。」於是一直來家。與月娘商議。月娘說：「銀子便用食盒。叫小廝擡來。那箱籠東西。若從大門裏來。教兩邊街坊看着。不惹眼。必須如此。如此。夜晚打牆上過來。方隱密些。」西門慶聽言大喜。即令來旺兒。玳安兒。來興。平安。四個小廝。兩

架食盒，把三千兩金銀，先擡來家，然後到晚夕月上的時分，李瓶兒那邊同兩個丫鬟迎春、秀春，放桌檯把箱櫃挨到牆上，西門慶這邊，止是月娘、金蓮、春梅，用梯子接着牆頭上，鋪苫毡條，一個個打發過來，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你說有這等事，要得富，險上做，有詩爲證：

富貴自是福來投，利名還有利名憂。

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

西門慶收下他許多軟細金銀寶物，隣舍街坊俱不得知道。連夜打點裝停當，求了他親家陳宅一封書，差家人上東京，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有日到了東京城內，交割楊提督書禮，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這府尹名喚楊時，別號龜山，乃陝西弘農縣人氏，由癸未進士，陞大理寺卿，今推開封府裏，極是個清廉的官。况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楊叢又是當道時臣，如何不做分上。這裏西門慶又順星夜稍書，花子虛知道，說：「人情都到了，等當官問你家財下落，只說都花費無存，止是房產莊田見在。」卻說一日，楊府尹降廳，六房官吏俱都祇候，俱見：

爲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懷惻隱之心，常有仁慈之念，爭田奪地，辨曲直而後施行，鬥毆相爭，審輕重，方便決斷，閒則撫琴會客，也應分理民情。雖然京兆宰臣官，果是一邦民父母。

當日楊府尹降廳，監中提出花子虛來，等一千人上廳跪下，審問他家財下落。那花子虛，口口只說：「自從老公公死了，發送念經，都花費了，止有宅舍兩所，莊田一處見在，其餘牀帳家火物件，俱被族人分扯一空。」楊

府尹道：「你們內官家財無可稽考，得之易，失之易，既是花費無存，批仰清河縣委官將花太監住宅二所，莊田一處，估價變賣，分給花子由等二人回繳。」子由等還要當廳跪稟，還要監追子虛，要別項銀兩下落，被楊府尹大怒，都喝下來了，說道：「你這廝少打，當初你那內相一死之時，你們不告，做甚麼來，如今事情已往，又來騷擾，費告我紙筆。」于是把花子虛一下兒也沒打，批了一道公文，押發清河縣前來估計莊宅，不在話下。

早有西門慶家人來保，打聽這消息，星夜回來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的楊府尹見了分上，放出花子虛來家，滿心歡喜，這裏李瓶兒請過西門慶去計議，要教西門慶：「拿幾兩銀子，買了所住的宅子罷，到明日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西門慶歸家，與吳月娘商議，月娘道：「隨他當官估價賣多少，你不可承攬，要他這房子，恐怕他漢子一時生起疑心來怎了。」這西門慶聽記在心，那消幾日，花子虛來家，清河縣委下樂縣丞，丈估計太監大宅一所，坐落大街安慶坊，值銀七百兩，賣與王皇親爲業，南門外莊田一處，值銀六百五十五兩，賣與守備周秀爲業，止有住居小宅，值銀五百四十兩，因在西門慶緊隔壁，没人敢買，花子虛再三使人來說，西門慶只推沒銀子，延挨不肯上帳，縣中緊等要回文書，李瓶兒急了，暗暗使過馮媽媽來，對西門慶說：「教他寄放的銀子，兌五百四十兩買了罷。」這西門慶方纔依允，當官交兌了銀兩，花大哥都畫了字，連夜做文書，回了上司，共該銀二千八百九十五兩，三人均分訖。

花子虛打了一場官司出來，沒分的絲毫，把銀兩房舍莊田，又沒了，兩箱內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蹤影，心中甚是焦燥，因問李瓶兒查算，西門慶那邊使用銀兩下落，今剩下多少，還要湊着添買房子，反吃婦人整

罵了四五日。罵道：「呸！麴醜混沌，你成日放着正事兒不理，在外邊眠花臥柳，不着家，只當被人所算，弄成圈套，拿在牢裏，使將人來對我說，教我尋人情，奴是個女婦人家，大門邊兒也沒走，能走不能飛，曉的甚麼，認的何人，那裏尋人情，渾身是鐵，打得多少釘兒，替你到處求爹爹，告奶奶，雨能尋得人情，平昔不種下，急流之中，誰人來管你，多虧了他隔壁西門慶，看日前相交之情，大冷天，刮的那黃風黑風，使了家下人，往東京去，替你做事兒幹的，停停當當的，你今日了畢，官司出來，兩腳踏住平川地，得命思財，疔好忘痛，來家還問老婆，找起後帳兒來了，還說有也沒你過陰，有你寫來的帖子，見在，沒你的手字兒，我擅自拿出你的銀子尋人情，抵盜與人便難了。」花子虛道：「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實指望還剩下些，咱湊着買房子過日子，往後知數，學兒了。」婦人道：「呸！濁壤料，我不叫罵你的，你早仔細好來，困頭兒上不算計，圈底兒上却算計，千也說使多了，萬也說使多了，你那三千兩銀子，能到的那裏，蔡太師，楊提督，好小食腸兒，不是恁大人情，囑的話，平白拿了你一場，當官蒿條兒，也沒會打在你這王八身上，好好放出來，教你在家裏，怎說嘴，人家不屬你管轄，不倒你，甚麼着疼的親故，平白怎替你南上北下，走跳使錢救你，你來家該擺席酒兒，請過人來知謝人，一知謝兒，這一掃帚掃的人光光的，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幾句連搭帶罵，罵的子虛閉口無言，到次日西門慶，使了鞦韆，安送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子虛這裏安排了一席，叫了兩個妓者，請西門慶來知謝，就找着問他銀兩下落，依着西門慶這邊，還要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李瓶兒不肯，暗地使過馮媽媽子過來，對西門慶說：「休要來吃酒。」閑送了一篇花帳與他，只說銀子上下打點都使沒了，花子虛不識時，還使小廝再三邀

請西門慶一徑躲的往院裏去了。只回不在家。花子虛氣的發昏。只是跌脚。看官聽說。大抵只是婦人更變。不與男子漢一心。隨你咬折釘子。般嚴毅之夫。也難防測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內。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婦人壞了者爲何。皆由御之不得其道故也。要之在乎夫唱婦隨。容德相感。緣分相投。男慕乎女。女慕乎男。庶可以保其無咎。稍有微嫌。輒顯厭惡。若似花子虛終日落魄飄風。漫無紀律。而欲其內人不生他意。豈可得乎。正是：「白意得其孽。無風可動搖。」有詩爲證：

功業如將智力求。當年盜跖却封侯。

行藏有義真堪羨。好色無仁豈不羞。

浪蕩貪淫西門子。背夫水性女嬌流。

子虛氣塞柔腸斷。他日冥司必報仇。

話休饒舌。後來子虛只攢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住。得了這口重氣。剛搬到那裏。不幸害了一場傷寒。從十一月初旬。睡倒在牀上。就不會起來的。對李瓶兒還請的大街坊胡太醫來看。後來怕使錢。只挨着一日兩兩。兩日三。挨到三十頭。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年二十四歲。那手下的大小廝。天喜兒。從子虛病倒之時。拐了五兩銀子。走了無蹤跡。子虛一倒了頭。李瓶兒就使了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與他商議。買棺入殮。念經發送。子虛到墳上埋葬。那花大。花三。花四。一般兒。男婦也都來吊孝。送殮回來。各都散了。西門慶那日。也教吳月娘辦了一張桌席。與他山頭祭奠。當日婦人轎子歸家。也回了一個靈位。供養在房中。

雖是守靈，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從子虛在時，就把兩個丫頭教西門慶耍了。子虛死後，越發通家往還。一日，正月初九日，李瓶兒打聽是潘金蓮生日，未曾過子虛五七，就買禮坐轎子，穿白綾袂兒，藍織金裙，白苧布髮髻，珠子簪兒，來與金蓮做生日。馮媽媽抱毡包，天福兒跟轎，進門就先與月娘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前日由頭多勞動大娘受餓。」又多謝重禮拜了月娘，又請李嬌兒、孟玉樓拜見了，然後潘金蓮來到，說道：「這個就是五娘。」又磕下頭，一口一聲稱呼「姐姐，請受奴一禮兒。」金蓮那裏肯受，相讓了半日，兩個還平磕了頭。金蓮又謝了他壽禮，又有吳大娘子、潘姥姥都一同見了。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往門外玉皇廟打醮去了。」一面讓坐下，換茶來吃了。良久，只見孫雪娥走過來，李瓶兒見他妝飾少次，與衆人便去起身來問道：「此位是何人？奴不知，不曾請見的。」月娘道：「此是他姑娘哩。」這李瓶兒就要慌忙行禮。月娘道：「不勞起動二娘，只拜平拜兒罷。」於是二人彼此拜畢，月娘就讓到房中，換了衣裳，分付了鬢明間內放桌兒擺茶，須臾圍爐添炭，酒泛羊羔，安排上酒來。當下吳大娘子、潘姥姥、李瓶兒上坐，月娘和李嬌兒主席，孟玉樓和潘金蓮打橫，孫雪娥回廚下照管，不敢久坐。月娘見李瓶兒鍾鍾酒都不辭，於是親自巡了一遍酒，又令李嬌兒衆人各巡酒一遍，頗嘲問他話兒，便說道：「花二娘搬的遠了，俺姊妹們離多會少，好不想。二娘狠心，就不說來看俺們看見。」孟玉樓便道：「二娘今日不是因與六姐做生日，還不來哩。」李瓶兒道：「好大娘，三娘，蒙衆娘抬舉，奴心裏也要來，一來熱孝在身，二者拙夫死了，家下沒人，昨日纔過了他五七，不是怕五娘怪，還不敢來。」因問：「大娘貴降在幾時？」月娘道：「賤日早哩。」潘金蓮接過來道：「大娘生

日八月十五，二娘好歹來走走。」李瓶兒道：「不消說，一定都來。」孟玉樓道：「二娘今日與俺姊妹相伴一夜兒呵，不往家去罷了。」李瓶兒道：「奴可知也要和衆位娘說些話兒，不瞞衆位娘說。小家人家，初搬到那裏，自從拙夫沒了家，下沒人，奴那房子後牆緊靠着喬皇親花園，好不空。晚夕常有狐狸打磚掠瓦，奴又害怕。原是兩個小廝，那個大小廝又走了，正是這個天福兒小廝看守前門，後半截通空落落的，倒虧了這個老馮是奴舊時人，常來與奴漿洗些衣裳，與丫頭做鞋脚累他。」月娘因問：「老馮多大年紀，且是好個恩實媽媽兒。」高言兒也沒句兒。」李瓶兒道：「他今年五十六歲，屬狗兒，男兒花女沒有，只靠說媒度日。我這裏常管他些衣裳兒，昨日拙夫死了，叫過他來與奴做伴兒，晚夕同丫頭一炕睡。」潘金蓮嘴快說道：「却又來，既有老馮在家裏看家，二娘在這過一夜兒也罷了，左右那花爹沒了，有誰管着你。」玉樓道：「二娘只依我，教老馮回了轎子不去罷。」那李瓶兒只是笑不做聲，說話中間，酒過數巡，潘姥姥先起身往前邊去了。潘金蓮隨跟着他娘，往房裏去了。李瓶兒再三辭：「奴的酒够了。」李嬌兒道：「花二娘怎的在他大娘三娘手裏吃過酒，偏我遞酒，二娘不肯吃，顯的有厚薄。」于是拿大杯，只顧斟上。李瓶兒道：「好二娘，奴委的吃不得了，豈敢做假。」月娘道：「二娘你吃過此杯，略歇歇兒罷。」那李瓶兒方纔接了，放在面前，只顧與衆人說話。孟玉樓見春梅立在傍邊，便問春梅：「你娘在前邊做甚麼哩，你去連你娘潘姥姥快請來，你說大娘請來陪你花二娘吃酒哩。」春梅去不多時，回來道：「俺姥姥害身上疼睡哩，俺娘在房裏勻臉就來。」月娘道：「我倒也沒見你倒是個主人家，把客人去下，三不知往房裏去了，俺姐兒一日臉不知勻多少遭數，要便走的勻臉去了，諸

般都好。只是有這些孩子氣。」正說着，只見潘金蓮上穿了香色潞紗雁翎蘆花樣對襟袂兒，白綾豎領氈花眉子溜金蜂群菊鈕扣兒，下着一尺寬海馬湖雲羊皮金沿邊挑線裙子，大紅段子日綾高底鞋，紺花膝襪，青寶石墜子珠子箍，與孟玉樓一樣打扮。惟月娘是大紅段子袄，青素綾披袂，沙綠綉裙，頭上帶着鬚髻，貂鼠臥兔兒，玉樓在席上看見金蓮豔抹濃粧，鬢邊撒着一根金壽字簪兒，從外搖擺將來，戲道：「五丫頭，你好人兒，今日是你個驢馬畜，把客人丟在這裏，你躲房裏去了，你可成人養的。」那金蓮笑嘻嘻向他身上打了一下。玉樓道：「好大胆的五丫頭，你還來遞一鍾兒。」李瓶兒道：「奴在三娘手裏吃了好少酒兒，已却够了。」金蓮道：「他的手裏是他手裏帳，我也取奉二娘一鍾兒。」于是揸起袖子，滿斟一大杯，遞與李瓶兒，只顧放着不肯吃。月娘陪吳大妗子，從房裏出來，看見金蓮陪着李瓶兒坐的，問道：「他潘姥姥怎的不來陪花二娘坐？」金蓮道：「俺媽害身上疼，在房裏捶着哩，叫他不肯來。」月娘因看見金蓮鬢上撒着那壽字簪兒，便問：「二娘，你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是那裏打造的，倒且是好樣兒，到明日俺們人，照樣也配怎一對兒戴？」李瓶兒道：「大娘既要，奴還有幾對兒，到明日每位娘都補奉上一對兒，此是過世老公公，宮裏御前作帶出來的外邊那裏有這樣範。」月娘道：「奴取笑門二娘妻子，俺姊妹們人多，那裏有這些相送。」衆女眷飲酒歡笑，看看日西時分，馮媽媽在後邊雪娥房裏，管待酒吃的臉紅紅的出來，催逼李瓶兒起身，不起身好打發轎子回去。月娘道：「二娘不去罷，叫老馮回了轎子家去罷。」李瓶兒只說：「家裏無人，改日再奉看列位娘，有日子住哩。」孟玉樓道：「二娘好執古，俺衆人就沒些分上兒，如今不打發轎子，等住回他爹來，少不的也要

留二娘。」自這說話，逼迫的李瓶兒，就把房門鑰匙，遞與馮媽媽說道：「既是他衆位娘，再三留我，顯的奴不識敬重，分付驕子回去，教他明日來接罷。你和小廝家仔細門戶。」又叫馮媽媽附耳低言：「教大丫頭迎春，拿鑰匙開我牀房裏頭一個箱子，小描金頭面匣兒裏，拿四對金壽字簪兒，你明日早送來，我要送四位娘。」那馮媽媽得了話，拜辭了月娘。月娘道：「吃酒去。」馮媽媽道：「我剛纔在後邊姑娘房裏，酒飯都吃了，明日老身早來罷。」一面千恩萬謝出門，不在話下。

少頃，李瓶兒不肯吃酒，月娘請到上房同大妗子一處吃茶坐的，忽見玳安小廝抱進毡包，西門慶來家，掀開簾子進來，說道：「花二娘在這裏，慌的李瓶兒跳起身來，兩個見了禮，坐下。月娘叫玉簪與西門慶接了衣裳，西門慶便對吳大妗子，李瓶兒說道：「今日會門外玉皇廟聖誕打醮，該我年例做會首，要不是過了午齋，我就來了，因與衆人在吳道官房裏算帳，七担八挪，纏到這咱晚。」因問：「二娘今日不家去罷了？」玉樓道：「二娘這裏再三不肯要去，被俺衆姊妹強着留下。」李瓶兒道：「家裏沒人，奴不放心。」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怕怎的，就有些風吹草動，拿我個帖送與周大人，點到奉行。」又道：「二娘怎的冷清清坐着，用了些酒兒不會？」孟玉樓道：「俺衆人再三奉勸二娘，二娘只是推不肯吃。」西門慶道：「你們不濟，等我奉勸二娘，二娘好小量兒。」李瓶兒口裏雖說「奴吃不得了」，只不動身，一面分付丫髻，從新房中放桌兒，都是留下伺候西門慶的，整下飯菜蔬細巧菓仁，擺了一張桌子，吳大妗子知局趨趨推不用酒，因往李嬌兒那邊房裏去了。當下李瓶兒上坐，西門慶拿椅子關席，吳月娘在炕上，跏着爐壺兒，孟玉樓、潘金

蓮兩邊打橫。五人坐定，把酒來斟，也不用小鍾兒，要大銀盞花鍾子。你一杯，我一盞，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吃來吃去，吃的婦人眉黛低橫，秋波斜視。正是：「兩朵桃花上臉來，眉展施開真色婦。」月娘見他二人吃的傷成一塊，言頗涉邪，有下上來，往那邊房裏，吳大妗坐去了，由着他三個陪着，吃到三更時分，李瓶兒星眼歪斜，身立不住，拉金蓮往後邊淨手。西門慶走到月娘這邊房裏，亦東倒西歪，問月娘打發他那裏歇。月娘道：「他來與那個做生日，就在那個兒房裏歇。」西門慶道：「我在那裏歇宿？」月娘道：「隨你那裏歇宿，再不你也跟了他一處去歇罷。」西門慶笑道：「豈有此理。」因叫小玉：「來脫衣，我在這房裏睡了。」月娘道：「就別要汗邪，休要惹我那沒好口的罵的出來，你在這裏，他大妗子那裏歇。」西門慶道：「罷罷，我往孟三兒房裏歇去罷。」于是往玉樓房中歇了。潘金蓮引着李瓶兒淨了手，同往他那邊來。晚夕和姥姥一處歇臥。到次日起來，臨鏡梳頭，春梅與他討洗臉水，打發他梳妝，因見春梅伶變，知是西門慶用過的丫，與了他一付金三事兒。那春梅連忙就對金蓮說了，金蓮謝了，又謝，說道：「又勞二娘賞賜他。」李瓶兒道：「不枉了五娘有福，好個姐姐。」早晨，金蓮領着他同潘姥姥叫春梅開了花園門，各處遊看了一遍。李瓶兒看見他那邊牆頭開了個便門，通着他那壁，便問：「西門爹幾時起蓋這房子？」金蓮道：「前者央陰陽看來，也只到這二月間興工動土，收起要蓋，把二娘那房子打開，通做一處，前面蓋山子捲棚，展一個大花園，後面還蓋三間翫花樓，與奴這三間樓相連做一條邊。」這李瓶兒聽見在心，兩人正說話，只見月娘使了小玉來，請後邊吃茶。三人同來到上房，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吳大妗子擺下茶等着哩。衆人正吃點心茶湯，只見馮媽媽

地走來。衆人讓他坐吃茶。馮媽媽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包着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接過來。先奉了一對與月娘，然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每人都是一對。月娘道：「多有破費二娘，這個却使不得。」李瓶兒笑道：「好大娘，甚麼罕希之物，胡亂與娘們賞人便了。」月娘衆人拜謝了，方纔各人插在頭上。月娘道：「只說二娘家門首就是燈市，好不熱鬧。到明日俺們看燈去，就到往二娘府上望望，休要推不在家。」李瓶兒道：「奴到那日奉請衆位娘。」金蓮道：「姐姐還不知，奴打聽來，這十五日是二娘生日。」月娘道：「今日說道，若是二娘貴降的日子，俺姊妹一個也不少來與二娘祝壽去。」李瓶兒笑道：「蝸居小舍，娘們肯下降，奴一定奉請。」不一時吃罷早飯，擺上酒來飲酒，看看留連到日西時分，轎子來接，李瓶兒告辭歸家，衆姊妹款款不住，臨出門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早起身出門，與縣丞送行去了。」婦人千恩萬謝，方纔上轎來家。正是：「合歡核桃真堪笑，裏許原來別有人。」畢竟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翫月樓 狎客幫闖麗春院

日墜西山月出東，百年光景似飄蓬。

點頭纔羨朱顏子，轉眼翻爲白髮翁。

易老韶華休浪度，掀天富貴等雲空。

不如且討紅裙趣，依翠偎紅院宇中。

話說光陰迅速，又早到正月十五日，西門慶這裏，先一日差小廝玳安，送了四盤羹菜，兩盤壽桃，一壺酒，一盤壽麵，一套織金重絹衣服，寫吳月娘名字，「西門吳氏，敬拜。」送與李瓶兒做生日。李瓶兒纔起來梳妝，叫了玳安兒到臥房裏，說道：「前日打擾你大娘那裏，今日又教你大娘費心送禮來。」玳安道：「娘多上覆，我爹上覆二娘，不多些微禮，與二娘賞人。」李瓶兒一面分付迎春，外邊明間內放小桌兒，擺了四盒茶食，管待玳安。臨出門與二錢銀子，八寶兒一方閃色手帕：「到家多上覆你列位娘，我這裏使老馮拿帖兒請去，好歹明日都光降走走。」玳安磕頭出門，兩個捧盒子的，與一百文錢。李瓶兒這裏，隨即便老馮兒用請書盒兒，拿着五個柬帖兒，十五日請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又捎了一個帖，暗暗請西門慶。那日晚夕，赴席。月娘到次日，留下孫雪娥看家，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出門，都穿着妝花錦繡衣服，來與來安、玳安、畫童、四個小廝，跟着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門面四間，到底三層，臨街是樓，儀門去兩邊廂房三間，客座一間，稍間過道穿進去第三層，三間臥房，一間廚房，後邊落地緊靠着喬皇親花園。李瓶兒知月娘衆人來看燈，臨街樓上，設放圍屏桌席，懸掛許多花燈，先迎接到客位內，見畢禮數，次讓入後邊明間內待茶。房裏換衣裳擺茶，俱不必細說。到午間，李瓶兒客位內設四張桌席，叫了兩個唱的童嬌兒、韓金釧兒、彈唱飲酒。凡酒過五巡，食割三道，前邊樓上酒席，又請月娘衆人登樓看燈，頭要樓簷前掛着湘簾，懸着彩燈。吳月娘穿着大紅妝花通袖襖兒，嬌綠緞裙，貂鼠皮襖。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藍緞裙。李瓶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髮後挑着許多各色燈籠兒，搭

伏定樓窗往下觀看。見那燈市中人烟湊車十分熱鬧。當街搭數十座燈架。四下圍列些諸門買賣。玩燈男女。花紅柳綠。車馬轟雷。熬山聳漢。怎見好燈市。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樓燈。見一片珠璣。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圍錦繡。繡毬燈。皎皎潔潔。雪花燈。拂拂紛紛。秀才燈。掛讓進止。存孔孟之遺風。媳婦燈。容德溫柔。効孟姜之節操。和尚燈。月明與柳翠相連。通判燈。鍾馗共小妹並坐。師婆燈。揮羽扇。假降邪神。劉海燈。倒背金蟾。戲吞至寶。駱駝燈。青獅燈。駝駝無價之奇珍。咆哮。猿猴燈。白象燈。進連城之祕寶。頑頑耍耍。七手八脚。螳螂燈。倒戲清波。巨口大髯。鮎魚燈。平吞綠藻。銀蛾鬥彩。雪柳爭輝。雙雙隨繡帶。香毬。縷縷拂華旛。翠鷹。魚龍沙戲。七真五老。獻丹青。吊掛流蘇。九夷八蠻。來進寶。村裏社鼓。隊共喧闐。百戲貨郎俱莊莊。齊門巧。轉燈兒。一來一往。吊燈兒。或仰或垂。琉璃瓶。光罩美女奇花。雲母障。並瀛州園苑。往東看。雕漆牀。螺鈿牀。金碧交輝。向西瞧。羊皮燈。掠彩燈。錦綉奪眼。北一帶都是古董玩器。南壁廂盡皆書畫瓶爐。王孫爭看。小閣下。蹴鞠齊雲。仕女相攜。高樓上。妖嬈銜色。封肆雲集。相映星羅。講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榮枯有准。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詞曲楊恭。到看這揚響。鉞遊脚僧。演說三藏。賣元宵的高堆菓箔。粘梅花的齊插枯枝。剪春娥。髮邊斜插鬧東風。綉涼釵。頭上飛金光耀日。圍屏畫石。崇之錦帳。珠簾彩梅月之雙清。雖然覽不盡。蓋山景。也應豐登快活年。

吳月娘看了一回。看樓下人亂。和李嬌兒各歸席上吃酒去了。哩。惟有潘金蓮。蓋玉樓同兩個唱的。只顧搭伏

着樓窗子。型下人觀看。那潘金蓮一徑把白綾襖袖子攪着。顯他遍地金。袖兒露出那十指春葱來。帶着六個金馬鐙戒指兒。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瓜子兒。把磕了的瓜子皮兒。都吐下來。落在人身上。和玉樓兩個嘻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你來看那家房簷底下。掛了兩盞玉綉燈籠。一來一往。滾上滾下。且是到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來看這對門架子上。挑着一盞大魚燈。下面又有許多小魚。鰲蝦蟹兒。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孟玉樓：「三姐姐。你看這百裏。這個婆兒燈。那老兒燈。」正看着。忽然被一陣風來。把個婆子兒燈。下半截割了一個大窟窿。婦人看見笑不了。引惹的那樓下看燈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擠匝不開。都壓兒躍躍。須臾哄圍了一圈人。內中有幾個筒浮浪子弟。直指着談論。一個說道：「一定是那公侯府位裏出來的宅眷。」一個又猜：「是貴戚皇孫家豔妾。來此看燈。不然。如何內家妝束。」那一個說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兒。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裏看燈彈唱。」又一個走過來。便道：「自我認的。你們都猜不着。你把他當唱的。把後面那四個。放到那裏。我告訴這兩個婦人。也不是小可人家的。他是閩羅大王的妻。五道軍將的妻。是咱縣門前。開生藥鋪。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的婦女。你惹他怎的。想必跟他大娘子來這裏看燈。這個穿絨遍地金。背比甲的。我不認的。那穿大紅遍地金比甲兒。上帶着個鞞面花兒的。倒好似賣炊餅武大郎的娘子。大郎因爲在王婆茶房內捉姦。被大官踢中了死了。把他娶在家裏做了妾。後次他小叔武松東京回來告狀。悞打死了阜隸李外傳。被大官人熱發充軍去了。如今一二年不見出來。落的這等標致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多口過來。說道：「你們沒要緊。指說他怎的。咱們散開罷。」樓上吳月娘。見樓下人圍的多了。叫了金蓮玉樓。

席坐下。聽着兩個粉頭彈唱燈詞飲酒。坐了一回。月娘要起身。說道：「酒够了。我和他二娘先行一步。留下他姊妹兩個。再坐一回兒。以盡二娘之情。今日他爹不在家。家裏無人。光丟着些丫頭們。我不放心。」這李瓶兒那裏肯放。說道：「好大娘。奴沒敬心也是的。今日大娘來。兒沒好生揀一筋兒。大節間。燈兒也沒點。飯兒也沒上。就要家去。就是西門爹不在家中。還有他姑娘們哩。怕怎的。待月色上來的時候。奴送三位娘去。」月娘道：「二娘不是這等說。我又不大十分用酒。留下他姊妹兩個。就同我這裏一般。」李瓶兒道：「大娘不用。二娘也不吃一鍾。也沒這個道理。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那等鍾鍾不辭。衆位娘竟不肯饒我。今日來到奴這湫願之處。雖無甚物供獻。也盡奴一點勞心。」于是拿大銀鍾。遞與李嬌兒。說道：「二娘好歹吃一杯兒。大娘奴曉的吃不的了。不敢奉大杯。只奉小杯兒哩。」于是滿斟遞與月娘。因說李嬌兒：「二娘。你用過此杯罷。」兩個唱的。月娘每人與了他二錢銀子。待的李嬌兒吃過酒。月娘起身。囑付玉樓金蓮：「我兩個先起身。我去使使小廝拿燈籠來接你們。也就來罷。家裏沒人。」玉樓應諾。李瓶兒送月娘。李嬌兒到門首上轎去了。歸到樓上。陪玉樓金蓮飲酒。看看天晚。玉兔東昇。樓上點起燈來。兩個唱的。彈唱飲酒。不在話下。

却說西門慶。那日同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家中吃了飯。同往燈市裏遊玩。到了獅子街東口。西門慶因爲月娘衆人。今日都在李瓶兒家。樓上吃酒。恐怕他兩個看見。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燈。只到買紗燈的跟前就回了。不想轉過灣來。撞遇孫寡嘴。祝日念。唱喏。說道：「連日不會哥。心中渴想。」見了應伯爵。謝希大。罵道：「你兩個天殺的好人兒。你來和哥遊玩。就不說叫俺一聲兒。」西門慶道：「祝兄弟。你錯怪了他兩個。剛纔也是

路上相遇。」祝日念道：「如今看了燈，往那裏去。」西門慶道：「同衆位兄弟，到大酒樓上吃三杯兒，不是請衆兄弟，房下們今日都往人家吃酒去了。」祝日念道：「比是哥請俺們到酒樓上，咱何不往裏邊，望望李桂姐去。只當大節間，往他拜拜年去，混他混。前日俺兩個在他家，望着俺們好不哭哩，說他從臘裏不好到如今。大官人通影邊兒，不進裏面看他看見，俺們便回說，只怕哥事忙，替哥遮過了。哥今日倒閑，俺們情愿相伴哥進去走走。」西門慶因記掛着晚夕李瓶兒，還推辭道：「今日我還有小事不得去，明日罷。」怎禁這人死拖活拽，于是同進去院中，正是：

柳底花陰壓路塵，一回遊賞一回新。

不知買盡長安笑，活得蒼生幾戶貧。

西門慶同衆人到了李家，杜卿正打扮着在門首站立，一而迎接入中堂，相見了，都道了萬福。祝日念高叫道：「快請二媽出來，還虧俺衆人今日請的大官人來了。」少頃，老虔婆扶拐而出，向西門慶見畢禮，數說道：「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如何一向不進來看看姐姐兒，想必別處另敘了新嬌子來。」祝日念走來插口道：「你老人家會猜算，俺大官近日相與了絕色的娘子，每日只在那裏閑走，不想你家桂姐兒，剛纔不是俺二人，在燈市裏撞見拉他來，他還不來哩。媽不信，問孫天化就是了。」因指着應伯爵，謝希大，說道：「這兩個大殺的，和他都是一路神祇。」老虔婆聽了，呷呷笑道：「好應二哥，俺家沒惱着你，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兒。雖故姐夫裏邊，頭緒兒多，常言道：好子弟，不闌一個粉頭，粉頭不接一個孤老。天下錢眼兒都一樣，不是

老身誇口說我家桂姐也不醜。姐夫自有眼。今也不消人說。」孫寡嘴道：「我是老實說。哥如今新紮的這個孀子。不是裏面的。是外面的。表子。還把裏邊人吞八。」教那西門慶聽了。趕着孫寡嘴。只顧打說道：「老媽。你休聽這天災人禍。老油嘴。弄殺人你。」孫寡嘴和衆人笑成一塊。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三兩銀子來。遞與桂姐。大節問我請衆朋友。」桂卿哄道：「我不肯接。」遞與老媽。老媽說道：「怎麼兒姐夫就笑話我家大節下。拿不出酒菜兒。管待列位老爹。又教姐夫壞鈔。拿出銀子。顯的俺們院裏人家。只是愛錢了。」應伯爵走過來說道：「老媽你依我收了。只當正月裏頭。二主子快倉。快安排酒來俺們吃。」那虔婆說道：「這個理上。却使不得。」一壁推辭。一壁把銀子接的袖了。深深道了個萬福。說道：「謝姐夫的布施。」應伯爵道：「媽。你且住。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了。一個子弟在院裏闖小娘兒。那一日作耍。裝做貧子進去。老媽見他衣服藍縷。不理他。坐了半日。茶也不拿出來。子弟說：「媽。我肚飢。有飯尋些來我吃。」老媽道：「米囤也晒。那討飯來。」子弟又道：「既沒飯。有水拿些來。我洗洗臉罷。」老媽道：「少挑水錢。連日沒送水來。」這子弟同袖中取出十兩一定銀子。放在桌子上。教買米顧水去。慌的老媽沒口子道：「姐夫吃了臉洗飯。洗了飯吃臉。」把衆人都笑了。虔婆道：「你還是這等快取笑。可兒的來。自古有恁說沒這事。」應伯爵道：「你拿耳朵。我對你說。大官人新近請了花二哥表子。後巷兒吳銀兒了。不要你家桂姐了。今日不是我們纏了他來。他還往你家來哩。」虔婆笑道：「我不信。俺桂姐今日不是強口。比吳銀兒好多着哩。我家與姐夫。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戚。姐夫是何等人兒。他眼裏見的多。着緊處金子也估出個成色來。」說畢。客位內放四把交椅。應伯爵謝希大。祝日。

念孫天化四人上坐。西門慶對席。老媽下去收拾酒菜。去了半日。李桂姐出來。家常挽着一窩絲杭州攢金鑲絲紋翠梅花鈿兒。珠子箍兒。金籠墜子。上穿白綾對衿襖兒。妝花眉子。綠遍地金掏袖。下着紅羅裙子。打扮的粉妝玉琢。望下不當不正。道了萬福。與桂卿一邊一個。打橫坐下。少頃。頂老彩添方盤。拿七盞來。雪綻盞兒。銀舌葉茶匙。梅桂潑瀟。瓜仁泡茶。甚是馨香美味。桂卿桂姐。每人遞了一盞。陪着吃畢茶。接下茶托去。保兒上來。打抹春臺。纔待收拾擺放案酒。忽見簾子外。探頭舒腦。有幾個穿藍縷衣者。謂之架兒。進來跪下。手裏拿三四升瓜子兒。大節問孝順大老爹。西門慶只認頭一個。叫于春兒。問：「你們那幾位在這裏？」于春道：「還有段錦紗。青聶錢。在外邊伺候。」段錦紗進來。看見應伯爵在裏。說道：「應爹也在這裏。」連忙磕了頭。西門慶起來。分付收了他瓜子兒。打開銀子包兒。捏一兩一塊銀子。掠在地下。于春兒接了。和衆人扒在地下。磕了個頭。說道：「謝爹賞賜。」往外飛跑。有朝天子單道這架兒行藏爲證。

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虛頭大。一些兒不巧人騰挪。幾院裏都惹過。席面上幫閑。把牙兒閑磕。接一回纔散火。轉錢又不多。歪斯纏怎麼。他在虎口裏求津唾。

西門慶打發架兒出門。安排酒上來吃酒。桂姐滿泛金杯。雙垂紅袖。備烹異品。菓獻時新。倚翠偎紅。花濃酒盞。酒過兩巡。桂卿外與桂姐。一個彈爭。一個琵琶。兩個彈着。唱了一套露景融和。正唱在熱鬧處。見三個穿青衣黃扳鞭者。謂之圓社。手裏捧着一個盒兒。盛着一隻燒鴨。提着兩瓶老酒。大節問來孝順大官人。貴人。向前打了半跪。西門慶不替認的。一個喚白禿子。一個是小張閑。那一個是羅回子。因說道：「你們且外邊候候。」

兒待俺們吃過酒，踢三跑。」於是向桌上拾了四盤下飯，一大壺酒，一碟點心，打發衆圓社吃了，整理氣毬，齊備西門慶出來，外面院子裏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來，與兩個圓社踢，一個抬頭，一個對障，拘踢拐打之間，無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處，都快取過去了，反來向西門慶面前討賞錢，說桂姐的行頭，比舊時越發踢熟了，撇來的丟拐，教小人們湊手腳不迭，再過一二年，這邊院中，似桂姊妹還行頭，就數一數二的，蓋了羣，絕倫了，強如二條巷董官女兒數十倍。當下桂姐踢了兩跑下來，使的塵生眉畔，汗溼腮邊，氣喘吁吁，腰肢困乏，袖中取出春扇兒搖涼，與西門慶攜手並觀，看桂卿與謝希大張小開，踢行頭，白禿子，羅回子，在傍虛擡腳兒，等漏往來拾毛，亦有朝天子一詞，單道這踢圓的始末爲證：

在家中也閒，到處刮涎，生理全不幹，氣毬兒不離在身邊，每日街頭站，窮的又不趨，富貴他偏羨，從早晨只到晚，不得甚飽食，轉不的大錢，他老婆常被入包占。

西門慶正看着衆人在院內打雙陸，踢氣毬飲酒，只見玳安騎馬來接，悄悄附耳低言，說道：「大娘二娘家去了，花二娘教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這西門慶聽了，暗暗叫玳安把馬吊在後邊門首等着，於是酒也不吃，拉桂姐房中，只坐了沒去，一回兒就出來推淨手，於後門上馬，一溜煙走了，應伯爵使保兒去打扯，西門慶只說：「我家裏有事。」那裏肯回來，教玳安拿了一兩五錢銀子，打發三個圓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使丫鬚直跟至院門首方回，應伯爵等衆人，還吃二更鼓纔散，正是：「唾罵由他唾罵，歡娛我且歡娛。」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西門慶謀財娶婦 應伯爵喜慶追歡

傾城傾國莫相疑，
巫水巫雲夢亦癡。

紅粉情多銷駿骨，
金蘭誼薄怕蛾眉。

溫柔鄉裏精神健，
窈窕風前意態奇。

村子不知春寂寞，
千金此夕故踟躕。

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玳安跟隨打馬，逕到獅子街李瓶兒家門首下馬，見大門關的緊緊的，就知掌客轎子家去了。一面叫玳安問馮媽媽開門，西門慶進來，李瓶兒堂中秉燭，花冠齊整，素服輕盈，正倚簾櫺，口中磕瓜子兒，見西門慶來，忙輕移蓮步，款整湘裙，下階迎接，笑道：「你早來些兒，他三娘五娘還在這裏，只剛纔轎子起身，往家裏去了。今日他大娘去的早，說你不在家，那裏去了。」西門慶道：「今日我和應二哥，謝子純，早晨看燈，打你門首過去來，不想又撞見兩個朋友，都拉去院裏家走，撞到這咱晚，我又恐怕你這裏等候，小廝去時，教我推淨手，打後門跑了，不然必吃他們掛住了，休想來的成。」李瓶兒道：「適間多謝官人重禮，他娘們又不肯坐，只說家裏沒人，教奴到沒意思的。」於是重飾美酒，再設佳餚，室中把花燈都點上，放下暖簾來，金爐添獸炭，寶篆熱龍涎，春臺上高堆異品，看杯中香醪滿泛，婦人遞與西門慶酒，磕下頭去，說道：「拙夫已故，舉眼無親，今日此杯酒，只靠官人與奴作個主兒，休要嫌奴醜陋，奴情愿與官人鋪牀疊被，與衆位

娘子作個姊妹，奴死也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說着滿眼落淚。西門慶一壁接酒，一壁笑道：「你請起來，既蒙你厚愛，我西門慶銘刻于心，待你孝服滿時，我自有處，不勞你費心。今日是你的好日子，咱們且吃酒。」西門慶於是吃畢，亦滿斟了一杯，回奉婦人。安他上席坐下。馮媽媽單管廚下看菜兒，須臾拿麵上來吃。西門慶因問李瓶兒：「今日是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在這裏，臨晚送他三娘五娘家中討花兒去了。」西門慶坐席左，兩個在席上交杯換盞飲酒。迎春、秀春兩個丫鬟在傍斟酒下菜伏侍。只見玳安上來，爬在地下，與李瓶兒磕頭拜壽。李瓶兒連忙起身，還了萬福，分付迎春、教老馮廚下看壽麵點心下飯，拿一壺酒與玳安吃。西門慶分付：「吃了早些回馬家去罷。」李瓶兒道：「到家裏，你娘問，只休說你爹在這裏。」玳安道：「小的知道，只說爹在裏邊過夜，明日早來接爹就是了。」西門慶便點了點頭兒，當下把李瓶兒喜歡的要不得，說道：「好個乖孩子，眼裏說話。」即令迎春拿二錢銀子，「節間叫買瓜子兒磕。明日你拿個樣兒來，我替你做雙好鞋兒穿。」那玳安連忙磕頭說：「小的怎麼敢。」走到下邊，吃了酒飯，帶馬出門。馮媽媽把大門上了拴。李瓶兒同西門慶猜枚吃了一回，又拿一副三十二扇象牙牌兒，桌上鋪茜紅毡條，兩個燈下抹牌飲酒。吃一回，分付迎春房裏秉燭，原來花子虛死了，迎春、秀春，都已被西門慶要了，以此凡事不避他，教他收拾牀鋪，拿菓盒杯酒，又在牀上紫錦帳中，婦人露着粉般身子。西門慶香肩相並，玉體厮挨，兩個看牌。拿大鐘飲酒。因問西門慶：「你那邊房子幾時收拾？」西門慶道：「且待二月間興工動土，連你這邊一所，通身打開，與那邊花園取齊，前邊起蓋山子捲欄，花園要子去處，還蓋三間玩花樓。」婦人因指道：「奴這牀後茶葉箱內，還藏着四十斤沉

香二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你明日都般出來替我賣了銀子。湊着你蓋房子使。你若不嫌奴醜陋。到家好歹對大娘說。奴情愿只要與娘們做個姊妹。隨問把我做第幾個的也罷。親親奴捨不的你。」說着。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西門慶慌把汗巾兒替他抹拭。說道：「你的情意我知道也。待你這邊孝服滿。我那邊房子蓋了纔好。不然娶你過去。沒有住房。」婦人道：「既有實心取奴家去。到明好歹把奴的房蓋的。與他五娘在一處。奴捨不的他。好個人兒。與後邊孟家三娘見了奴。且親熱。兩個天生的。打扮也不像兩個姊妹。只像一個娘兒生的一般。惟有他大娘。性兒不是好的。快眉眼裏掃人。」西門慶道：「俺吳家的這個拙荆。他到好性兒哩。不然。手下怎生容得這些人。明日這邊與那邊。一樣蓋三間樓。與你居住。安兩個角門兒出入。你心下何如。」婦人道：「我的哥哥。這等纔可奴之意。」于是兩個顛鸞倒鳳。淫慾無度。狂到四更時分。方纔就寢。枕上並肩交股。直睡到次日飯時不起來。婦人且不梳頭。迎春拿進粥來。只陪着西門慶吃了。上半盞粥兒。又拿酒來。二人又吃。（以下刪三十一字）

只見玳安兒外邊打門。騎馬來接。西門慶喚他在窗下。問他話。玳安說：「家中有三個川廣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許多細貨。要科兌與傅二叔。只要一兩銀子押合同。其餘八月中旬。找完銀子。大娘使小的來請爹家去。理會此事。」西門慶道：「你沒說我在這裏。」玳安道：「小的只說爹在裏邊桂姨家。沒說在這裏。」西門慶道：「你看不曉事。教把傅二叔打發他便了。又來請我怎的。」玳安道：「傅二叔講來。客人不肯。直等我爹去。方纔批合同。」李瓶兒道：「既是家中使了孩子來請。買賣要緊。你不去惹的他大娘不怪麼。」西門慶道：「

你不知賊贖奴才行市連貨物沒處發脫。纔來上門脫與人。過半年三個月找銀子。若快時他就張致了。滿清河縣。除了我家鋪子大發貨多。隨問多少時。不怕他不來尋我。」婦人道：「買賣不與。道路爲雙。只依奴到家。打發了再來也。往後日子。多如柳葉兒哩。」西門慶于是依聽李瓶兒之言。慢慢起來。梳頭淨面。戴網巾穿衣服。李瓶兒收拾飯與他吃。西門慶一直帶着個眼紗。騎馬來家。鋪子裏有四五個客人。等候秤貨兌銀。批了合同。打發去了。走到潘金蓮房中。便問：「你昨日往那裏去來。實說便罷。不然我就嚷的塵鄧鄧的。」西門慶道：「你們都在花家吃酒。我和他們燈市裏走了回來。同往裏邊吃酒過一夜。今日小廝接去。我纔來家。」金蓮道：「我知小廝去接。那院裏有你那魂兒罷麼。賊負心。你還哄我哩。那淫婦昨日打發俺們來了。弄神弄鬼的。晚夕叫了你去。」（以下刪十三字）玳安這賊囚根子。久慣兒牢成。對着他大娘。又一樣話兒。對着我。又是一樣話兒。先是他回馬來家。他大娘又是問他：「你爹怎的不來家。在誰家吃酒哩。」他回話：「和應二叔衆人。看了燈回來。都在院裏李桂姨家吃酒。教我明早接去哩。」落後。我叫了問他。他笑不言語。問的急了。纔說：「爹在獅子街花二娘那裏哩。」賊囚根。他怎的就知我和你一心一計。想必你叫他話來。」西門慶哄道：「我那裏教他。」于是隱瞞不住。方纔把「李瓶兒晚夕請我去到那裏與我遞酒。說要過你們來了。又哭哭啼啼。告訴我說他沒人手。後手截空。晚夕害怕。一心要教我取他。問幾時收拾這房子。他還有些香蠟細貨。也直幾百兩銀子。教我曾經。替他打發。銀子教我收湊着蓋房子。上緊修葺。他要和你一處住。與你做了姊妹。恐怕你不肯。」婦人道：「我也不多着個影兒在這裏。巴不的來總好。我這裏也空落落的。得他來與老娘做伴兒。」

自古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我不肯招他。當初那個怎麼招我來，揆奴甚麼分兒也。怎的倒只怕人心不似奴心。你還問聲大姐去。」西門慶道：「雖故是恁說，他孝服還未滿哩。」說畢，婦人與西門慶盪脫白綾襖，袖子裏滑浪一聲，吊出個物件兒來，拿在手內，沉甸甸的，紹彈子大，認了半日，竟不知甚麼東西，但見：

原是番兵出產，逢人若轉在京，身軀瘦小內玲瓏，得人輕借力，展轉作蟬鳴，解使佳人心胆慣，能助腎威風，號稱金面勇先鋒，戰降功第一，揚名麴子鈴。

婦人認了半日，問道：「是甚麼東西兒，怎的把人半邊胳膊都麻了。」西門慶笑道：「這物件你就知道了，名喚做麴鈴，南方麴甸國出產的，好的也值四五兩銀子。」婦人道：「此物使到那裏？」西門慶道：「先把他放入爐內，然後行事，妙不可言。」婦人道：「你與李瓶兒也幹來。」西門慶于是把晚間之事，從頭告訴一遍，說得金蓮淫心頓起，兩個白日裏掩上房門，解衣上牀交歡，正是：「不知子晉緣何事，纔學吹簫便作仙。」

話休饒舌，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把李瓶兒牀後茶葉箱內堆放的香蠟等物，都秤了斤兩，共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其餘都付與西門慶收了，湊着蓋房，便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興工動土，五百兩銀子委付大家人來招井主管費四，卸磚瓦木石管工計帳，這賁四名喚賁地傳，年少生的百浪蕩虛，百能百巧，原是內相勤兒出身，因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滑流水被趕來，初時跟着人做兄弟兒來，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把人家奶子拐出來，做了渾家，却在故衣做經紀，琵琶簫管都會，西門慶見他這般本事，常照顧他在生藥鋪中秤貨，討中人錢使，以此凡大小事情，少他不得，當日賁地傳與來招，督管各作匠。

人興工先拆毀花家那邊舊房。打開牆垣築起地脚。蓋起捲棚山子。各亭臺要子去處。非止一日。不必盡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在家看管起蓋花園。約有一個月有餘。却在三月上旬。乃花子虛百日。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和他計議：「要把花子虛靈燒了。房子賣的賣。不的你着人來看守。你早把奴取過去罷。省的奴在這裏。晚夕空落落的。我害怕。常有狐狸鬼混的慌。你到家對大娘說。只當可憐見奴的性命罷。隨你把奴做第幾個。奴情愿伏侍你鋪牀疊被。也無抱怨。」說着淚如雨下。西門慶道：「你休煩惱。前日我把你這話到家對房下和潘五姐也說過了。直待與你把房蓋得完。那時你孝服將滿。取你過門不遲。」李瓶兒道：「好好。你既有真心取奴。先早把奴房攬撥蓋了。取過奴去。到你家住一日。死也甘心。省的奴在這裏。度日如年。」西門慶道：「你的話。我知道了。」李瓶兒道：「再不的。房子蓋完。我燒了靈。搬在五姐那邊樓上住兩日。等你蓋了新房子。搬移不遲。你好歹到家和五姐說。我還等你的話。這三月初十日。是他百日。我好念經燒靈。」西門慶應諾。與婦人歇了一夜。到次日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了。金蓮道：「可知好哩。奴巴不的騰兩間房與他住。只怕別人。你還問聲大姐姐去。我落得河水不洗船。看大姐姐怎麼說。」這西門慶一直走到月娘房裏來。月娘正梳頭。西門慶把李瓶兒要嫁一節。從頭至尾聽說一遍。月娘道：「你不好取他的休。他頭一件。孝服不滿。第二件。你當初和他男子漢相交。第三件。你又和他老婆有連手。買了他房子。收着他寄放的許多東西。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我聞得人說。他家房族中花大。是個刁徒潑皮的人。倘或一時有些聲口。倒沒的惹虱子頭上撓。奴說的是好話。趙錢孫李。你依不依隨你。」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走出前廳來。自己坐在椅子上沉吟。

又不好回李瓶兒話。又不好不去的。尋思了半日。還進入金蓮房裏來。金蓮問道：「你到大姐姐房裏。大姐姐怎麼說？」西門慶把月娘的話。告訴了一遍。金蓮道：「大姐不肯。論他也說的是。你又買了他房子。又取他老婆。當初又與他漢子相交了一世。方纔好。我又是一說。既做朋友。沒絲也有寸交。官兒也看喬了。」西門慶道：「這個也罷了。倒只怕花大那廝。沒圈子跳。知道挾制他。老服不滿。在中間鬼混。怎生計較。我如今又不好回他的。」金潘道：「你有甚難處事。我問你。今日回他去。明日回他去。」西門慶道：「他教我今日回他聲去。」金蓮道：「你今日到那裏。恁對他說。你說我到家對五姐說來。他的樓上。堆着許多藥料。你這家火去。到那裏沒處堆放。亦發再寬待些時。你這邊房子七八也待蓋了。攪接匠人。早些裝修油漆停當。你這邊孝服也將滿。那時取你過去。却不齊備些。強似搬在五姐樓上。葷不葷。素不素。擠在一處。甚麼樣子。管情他也罷了。」西門慶聽言大喜。那裏等的時分。走到李瓶兒家。婦人便問：「你到家所言之事如何？」西門慶道：「五姐說來。一發等收拾油漆你新房子。你搬去不遲。如今他那邊樓上堆的破零三亂。你這些東西過去。那裏堆放。只有一件打攪。只怕你家大伯子。說你孝服不滿。如之奈何？」婦人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說各衣另做。當官寫立分單。已倒斷開了的勾當。只我先嫁山參娘。後嫁山自己。自古嫂兒不通問。大伯管不的我。暗地裏事。我如今見過不的日子。他顧不的我。他若但放出個屁來。我教那賊花子坐着死。不敢睡着死。大官人你放心。他不敢惹我。」因問：「你這房子。也得幾時方收拾完備？」西門慶道：「我如今分付匠人。先替你蓋出這三間樓來。及到油漆了。也到五月頭上。」婦人道：「我的哥哥。你上緊些。奴情愿等着那時候也罷。」說畢。丫鬟擺上

酒兩個歡飲。酒過夜。西門慶自此沒三五日不來。俱不必細說。

光陰迅速。西門慶家中已蓋了兩月房屋。三間玩花樓。裝修將完。只少捲欄。還未安鑲。一日。五月葵賓佳節。家家門插艾葉。處處戶掛靈符。李瓶兒治了一席酒。請過西門慶來。一者解粽。二者商議過門之日。擇五月十五日。先請僧人念經燒靈。然後西門慶這邊擇取婦人過門。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你燒靈那日。花大。花三。花四。請他不請。」婦人道：「我每人把個帖子。隨他來不來。」當下計議已定。單等五月十五日。婦人請了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在家念經除靈。西門慶那日。封了三錢銀子人情。與應伯爵做生日。早晨拿了五兩銀子。與玳安教他買辦鷄鴨置酒。晚夕李瓶兒除服。却教平安畫兩個跟馬。約午後時分。往應伯爵家來。那日在席前者。謝希大。祝日念孫天化。吳典恩。龔離守。常時節。白來創。連新上。會貴地。傳十個朋友。一個不少。又叫了兩個小僮兒。彈唱。遞畢酒。上坐之時。西門慶叫過兩僮兒。認的頭一個是吳銀兒兄弟。名喚吳惠。那一個不認的。跪下說道：「小的是鄭愛香兒的哥。叫鄭奉。」西門慶坐首席。每人賞二錢銀子。吃到日西時分。只見玳安拿馬來接。正上席來。向西門慶耳邊悄悄說道：「娘請爹早些去罷。」西門慶與了他個眼色。就往下走。被應伯爵叫住問道：「賊狗骨頭兒。你過來實說。若不實說。我把你小耳朵。擦過一邊來。你應爹一年有幾個生日。恁日頭半天裏。就拿馬來接了你爹。往那裏去。端的誰使了你來。或者是你家中那娘使了你來。或是裏邊十八子那裏。你若不說過一百年。也不對你爹說。替你這小狗禿兒娶老婆。」那玳安只是說道：「委的沒人使小的。小的恐怕夜緊。爹要起身。早拿馬來伺候。」那應伯爵奈何了他一回。見不說。便道：「你不說。我明日

打聽出來，和你這小油嘴兒算帳。」于是又斟了一鍾酒，拿了半碟點心，與玳安下邊吃去。

良久，西門慶下來，東淨裏更衣，叫玳安道：「到僻靜處問他話。今日花家那有誰來？」玳安道：「花三往鄉裏去了，花四家裏瞎眼，都沒人來，只有花大家兩口子來，吃了一日齋飯，他漢子先家去了，只有他老婆臨去，二娘叫到房裏去了，與了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還與二娘磕了頭。」西門慶道：「他沒說甚麼？」玳安道：「他一字通沒敢題甚麼，只說到明日二娘過來，他三日要來參家走走。」西門慶道：「他真個說此話來？」玳安道：「小的怎敢說謊。」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問齋供了畢，不曾玳安道：「和尚老早就去了，靈位也燒了，二娘說請爹早些過去。」西門慶道：「我知道了，你外邊看馬去。」這玳安正往外走，不想應伯爵在過道內聽，猛可叫了一聲，把玳安唬了一跳。伯爵罵道：「賊小狗骨頭兒，你不告我說，我就的也聽見了，原來你爹兒們幹的好繭兒。」西門慶道：「怪狗才，休要唱揚，一地裏知道。」伯爵道：「你央及我央兒，我不說便了。」于是走到席上，如此這般對衆人說了一回，把西門慶拉着說道：「哥哥你可成個人，有這等事，就掛口不對兒，弟們說聲兒，就是花大有些甚話說，哥只分付俺們一聲，等俺們和他說，不怕他不依，他若敢道個不是，俺們就與他結一個大乾淨，端的不知哥這親事成了不曾，哥一一告訴俺們，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哥若有使令俺們處，兄常情願火裏火去，水裏水去，願不求同日生，只求同日死，弟兄們這等待你，哥你不說個道理，還只顧瞞着不說。」謝希大接過說道：「哥，如若不說，俺們明日唱揚的裏邊李柱姐、吳銀兒，那裏知道了，大家都不好意思的。」西門慶笑道：「我教衆位得知罷，親事已都停當了。」應伯爵問道：「取行禮過門，還未定日

子。」謝希大道：「哥到明日取嫂子過門，俺們賀哥去。哥好歹叫上四個唱的，請俺們吃喜酒。」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一定奉請列位兄弟。」祝日念道：「比時明日與哥慶喜，不如咱如今替哥把一杯兒酒先慶了喜罷。」于是叫伯爵把酒，謝希大執壺，祝日念捧菜，其餘都陪跪，把兩個小優兒也叫來跪着，彈唱一套十三腔喜遇吉日，一連把西門慶灌了三四鍾酒，祝日念道：「哥，那日請俺們吃酒，也不要少了鄭奉、吳惠，他兩個因定下，你二人好歹去。」鄭奉掩口道：「小的們已定早去宅裏伺候。」須臾遞畢酒，各歸席坐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晚，那西門慶那裏坐的住，趕眼錯起身走了。應伯爵還要攔門不放，謝希大道：「應二哥，你放哥去罷。休要悞了他的事。教嫂子見怪。」那西門慶得手上馬，一直走了。到了獅子街，李瓶兒摘去孝髮髻，換了一身豔服，堂中燈燭煒煌，預備下一桌齊整酒筵，上面獨獨安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方打開一壘酒篩來，丫鬟執壺，李瓶兒滿斟一杯，遞上去，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今日拙夫靈已燒了，蒙大官人不棄，奴家得奉巾櫛之歡，以遂于飛之願。」行畢禮起來，西門慶下席來，亦回遞婦人一杯，方纔坐下。因問：「今日花大兩口子，沒說甚麼？」李瓶兒道：「奴午齋後，叫進他到房中，就說大官人這邊做親之事，他滿口說好，一句閑話也無，只說明日三日哩，教他娘子兒來咱家走走。奴與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兩口子喜懼的要不得，臨出門謝了又謝。」西門慶道：「他既恁說，我容他上門走走，也不差甚麼，但有一句閑話，我不饒他。」李瓶兒道：「他就放屁辣騷，奴也不放過他。」於是湯水、羹飯、老媽廚下一齊奉上。李瓶兒親自洗手刷甲，做了些蔥花羊肉，一寸的匾食兒、銀鎖鍾兒，盛着南酒、秀春，斟了兩盃，李瓶兒陪西門慶吃，西門慶止吃了上半瓶，就把下半

瓶送與李瓶兒吃。一往一來，迭連吃上幾瓶，真個是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李瓶兒因過門日子近了，比平時益發喜懽得了不的，臉上堆下笑來。對西門慶道：「方纔你在應家吃酒，奴已候得久了，又恐怕你醉了，叫玳安來請你早些歸來，不知那邊可有人覺道麼？」西門慶道：「又被應花子猜着，逼勸小廝說了幾句，鬧混了一場。諸弟兄要與我賀喜，喚唱的做東道，又齊攢的幫襯，灌上我幾盃，我趕眼錯，就走出來，還要攔阻，又說好說歹，放了我來。」李瓶兒就道：「他們放了你，也還解趣哩。」西門慶看地醉態顛狂，情眸眷戀，一霎的不禁胡亂兩個口吐丁香，臉假仙杏。李瓶兒把西門慶抱在懷裏，叫道：「我的親哥，你既真心要娶我，可趁早些，你又往來不便，休丟我在這裏，日夜懸望。」說畢，翻來倒去，攪做一團，真個是「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有詩爲證：

情濃胸緊湊，
欸洽臂輕籠。

臉把銀缸照，
猶疑是夢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招養蔣竹山

記得書齋午會時，
雲踪雨跡少人知。

晚來鸞鳳棲雙枕，
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夢魂迷。今宵幸得效于飛。

話說五月二十日，帥府周守備生日，西門慶那日封五星分春兩方手帕，打選衣帽齊整，騎着大白馬，四個小廝跟隨，往他家拜壽。席間也有夏提刑、張團練、荆千戶、賀千戶，一般武官兒飲酒，鼓樂迎接，搬演戲文，只是四個唱的遞酒。玳安接了衣裳回馬來家，到日酉時分，又騎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問道：「馮媽媽那裏去？」馮媽媽道：「你二娘使我來請你爹來，顧銀匠整理頭面完備，今日拿盒送來，請你爹那裏瞧去。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玳安道：「俺爹今日都在守備府，老爹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罷。」我到那裏對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累你好歹說聲，你二娘等着哩。」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衆官員正飲酒在熱鬧處，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小的回馬來時，在街口撞遇馮媽媽，二娘使了來說，顧銀匠送了頭面來了，請爹瞧去，還要和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拿了些點心湯飯與玳安吃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備那裏肯放，攔門拿巨杯相勸，西門慶道：「蒙大人見賜，甯可飲一杯，還有些小事，不能盡情，恕罪恕罪。」於是一飲而盡，作辭周守備上馬，逕到李瓶兒家，婦人接着茶湯畢，西門慶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明日來接，玳安去了。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取出頭面來，與西門慶過目，黃烘烘火焰般，一付好頭面，收過去。單等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四日准娶，婦人滿心歡喜，連忙安排酒來，和西門慶暢飲開懷，吃了一回，便丫鬟房中，搽抹涼席乾淨，兩個在紗帳之中，香焚蘭麝，袞展鮫綃，脫去衣裳，並肩疊股，飲酒調笑良久，春色橫眉，淫心蕩漾，西門慶先和婦人雲雨一回，然後乘着酒興，坐於牀上，令婦人橫擗於衽席之上，與他品簫，但見：

紗帳香飄蘭麝。

蛾眉輕把簾吹。

雪白玉體透簾幃。

禁不住魂飛魄馳。

一點櫻桃小口。

兩隻手賽柔荑。

才郎情動囑奴知。

不覺靈犀味美。

西門慶於是醉中戲問婦人：「當初有你花子虛在時，也和他幹此事不幹？」婦人道：「他逐日睡生夢死，奴那裏耐煩和他幹這營生。他每日只在外邊胡撞，就來家奴等閒，也不和他沾身。況且老公公在時，和他另在一間房睡着，我還把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好不好？對老公公說了，要打白棍兒，也不算人。甚麼材料兒，奴與他這般頑要，可不碲碲殺奴罷了。誰似冤家這般可奴之意，就是醫奴的藥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兩個要一回，又幹了一回。傍邊迎春伺候，下一個小方盒，都是各樣細巧果仁、肉心、鷄鷩、腰掌、梅柱、菊兒、餅兒。小金盞內滿泛瓊漿，從黃昏掌上燈燭，且幹且飲。直要到一更時分，只聽外邊一片聲打的大門響，使馮媽媽開門瞧去，原來是玳安來了。西門慶道：「我分付明日來接我，這咱晚又來做甚麼？」因叫進房來問他。那小廝慌慌張張，走到房門首，西門慶與婦人睡着，又不敢進來，只在簾外說話。說道：「姐姐姐夫都搬來了，許多箱籠在家中，大娘使我來請爹快去計較話哩。」這西門慶聽了，只顧猶豫。這咱晚端的有甚緣故，須得到家瞧瞧，連忙起來，婦人打發穿上衣服，做了一盞暖酒與他吃，打馬一直來家。只見後堂中，秉着燈燭，女兒女婿都來了，堆着許多箱籠，牀帳家活，先吃了一驚。因問怎的這咱來家，女婿陳經濟磕了頭，哭說：「近日朝中，俺楊

老爺被科道官參論，倒了聖旨下來，拿送南牢問罪。門下親族用事人等，都問擬枷號充軍。昨日府中楊幹辦連夜奔走，透報與父親知道，父親慌了，教兒子同大姐和些家活箱籠，就且暫在爹家中寄放，躲避些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裏，打聽消息去了。待的事寬之日，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問：「你爹有書沒有？」陳經濟道：「有書在此。」向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拆開觀看，上面寫道：

眷生陳洪頓首書奉

大德西門親家見字，餘情不敘。茲因北虜犯邊，搶過雒州地界，兵部王尙書不發人馬，失候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參劾太重。

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俱照例發邊衛充軍。生一聞消息，舉家驚惶，無處可投，先打發小兒令愛，隨身箱籠家活，暫借親家府上寄寓。生即上京投在家姐夫張世廉處，打聽示下，待事務寬帖之日，回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誠恐縣中有甚聲色，生令小兒另外具銀五百兩，相煩親家費心處料，容當叩報，沒齒不忘。燈下草草不宣。

仲夏二十日洪再拜。

西門慶看了，慌了手脚，教吳月娘安排酒飯，管待女兒女婿，就令家下人等，打掃廳前東廂房三間，與他兩口兒居住。把箱籠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陳經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子，交與西門慶打點使用。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與了他五兩銀子，教他連夜往縣中孔目房裏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上面端的寫的。

是甚言語：

金瓶梅詞話

一七二

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懇乞宸斷。亟誅誤國權奸。以振本兵。以消虜患。事。臣聞夷狄之禍。自古有之。周之獯豸。漢之匈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強。又我皇宋建國。大遼縱橫中國者已非一日。然未聞內無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諺云。霜降而堂鐘鳴。雨下而柱礎潤。以類感類。必然之理。譬猶病夫至此。腹心之疾已久。元氣內消。風邪外入。四肢百骸。無非受病。雖盧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勢。正猶病夫疴羸之極矣。君猶元首也。輔臣猶腹心也。百官猶四肢也。陛下端拱於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盡職於下。元氣內充。榮衛外扞。則虜患何由而至哉。今招夷虜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學士蔡京者。本以檢邪奸險之資。濟以寡廉鮮恥之行。讒諂面諛。上不能輔君當道。贊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愛元元。徒以利祿。自資希寵固位。樹黨懷奸。蒙蔽欺君。中傷善類。忠士爲之解體。四海爲之寒心。聯翩朱紫。萃聚一門。邇者河湟失議。主議代遼內割三郡。郭藥師之叛。失陷卒致金虜背盟。憑陵中夏。此皆誤國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職也。王黼貪庸無賴。行比俳優。蒙京汲引。薦居政府。未幾。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終無一籌可展。迺者張達殘於太原。爲之張皇。失散今虜之犯內地。則又挈妻子南下。爲自全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楊戩本以統袴膏粱。叨承祖廕。憑藉寵靈。典司兵柄。濫膺闕外。大姦似忠。怯懦無比。此三臣者。皆朋黨固結。內外萌蔽。爲陛下腹心之蠹者也。數年以來。招災致異。喪本傷元。役重賦煩。生民離散。盜賊猖獗。夷虜犯順。天下之膏腴。

已盡國家之紀綱廢弛。雖擢髮不足以數京等之罪也。臣等待罪該科。備員諫職。徒以目擊奸臣誤國。而不爲皇上陳之。則上辜君父之恩。下負平生所學。伏乞

宸斷。將京等一千黨惡人犯。或下廷尉。以示薄罰。或賞極典。以彰顯戮。或照例枷號。或投之荒裔。以禦魍魎。庶天意可回。人心暢快。國法已正。虜患自消。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奉

聖旨。蔡京姑留輔政。王黼楊戩。便拿送三法司。會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續該三法司會問過。並黨惡人犯。王黼楊戩。本兵不職。縱虜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手下壞事家人。書辦官掾親黨。董升。盧虎。楊盛。龐宣。韓宗仁。陳洪。黃玉。賈廉。劉盛。趙弘道等。查出有名人犯。俱問擬枷號一個月。滿日發邊衛充軍。

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看了耳邊廂只聽颯的一聲。魂魄不知往那裏去了。就是驚損六葉連肝肺。說壞三毛七孔心。即忙打點金銀寶玩。裝裝停當。把家人來保來旺。叫到臥房中。悄悄分付。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僱頭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不消到爾陳親家。家爹下處。但有不好聲色。取巧打點停當。速來回報。已與了他二人。二十兩盤纏。絕早五更。僱脚夫起程。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分付來昭賁。四把花園工程止住。各項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將大門緊閉。家下人無事。亦不敢往外去。隨分人叫着。不許開。西門慶只在房裏動彈。走出來。又走進去。憂上加憂。悶上添悶。如熱地蚰蜒一般。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吳月娘見他們日在房中。愁眉不展。面帶憂容。便說道：「他陳親家那邊爲事。各人寬有

頭債有主。你平白焦愁些甚麼。」西門慶道：「你婦人知道些甚麼。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個業障搬來咱家住着，這是一件事。平昔街坊鄰舍，惱咱的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着羊駒驢戰，倘有小人指戳，拔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正是：關着門兒家裏坐，禍從天上來。

這裏西門慶在家納悶不題。且說李瓶兒等了一日兩日，不見動靜，一連使馮媽媽來了兩遍，大門關得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等了半月，沒一個人牙兒出來，竟不知怎的。看看到廿四日，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面來，就請西門慶過去說話，叫門不開。去在對過房簷下少頃，只見玳安出來飲馬，看見便問：「馮媽媽你來做甚麼？」馮媽媽說：「你二娘使我送頭面來，怎的不見動靜，請你爹過去說話哩。」玳安道：「俺爹連日有些小事兒不得閒，你老人家還拿回頭面去，等我飲馬回來，對俺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好哥哥，我在這裏等着，你拿進頭面去，和你爹說去，你二娘那裏好不惱我哩。」這玳安一面把馬拴下，走到裏邊，半日出來道：「對俺爹說了，頭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幾日兒，我爹出來往二娘那裏說話。」這馮媽媽一直走來，回了婦人話，婦人又等了幾日，看看五月將盡，六月初旬時分，朝思暮盼，音信全無，夢裏魂勞，佳期間阻，正是：

懶把蛾眉掃，羞將粉臉勻。

滿懷幽恨積，憔悴玉精神。

婦人盼不見西門慶來，每日茶飯頓減，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轉躊躇，忽聽外邊打門，彷彿見西

門慶來到，婦人迎門笑接，攜手進房，問其爽約之情，各訴衷腸之話，綢繆繡縵，徹夜歡娛，鷄鳴天曉，頓抽身回去。婦人恍然驚覺，大叫一聲，精魂已失，慌了馮媽媽，進房來看視。婦人說道：「西門慶他剛纔出去，你闌上門不會。」馮媽媽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裏得大官人來，影兒也沒有。」婦人自此夢境隨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來攝其精髓，漸漸形容黃瘦，飲食不進，臥牀不起。馮媽媽向婦人說：「請了大街口蔣竹山來看。」其人年小不上三十，生的五短身材，人物飄逸，極是個輕浮狂詐的人，請入臥室，婦人則霧鬢雲鬟，擁衾而臥，似不勝憂愁之狀，勉強茶湯已罷了，鬢安放褥藥，竹山就牀診視脈息，畢因見婦人生有姿色，便開言說道：「小人適診病源，娘子肝脈弦出，寸口而洪大，厥陰脈出，寸口久上魚際，主六慾七情所致，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似有鬱結于中，而不遂之意也，似瘧非瘧，似寒非寒，白日則倦怠嗜臥，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夢與鬼交，若不早治，久而變爲骨蒸之疾，必有屬纏之憂矣，可惜可惜。」婦人道：「有累先生，俯賜良劑，奴好了，重加酬謝。」竹山道：「小人無不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藥，必然貴體全安。」說畢起身，這裏使藥金五星，使馮媽媽討將藥來，婦人晚間吃了他的藥下去，夜裏得睡，便不驚恐，漸漸飲食加添起來，梳頭走動，那消數日，精神復舊，一日安排了一席的餚，備了三兩銀子，使馮媽媽請過竹山來相謝，這蔣竹山從與婦人看病之時，懷覬覦之心，已非一日，于是一聞其請，即具服而往，延之中堂，婦人盛妝出見，道了萬福，茶湯兩換，請入房中，酒饌已陳，麝蘭香藹，小丫鬟綉春在傍，描金盤內托出三兩白金，婦人高擎玉盞，向前施禮，說道：「前日奴家中不好，蒙賜良劑，服之見效，今粗治了一杯水酒，請過先生來，知謝知謝。」竹山道：「此是小人分內之事，理當措置，何必計較。」

「因見三兩謝禮，說道：『這個學生怎麼敢領。』」婦人道：「些須微意，不成禮數。萬望先生笑納。」辭讓了半日，竹山方纔收了婦人遞酒，安了坐次，飲過三巡，竹山席間偷眼賸視婦人粉妝玉琢，嬌豔驚人，先用言以挑之，因說道：「小人不該動問娘子青春幾何。」婦人道：「奴虛度二十四歲。」竹山道：「又一件似娘子這等妙年，生長深閨，處于富足，何事不遂，而前日有此鬱結不足之病。」婦人聽了，微笑道：「不瞞先生，奴因拙夫去世，家事蕭條，獨自一身憂愁思慮，何得無病。」竹山道：「原來娘子夫主殞了多少時了。」婦人道：「拙夫從去歲十一月得傷寒病死了，今已八個月來。」竹山道：「曾吃誰的藥來。」婦人道：「大街上胡先生。」竹山道：「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鬼嘴兒，他又不是我太醫院出身，知道甚麼脈，娘子怎的請他。」婦人道：「也是因街坊上人薦舉請他來看，還是拙夫沒命，不干他事。」竹山又道：「娘子也還有子女沒有。」婦人道：「兒女俱無。」竹山道：「可惜娘子這般青春妙齡之際，獨自孀居，又無所出，何不尋其別進之路，甘爲幽鬱，豈不生病。」婦人道：「奴近日也講着親事，早晚過門。」竹山便道：「動問娘子與何人作親。」婦人道：「是縣前開生藥舖西門大官人。」竹山聽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小人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詳細，此人專在縣中抱攬說事，舉放私債，家中挑販人口，家中不算丫頭大小五六個老婆，着緊打趨棍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領出賣了，就是打老婆的班頭，炕婦女的領袖，娘子早時對我說，不然進入他家，如飛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時悔之晚矣。况近日他親家那邊爲事，干連在家，躲避不出，房子蓋的半落不合的多，丟下了東京門下文書，坐落府縣拿人，到明日他蓋這房子，多是入官抄沒的數兒，娘子沒來由嫁他則

甚。」一篇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況且許多東西丟在他家。諄思半晌。暗中跌脚。怪嘆道：「一替兩替。請濟他不來。原來他家中爲事哩。」又見竹山語言活動。一團謙恭。「奴明日若嫁得怎樣個人也罷了。不知他有妻室沒有。」因問道：「既蒙先生指教。奴家感戴不淺。倘有甚相知人家親事。舉保來說。奴無有個不依之理。」竹山乘機：「請問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小人打聽的實。好來這裏說。」婦人道：「人家倒也不論乎大小。只像先生這般人物的。」這蔣竹山不聽便罷。聽了此言。喜歡的勢。不知有無。于是走下席來。雙膝跪在地下。告道：「不瞞娘子說。小人內爲失助。中饋乏人。鰥居已久。子息全無。倘蒙娘子垂憐見愛。肯結秦晉之緣。足稱平生之願。小人雖啣環結草。不敢有忘。」婦人笑以手攜之。說道：「且請起。未審先生鰥居幾時。貴庚多少。既要做親。須得要個保山來說。方成禮數。」竹山又跪下。哀告道：「小人行年二十九歲。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建生。不幸去年荆妻已故。家緣貧乏。實出寒微。今既蒙金諾之言。何用冰人之講。」婦人聽言笑道：「你既無錢。我這裏有個媽媽。姓馮。拉他做個媒證。也不消你行聘。擇個吉日良辰。招你進來入門爲贅。你意下若何。」這蔣竹山連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小人重生父母。再長爹娘。宿世有緣。三生大幸矣。」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遞了一杯交歡盞。已成其親事。竹山飲至天晚回家。婦人這裏與馮媽媽商議。說：「西門慶家如此這般爲事。吉凶難保。況且奴家這邊沒人。不好了一場。險不喪了性命。爲今之計。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過其日月。有何不可。」到次日。就使馮媽媽通信過去。擇六月十八日。大好日期。把蔣竹山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過了三日。婦人湊了三百兩銀子。與竹山打開門面。兩間開店。煥然一新的。初時往人家看病。只是走。後來買了一

疋驢兒騎着。在街上往來搖擺。不在話下。正是：「一筐死水全無浪。也有春風擺動時。」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八回 來保上東京幹事 陳經濟花園管工

堪嘆人生毒似蛇。誰知天眼轉如車。

去年妄取東隣物。今日還歸北舍家。

無義錢財湯潑雪。倘來田地水推沙。

若將奸狡爲活計。恰似朝雲與暮霞。

話分兩頭。不說蔣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單表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飢餐渴飲。戴月披星。有日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聽。只聽見過路人風裏言。風裏語。多交頭接耳。街談巷議。都說兵部王尙書。昨日會問明白。聖旨下來。秋後處決。止有楊提督名下。親屬人等。未曾拿完。尙未定奪。且待今日。便有次第。這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邊。急來到蔡府門首。舊時幹事來了兩遍。道路久熟。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探聽府中消息。少頃只見一個青衣人。慌慌打太師府中出來。往東去了。來保認的是楊提督府裏親隨楊幹辦。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何如。說家主不會分付招着他。以此不言語。放過了他去了。遲了半日。兩個走到府門前望着。守門官深深唱了個喏。動問一聲：「太師老爺在家不在？」那守門

官道：「老爺不在家了。朝中議事未回。你問怎的。」來保又問道：「管家翟爺請出來。小人見見。有事稟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跟出老爺去了。」來保道：「且住。他不實說與我。一定問我要些東西。」於是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那官吏接了。便問：「你要見老爺。要見學士。老爺便是大管家。翟謙稟。老爺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稟。各有所掌。况老爺朝中未回。止有學士。老爺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請出高管家來。有甚事引你稟見老爺。也是一般。」這來保就借情道：「我是提督楊爺府中。有事稟見。」官吏聽了。不敢怠慢。進入府中。良久。只見高安出來。來保慌忙施禮。遞上十兩銀子。說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同楊幹辦一路來。見老爺討信。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不想他先來見了。所以不會趕上。」高安接了禮物。說道：「楊幹辦只剛纔去了。老爺還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見見老爺罷。」一面把來保領到第二層大廳傍邊。另一座儀門進去。坐北朝南。三間敞廳。綠油欄杆。朱紅牌額。石青填地。金字大書。天子御筆。欽賜「學士琴堂」四字。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見爲祥和殿學士。兼禮部尙書。提點太一宮使。來保在門外伺候。高安先入說了出來。然後喚來保入見。當廳跪下。廳上垂着朱簾。蔡攸深衣軟巾。坐於堂上。問道：「是那裏來的。」來保稟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洪的家人。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老爺討信。不想楊幹辦先來見了。小人趕來後見。」因向懷中取出揭帖遞上。蔡攸見上面寫着白米五百石。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連日迴避閣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李爺秉筆。稱楊老爺的事。昨日內裏消息出來。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問罪。你還往到李爺那裏說去。」來保只顧磕頭道：「小的不認

的李爺府中。望爺憐憫俯就。看家楊老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漢橋。迤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名諱邦彥的李爺。誰是不知道也罷。我這裏還差個人同你去。」卽令祇候官呈過一緘。使了圖書。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老爺。如此這般替他說。那高安承應下了。回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着禮物。轉過龍德街。迤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正值邦彥朝散。纔來家。穿大紅縐紗袍。腰繫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回到廳上。門吏稟報說：「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後喚來保來旺進見。跪在廳臺下。高安就在傍邊遞了蔡攸封緘。并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邦彥看了。說道：「你蔡大爺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麼好受此禮物。况你楊爺昨日聖心回動。已沒事。但只是手下之人。科道參語甚重。一定問發幾個。」卽令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上。寫着：「王黼名下。書辦官董昇。家人王廉。斑頭黃玉。楊識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幹辦楊盛。府掾韓宗仁。趙弘道。斑頭劉成。親黨陳洪。西門慶。胡四等。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揆置本官。倚勢害人。食殘無比。積弊如山。小民蹙額。市肆爲之騷然。乞勅下法司。將一千人犯。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或寘之典刑。以正國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來保等見了。慌的只顧磕頭。告道：「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則個。」高安又替他跪稟一次。邦彥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卽令左右。捧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慶。」一面收上禮物去。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就拿回帖回蔡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十兩銀子。來保路上作辭。高管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還了店錢。星夜回到清河縣來。早

到家見西門慶把東京所幹的事從頭說了一遍。西門慶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對月娘說：「早時使人去打點，不然怎了。」正是這回西門慶性命有如落日已沉西嶺外，却被扶桑喚出來，於是一塊石頭，方纔落地，過了兩日門也不關了，花園照舊還蓋，漸漸出來街上走動。一日玳安騎馬打獅子街所過，看見李瓶兒門首開個大生藥舖，裏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朱紅小櫃，油漆牌面，吊着幌子，甚是熱鬧。歸來告與西門慶說，還不知招贅竹山一節，只說二娘搭了個新夥計，開了個生藥舖。西門慶聽了，半信不信。一日七月中旬時分，金風淅淅，玉露冷冷，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着，撞見應伯爵謝希大兩人叫住，下馬唱喏，問道：「哥一向怎的不見，兄弟到府上幾遍，見大門關着，又不敢叫，整悶了這幾日，端的哥在家做甚事，嫂子取過來，不會也不請兄弟們吃酒。」西門慶道：「不好告訴的，因舍親家陳宅那邊爲些閒事，替他亂了幾日，親事另改了日期了。」伯爵道：「兄弟們不知哥吃驚，今日既撞遇哥，兄弟二人肯空放了，如今請哥同到裏邊吳銀姐那裏吃三杯，權當解悶。」不由分說，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玳安平安牽馬，後邊跟着走，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短，思卿猶恨馬行遲。

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西門慶被他二人拉到吳銀兒家，吃了一日酒，到日暮時分，已帶半酣，纔放出來，打馬正望家走，到於東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從南來，走得甚慌。西門慶勒住馬，問道：「你往那去？」馮媽媽道：「二娘使我往門外寺裏魚籃會，替過世二爹燒箱庫去來，趕進門來。」西門慶醉中道：「你二娘在家好麼？我明日和他說話去。」

馮媽媽道：「尤得大人還問甚麼好也。來把個見見成成，做熟了飯的親事兒。吃人掇了鍋兒去了。」西門慶聽了，失驚問道：「莫不他嫁人去了？」馮媽媽道：「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往你家去了幾遍，不見你大門口關着，對大官兒說進去，教你早動身，你不理，今教別人成了，你還說甚的。」西門慶問是誰，馮媽媽悉把半夜三更，婦人被狐狸纏着，染病着，看看至死，怎的請了大街上住的蔣竹山來看，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某日怎的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見今二娘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舖，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脚，叫道：「苦哉，你嫁別人，我也不惱，如何嫁那矮王八，他有甚麼起解。」于是一直打馬來家，剛下馬進儀門，只見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并西門大姐，四個在前廳天井內，月下跑馬索兒耍子，見西門慶來家，月娘、玉樓、大姐三個都往後走了，只有金蓮不去，且扶着庭柱，與鞋被西門慶帶酒罵道：「淫婦們聞的聲喚，平白跳甚麼百索兒。」趕上金蓮踢了兩脚，走到後邊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走到西廂稍間一間書房，要了鋪蓋，那裏宿歇，打了頭罵小廝，只是沒好氣，衆婦人站在一處，都甚是着恐，不知是那緣故。吳月娘甚是埋怨金蓮：「你見他進門有酒了，兩三步叔開一邊便了，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且提鞋兒，却教他蝗蟲螞蚱，一例都罵着。」玉樓道：「罵我們也罷，如何連大姐也罵起淫婦來了，沒糟道的行貨子。」金蓮接過來道：「這一家人子，只我是好欺負的，一般三個人在這裏，只踢我一個兒，那個偏受用着甚麼也怎的。」月娘就惱了，說道：「你頭裏，何不教他連我也踢，不是你沒偏受用，誰偏受用恁的，賊不識高低貨，我到不言語，你只顧擰頭子，唧哩噥喇的。」那金蓮見月娘惱了，便轉把話兒來遮說道：「姐姐不是這

等說他不知那裏因着甚麼由頭兒。只拿我煞氣。要便睜着眼睛。望着我叫。千也要打個臭死。萬也要打個臭死。月娘道：「誰教你只要嘲他來。他不打你。却打狗不成。」玉樓道：「大姐且叫了小廝來問他聲。今日在誰家吃酒來。早晨好好出去。如何來家恁個腔兒。」不一時把玳安叫到跟前。問他端的。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不實說。教大小廝來吊拷你。和平安兒。每人都是十板子。」玳安道：「娘休待小的實說了罷。爹今日和應二叔們。都在院裏吳家吃酒。散的早了。來在東街口上。撞遇馮媽媽。說花二娘等爹不去。嫁了大衙住的蔣太醫了。爹一路上惱的要不的。」月娘道：「信那沒廉恥的歪淫婦。浪着嫁了漢子。來家拿人煞氣。」玳安道：「二娘沒嫁蔣太醫。把他倒踏門招進去了。如今二娘與了他本錢。開了好不興的大藥鋪。我來家告爹說。爹還不信。」孟玉樓道：「論起來男子漢死了好少時兒。服也還未滿。就嫁人使不得的。」月娘道：「如今年程。論的甚麼使的使不的。漢子孝服未滿。浪着嫁人的。纔一個兒淫婦。成日和漢子酒裏眠。酒裏臥。底人他原守的甚麼貞節。」

看官聽說。月娘這一句話。一棒打着兩個人。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再醮嫁人。孝服都不會滿。聽了此言。未免各人懷着慚愧歸房。不在話下。正是：

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却說西門慶。當晚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到次日。把女婿陳經濟。安他在花園中。同賁四管丁記帳。換下。來昭來。教他看守大門。西門大姐。白日裏便在後邊。和月娘衆人一處吃酒。晚夕歸前邊廂房中歇。陳經濟每

日只在花園中管。非呼喚不敢進入中堂。飲食都是小廝內裏拿出來吃。所以西門慶手下這幾房婦女。都不會見面。一日西門慶不在家。與提刑所賀千戶送行去了。月娘因陳經濟搬來居住。一向管工辛苦。不曾安排一頓飯兒。酬勞他酬勞。向孟玉樓。李嬌兒說道：「待要管。又說我多攪事。我待欲不管。又看不上人家的孩兒在你家。每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勤勞兒。那個興心。知慰他一知慰兒也怎的。」玉樓道：「姐姐。你是個當家的人。你不上心。誰上心。」月娘於是分付廚下。安排了一桌酒餚點心。午間請經濟進來吃一頓飯。這陳經濟撇了工程。教賁四看管。遲到後邊參見月娘。作畢揖。旁邊坐下。小玉拿茶來吃了。安放桌兒。拿蔬菜案酒上來。月娘道：「姐夫。每日管工辛苦。要請姐夫進來坐坐。白不得個閒。今日你爹不在家。無事。治了一杯水酒。權與姐夫酬勞。」經濟道：「兒子蒙爹娘擡舉。有甚勞苦。這等費心。」月娘遞了酒。經濟傍邊坐下。須臾僕僮齊上。月娘陪着他吃了一回酒。月娘使小玉請大姑娘來這裏坐。小玉道：「大姑娘使看手便來。」少頃只聽房中抹的牌響。經濟便問誰人抹牌。月娘道：「是大姐與玉簪丫頭弄牌。」經濟道：「你看沒分曉。娘這裏呼喚不來。且在房中抹牌。」不一時大姐掀簾子出來。與他女婿對面坐下。一同飲酒。月娘便問：「大姐。陳姐夫也會看牌也不會。」大姐道：「他也知道些香臭兒。」當時月娘自知經濟是個志誠的女婿。却不道是小夥子兒。詩詞歌賦。雙陸象棋。折牌道字。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有「西江月」爲證：

自幼乖滑伶俐。風流博浪牢成。愛穿鴨綠出爐銀。雙陸象棋幫襯。琵琶笙簫簾管。彈丸走馬員情。

只有一件不堪聞。見了佳人是命。

月娘便道：「既是姐夫會看牌，何不進去咱同看一看。」經濟道：「娘和大姐看罷，兒子却不當。」月娘道：「姐夫至親間，便惹來怕怎的？」一面進入房中，只見孟玉樓正在牀上鋪茜紅毡看牌，見經濟進來，抽身就要走。月娘道：「姐夫又不是別人，見個禮兒罷。」向經濟道：「這是你三娘哩。」那經濟慌忙躬身作揖。玉樓還了萬福。當下玉樓大姐三人同抹。經濟在傍邊觀看，抹了一回，大姐輸了下來，經濟上來又抹。玉樓出了個天地分，經濟出了恨點不到頭，吳月娘出了個四紅沈，八不就，雙三不搭兩公兒，和兒不出，左來右去配不着色頭，只見潘金蓮掀開簾子走進來，銀絲髮髻上戴着一頭鮮花兒，仙掌體可玉貌，笑嘻嘻道：「我說是誰，原來是陳姐夫在這裏。」慌的陳經濟扭頭回頭，猛然一見，不覺心蕩目搖，精魂已失，正是：

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愛，一旦遭逢。

月娘道：「此是五娘，姐夫也只見個長禮兒罷。」經濟忙向前深深作揖。金蓮一面還了萬福。月娘便道：「五娘你來看，小雛兒倒把老鴉子來贏了。」這金蓮近前一手扶着牀，護炕兒一隻手拈着白紗團扇兒，在傍替月娘指點，說道：「大姐，這牌不是這等出了，把雙三搭過來，却不是天不同和牌，還贏了陳姐夫和三姐姐。」衆人正抹牌在熱鬧處，只見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月娘連忙攬撥小玉送陳姐夫，打角門出去了。西門慶下馬進門，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然後到潘金蓮房中來。金蓮慌忙接着，與他脫了衣裳，說道：「你今日送行去來的早。」西門慶道：「提刑所賀千戶新陞新平寨知寨，合衛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拿帖兒來會，我不好不去的。」金蓮道：「你沒酒教丫鬟看酒來你吃。」不一時放了桌兒，飲酒菜蔬都擺在

面前飲酒中間因說起後日花園捲棚上梁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遞菓盒酒掛紅少不得叫廚子置酒管待說了一回天色已晚春梅掌燈歸房二人上牀宿歇西門慶因起早送行着了辛苦吃了幾杯酒就醉了倒下頭鼾睡如雷鼾睡不醒那時正值七月二十頭天氣夜裏有些餘熱這潘金蓮怎生睡得着忽聽碧紗帳內一派蚊雷不免赤着身子起身來執着燭滿帳照蚊照一個個燒一個回首見西門慶仰臥枕上睡得正濃搖之不醒其腰間那話帶着托子纒垂偉長不覺淫心輒起放下燭臺（以下刪去二十一字）西門慶醒了罵道：「怪小淫婦兒你達達睡睡就攪混死了。」一面起來坐在枕上亦發叫他在下儘着吮啞又垂首翫之以暢其美正是：

怪底佳人風性重
夜深偷弄紫鸞鸞

有「蚊子雙關踏莎行」詞爲證：

我愛他身體輕盈楚腰膩細行行一派笙歌沸黃昏人未掩朱扉潛身撞入紗廚內款傍香肌輕憐玉體嘴到處臙脂記耳邊廂造就百般聲夜深不肯教人睡

婦人子是頑了有一頓飯時西門慶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叫春梅篩酒過來在牀前執壺而立將燭移在牀背板上教婦人馬爬在他面前（以下刪去十字）令其自動在上飲酒取其快樂婦人罵道：「好個刁鑽的強盜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怪刺刺教丫頭看答着甚麼張致。」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當初你瓶姨和我常如此幹叫他家迎春在傍執壺斟酒到好要子。」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的甚麼瓶姨鳥姨是那淫婦

則甚。奴好心不得好報。那淫婦等不的浪着。嫁漢子去了。你前日吃了酒。你來家一般的三個人。在院子裏跳百索兒。只拿我煞氣。只躡我一個兒。倒惹的人和我辨了回子嘴。想起來奴是好欺負的。西門慶問道：「你與誰辨嘴來？」婦人道：「那日你便進來了。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氣。說我在他跟前頂嘴來。罵我不識高低的貨。我想起來。爲甚麼養蝦蟆得水蠱兒病。如今到教人惱我。」西門慶道：「不是我也不惱。那日應二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吃了酒出來。路上撞見馮媽媽子。如此這般告訴我。把我氣了個立睜。若嫁了別人。我到罷了。那蔣太醫賊矮王八。那花大怎不咬下他下截來。他有甚麼起解。招他進去。與他本錢。教他在我眼前開鋪子。大刺刺做買賣。」婦人道：「虧你有臉兒。還說哩。奴當初怎麼說來。先下米的先吃飯。你不聽。只顧求他。問姐姐。常信人調丟了。飄你做差了。你抱怨那個。」西門慶被婦人這幾句話。冲得心頭一點火。無雲山半壁通紅。便道：「你由他。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到明日休想我這裏理他。」

看官聽說。自古讒言罔行。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猶不能免。况朋友乎。饒吳月娘恁般賢淑的婦人。居于正室。西門慶聽金蓮在席間之閒言。卒致于反目。其他可不慎哉。自是以後。西門慶與月娘尙氣。彼此覷面。都不說話。月娘隨他往那房裏去。也不管他。來遲去早。也不問他。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只教丫頭上前答應。也不理他。兩個都把心來冷淡了。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到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姐尙氣之後，見漢子偏聽己，是以爲得志，每日抖擻着精神妝飾打扮，希寵市愛，因爲那日後邊會遇陳經濟一遍，見小夥兒生的乖滑伶俐，有心也要拘搭他，但只畏懼西門慶不敢下手，只等的西門慶往那裏去，不在家，便使了丫鬢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常時兩個下棋做一處，一日西門慶新蓋捲棚上梁，親友掛紅慶賀，遞菓盒的也有許多，各作人匠都有犒勞賞賜，大廳上管待官客，吃到晌午時分，人纔散了，西門慶看着收拾了家火，歸後邊睡去了，陳經濟走來金蓮房中討茶吃，金蓮正在牀上彈弄琵琶，道：「前邊上梁吃了恁半日酒，你就不會吃了些什麼，還來我屋裏要茶吃。」經濟道：「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從半夜起來，亂了這一五更，誰吃甚麼來。」婦人問道：「你爹在那裏？」經濟道：「爹後邊睡去了。」婦人道：「你既沒吃甚麼，叫春梅揀妝裏，拿我吃的，那蒸酥菓餡餅兒來，與你姐夫吃。」這小夥兒就在他炕桌兒擺着四碟小菜，吃着點心，因見婦人彈琵琶，小夥戲問道：「五娘，你彈的甚曲兒，怎不唱個兒我聽。」婦人笑道：「好陳姐夫，奴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唱曲兒你聽，我等你爹起來，看我對你爹說不說。」那經濟笑嘻嘻，慌忙跪下，央及道：「望乞五娘可憐見兒子，再不敢了。」那婦人笑起來了，自此這小夥兒和這婦人，近日親，或吃茶吃飯穿房入屋，打牙犯嘴，挨肩擦膀，通不忌憚，月娘托以兒輩，放這樣不老實的女婿在家，自家的事却看不見，正是：

只繞採花成釀蜜。

不知辛苦爲誰甜。

堪嘆西門慮未通。

惹將桃李笑春風。

滿牀錦被藏賊睡。三頓珍羞養大蟲。

愛物只圖夫婦好。貪財常把丈人坑。

還有一件堪誇事。穿房入屋弄乾坤。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草裏蛇選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花開不擇貧家地。月照山河處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歹。百事還教天養人。

癡孽瘖啞家豪富。伶俐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算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起蓋花園。搭棚約有半年光景。裝修油漆完備。前後煥然一新。慶房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

一日八月初旬天氣。與夏提刑做生日。在新買莊上擺酒。叫了四個唱的。一起樂工。雜耍步戲。西門慶從已牌時分。打選衣帽齊整。四個小廝跟隨。騎馬去了。吳月娘在家。整置了酒餚細果。約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大妯。潘金蓮。衆人開了新花園門。園中遊賞。觀看裏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好座花園。但見：

正面丈五高。心紅漆綽屑。周圍二十板。砧炭乳口泥牆。當先一座門樓。四下幾多臺榭。假山真水。翠竹蒼松。高而不尖。謂之臺。巍而不峻。謂之榭。論四時賞翫。各有去處。春賞燕遊堂。檜柏爭鮮。夏賞臨溪館。荷蓮鬥彩。秋賞疊翠樓。黃菊迎霜。冬賞藏春閣。白梅積雪。剛見那嬌花籠淺徑。嫩柳拂雕欄。弄風楊柳縱蛾眉。帶雨海棠陪嫩臉。燕遊堂前。金燈花似開不開。藏春閣後。白銀杏半放不放。平野橋東。幾朵粉梅開卸。臥雲亭上。數株紫荊未吐。湖山側。纔綻金錢。寶檻邊。初生石笋。翩翩紫燕穿簾幙。嚙嚙黃鶯度翠陰。也有那月窗雪洞。也有那水閣風亭。水香棚。與茶蘼架相連。千葉桃。與三春柳作對。也有那紫丁香。玉馬櫻。金雀藤。黃刺薇。香茉莉。珊瑚花。捲棚前後。松牆竹徑。曲水方池。映堦蕉棕。白日葵榴。遊魚藻內。驚人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菩薩面。荔枝擎出鬼王頭。

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攜手遊芳徑之中。或鬥草坐香茵之上。一個臨欄對景。戲將紅豆擲金鱗。一個伏檻觀花。笑把羅紈驚粉蝶。月娘于是。走在一個最高亭子上。名喚臥雲亭。和孟玉樓李嬌兒下棋。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雪娥。都在翫花樓。望下觀看。見樓前牡丹花畔。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又有那耐寒君子竹。欺雪大夫松。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嬌兒對席。兩邊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西門大姐。各依序而坐。月娘道：「我忘了。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姑夫來。不一時。經濟來到。頭上天青羅帽。身穿紫綾深衣。脚下粉頭卓靴。向前作揖。就在大姐根前坐下。傳杯換盞。吃了一回酒。吳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下棋。孫雪娥與孟玉樓。却上樓觀看。惟有金

蓮且在山子前。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不妨經濟悄悄。在他身後觀戲。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忽下。心不定。有些走讓。」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瞞了他一眼。罵道：「賊短命人。聽着。你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那陳經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摟他親嘴。被婦人順手只一推。把小夥兒推了一交。却不想玉樓在甌花樓。遠遠瞧見。叫道：「五姐。你走這裏來。我和你說話。」金蓮方纔撇了經濟上樓去了。原來兩個蝴蝶。也沒曾捉的住。到訂了燕約。鶯期。則做了蜂鬚花嘴。正是：

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沒處尋。

經濟見婦人去了。默默歸房。心中快然不樂。口占「折桂令」一詞。以遣其悶。

我見他斜戴花枝。朱脣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前日相逢。今日相逢。似有情實。未見情實。欲見許。何會見許。似推辭。本是不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又相思。

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莊子上。吃了酒回來。打南瓦子裏頭過。平昔在三瓦兩巷行走。要子。搗子。每都認的。那時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爲光棍。是也。內中有兩個。一名草裏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被西門慶資助。乃鷄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裏要錢。勒住馬。近前說話。二人連忙走至跟前。打個半跪。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莊上請我們吃了酒來。我有一莊事。央煩你們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沒的說。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今使令小人之處。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既是你二人恁說。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分付你。」二

人道：「那裏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這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便了。」因在馬上摟起衣底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個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魯華那肯接，說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叫俺兩個往東洋大海裏拔蒼龍頭上角，西華岳山中取猛虎口中牙，便去不得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個銀兩，小人斷不敢領受。」西門慶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教玳安接了銀子，打馬就走。又被張勝攔住說：「魯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拾，似咱們推托的一般。」一面接了銀子，扒倒地磕了個頭，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去坐着，不消兩日，管情穩拍拍，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官府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所，夏老爹那裏答應，就够小人了。」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何消你說。」

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果然把張勝送在夏提刑守備府，做了個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題。那兩個搗子得了銀子，依舊要錢去了。

西門慶騎馬進門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衆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捲簾內看收家火。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園裏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火，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裏做甚麼來？」金蓮笑道：「俺們今日和大姐開門看了，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夏大人費心，莊子上叫了四個唱的，四個搗倒小廝，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說了衣裳，因說道：「你沒酒，教丫頭

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分付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坐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衿衫兒，五色縐紗眉子，下着白碾光絹挑線裙子，裙邊大紅光素緞子，白綾高底羊皮金雲頭鞋兒，頭上銀絲髮髻，金廂玉蟾宮折桂分心翠梅鈿兒，雲鬢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出紅馥馥朱唇，白膩膩粉臉，不覺淫心輒起，揆着他兩隻手兒，摟抱在一處親嘴，不一時，春梅篩上酒來，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啞舌的舌頭一片聲響，婦人一面摟起裙子，坐在身上，嚙酒哺在他口裏，然後在桌上纖手拈了一個鮮蓮蓬子，與他吃。西門慶道：「澀刺刺的吃他做甚麼？」婦人道：「我的兒，你就吊了造化了，娘裏手拿的東西兒，你不吃。」于是口中噙了一粒鮮核桃仁兒，送與他纔罷了。西門慶又要翫弄婦人的胸乳，婦人一面摘下攔領子的金三事兒來，用口咬着，攤開羅衫，露見美玉無瑕，香馥馥的酥胸，緊就就的香乳，揣揣摸摸良久，用口橫之，彼此調笑，曲盡于飛。西門慶乘着喜歡，向婦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你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鋪，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菓子鋪出來。」婦人便問怎麼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過魯華張勝二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個墮業的衆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又問：「這蔣太醫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蔣太醫，我見他且是謙恭禮體兒的，見了人把頭兒低着，可憐見兒的，你這等作做他。」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脚哩。」婦人道：「汗邪的油嘴，他可看人家老婆的脚。」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哩，也是左近一個人家，請他看病，正是街上買了一尾魚，手提着，見那人請他說：『我送了魚到家就來。』那人說：『家中有緊病，請師父就去罷。』」

「這蔣竹山一直跟到他家，病人在樓上，請他上樓，不想是個女人不好，素體容妝，走在房來，舒手教他把脈，這廝手把着脈，想起他魚來，掛在簾鉤兒上，就忘記看脈，只顧「且問嫂子，你下邊有貓兒也沒有？」不想他男子漢，在屋裏聽見了，走來採着毛，打了個臭死，藥錢也沒有與他，把衣服扯的稀爛，得手纔跑了。」婦人道：「可兒的來，我不信一個文墨人兒，他幹這個營生。」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就誤了勾當，單愛外裝老成，內藏奸詐。」兩個說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拾了家火，歸房宿歇，不在話下。

按下一頭，却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約兩月光景，初時蔣竹山，圖婦人喜歡，修合了些戲藥，部門前買了些甚麼，景東人事，美女相思套之類，實指望打動婦人，心不想婦人，曾在西門慶手裏，狂風驟雨，都經過的，往往幹事，不稱其意，漸漸頗生憎惡，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爛，都丟掉了，又說：「你本蝦蟆腰裏無力，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家，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鑽鎗頭，死王八。」罵的竹山，狗血噴了臉，被婦人，半夜三更，趕到前邊鋪子裏睡，子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進房中來，每日聒聒着算帳，查算本錢，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走在鋪子小櫃裏坐的，只見兩個人進來吃的，浪浪踉踉，楞楞睜睜，走在櫃子上坐下，先是一個問道：「你這鋪中有狗黃沒有？」竹笑道：「休要作戲，只有牛黃，那討狗黃？」又問：「沒有狗黃，你有冰灰也罷，拿來我瞧，我要買你幾兩。」竹山道：「生藥行，只有冰片，是南海波斯國地道出的，那討冰灰來？」那一個說道：「你休問他，量他纔開了幾日鋪子，他那裏有這兩莊藥材，咱往西門大官人鋪中買去了來。」那個說道：「過來，咱與他說，正經話罷。」蔣二哥，你休推睡裏，夢裏，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

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本利也該許多。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剛纔進門。就先問你要。你在人家招贅了。初開了這個鋪子。恐怕喪了你行止。顯的俺們陰陽了。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教你認範。你不認範。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聽了。說了個立證。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那人道：「你沒借銀。却問你討。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彈。快休說此話。」蔣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識。如何來問我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差了。自古於官不貧。賴債不富。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串鈴兒賣膏藥。也虧了這位魯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了這步田地來。」這個人道：「我便姓魯。叫做魯華。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四十八兩銀子。少不的還我。」竹山慌道：「我那裏借你銀子來。就借了你銀子。也有文書保人。」張勝道：「我就是保人。」因向袖中取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臉蠟歪也似黃了。罵道：「好殺材狗男女。你是那裏搗子。走來嚇詐我。」魯華聽了。心中大怒。隔着小櫃。擲的一拳去。早飛到竹山面門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邊。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街。竹山大罵：「好賊搗子。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只叫天。福兒來幫助。被魯華一脚踢過一邊。那裏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攔住魯華手。勸道：「魯大哥。你多日子也就待了。再寬他兩日兒。教他湊過與你便了。」蔣二哥。你怎麼說。」竹山道：「我幾時借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慢慢好講。如何這等撒野。」張勝道：「蔣二道。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回過味來了。打了你。一面口袋倒過蘸來了。你若好好早這般。我教魯大哥饒你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是話。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聽了道：「氣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見他甚麼錢來。」

張勝道：「你又吃了早酒了。」不提防魯華又是一拳，仰八又跌了一交，險不倒栽入洋溝裏，將髮散開，巾幘都污濁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來，被保甲上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瓶兒在房中聽見，外邊人攘走來，簾下聽，覷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個立睜，使出馮媽媽來，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關閉了門戶，家中坐的，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即差人分付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這裏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提刑陞廳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蕙，如何借了魯華銀子不還，反行毀罵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的通不認得此人，並沒借他銀子，小人以理分說，他反不容，亂行踢打，把小人貨物都搶了。」夏提刑便叫魯華：「你怎麼說？」魯華道：「他原借小的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光景，延挨不還小的，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了，做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辱罵小的，說小的搶奪他貨物，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這張勝便是保人，望爺查情。」一面懷中取出文契遞上去。夏提刑展開觀看，上面寫着：

「立借契人蔣文蕙，係本縣醫生，為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如有欠少時，家值錢物件折准，恐後無憑，立此借契為照者。」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說道：「可又來，見有保人文契，還這等抵賴，看這斷咬文嚼字模樣，就像個賴債的。」喝令左右，選大板拿下去，着實打。當下三四個人，不由分說，拖番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大板，打的開皮肉綻，鮮血淋漓，一面差兩個公人，拿着白牌，押蔣竹山到家，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然帶回衙門收監。那蔣竹山

打的那兩隻腿刺八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兒。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又被婦人噙在臉上罵道：「沒羞的王八。你遞甚麼銀子在我手裏。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王八。砍了頭是個債椿。就瞎了眼也不嫁你。這中看中吃的王八。」那四個人聽見婦人屋裏撻罵。不住催逼叫道：「蔣文蕙既沒銀子。不消只管挨遲了。趁早到衙門回話去罷。」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又去裏邊哀告婦人。直擻兒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說道：「你只當積陰陽。西山五舍。齋僧布施。這三十兩銀子了。不與這一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罷了。」婦人不得已。拏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當官交與魯華。扯碎了文書方纔了事。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逕到西門慶家回話了。西門慶留在捲棚內。管待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一遍。西門慶滿心大喜。說：「二位出了我的氣。足可以够了。」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與西門慶。門慶那裏肯收。「你二人收去買壺酒吃。就是我酬謝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臨起身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自行要錢去了。正是：

管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霧雨心。

却說蔣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出來。歸到家中。婦人那裏容他住。說道：「你還是那人家哩。只當奴害了汗病。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藥吃了。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時。連我這兩間房子。尙且不够你還人。」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着兩腿疼。自去另尋房兒。但是婦人本錢置買的貨物。都留下。把他原舊的藥材。藥碾。藥篩。藥箱。箱之物。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了。臨出門。婦人還使馮媽媽。備了一錫盆水。趕着澆去。說道：「喜得冤家離眼前。」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又打聽得他家中。

漫事。心中甚是後悔。每日茶飯備餐。蛾眉懶畫。把門倚遍。眼兒望穿。白盼不見一個人兒來。正是：

枕上言猶在。于今恩愛淪。

房中人不見。無語自消魂。

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看見婦人。大門闔着。藥鋪不開。靜落落的歸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想必那矮王八打重了。在屋裏睡哩。會勝也得半個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了一日。八月十九日。吳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逕都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分付玳安：「早回馬去罷。晚上來接我。」旋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來打雙陸。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兒兩個在傍陪侍。勸酒良久。都出來院子內投壺頑耍。玳安約至日西時分。勒馬來接。西門慶正在後邊東淨裏出恭。見了玳安。問道：「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大廳上坐堂客都散了。家火都收了。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衆人。大娘邀的後邊坐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裏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四盤羹菓。兩盤壽桃麵。一疋尺頭。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說爹不在家了。也沒曾請去。」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裏吃酒來。」玳安道：「剛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說不吃酒。強說着教小的吃了兩鍾。就臉紅起來。如今二娘到悔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爹說。爹還不信。從那日提刑所出來。就把蔣文蕙打發去了。二娘甚是後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瘦了好些兒。央及小的好歹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爺若吐了口兒。還教小的回他聲去。」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

罷了。又來纏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閑去。你對他說甚麼下茶下禮，揀個好日子，擡了那淫婦來罷。」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裏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畫童兒這裏伺候爹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這玳安出了院門，一面走到李瓶兒那裏，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說道：「好哥哥，今日多有累你。對爹說成就了二娘此事。」于是親自洗手剔甲，廚下整理菜蔬，管待玳安酒飯。說道：「你二娘這裏沒人，明日好歹你來幫扶天福兒，看齊人搬家火過去。」顧了五六付扛，整整擡運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都堆在新蓋的瓠花樓上，擇了八月二十日，一頂大轎，一疋緞子紅，四對燈籠，派定玳安、平安、畫童來與四個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過門。婦人打發了兩個丫鬟，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西門慶那日不往那去，在家新捲棚內，深衣福巾坐的。單等婦人進門。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個人出去迎接。孟玉樓走來上房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在是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怪。他爺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個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一回，於是輕移蓮步，款蹙湘裙，出來迎接。婦人抱着寶瓶，逕往他那邊新房裏去了。迎春、綉春兩個丫鬟，又早在房中鋪陳停當。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不想西門慶正因為惱在心，不進他房去。到次日教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裏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往他房裏去。頭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蓮房中睡。金蓮道：「他是個新人兒，纔來了頭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知淫婦有些眼裏火，等我

奈何他兩日慢慢進去。到了三日，打發堂客散了。西門慶又不進入他房中，往後邊孟玉樓房裏歇去了。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發兩個丫鬚睡了，飽哭了一場，可憐走在牀上，用腳帶吊頸懸梁自縊，正是：

連理未諧鴛帳底，
冤魂先到九重泉。

兩個丫鬚睡了一覺醒來，見燭光昏暗，起來剔燈，猛見牀上婦人吊着，說慌了手脚，走出隔壁叫春梅。說：「俺娘上吊哩。」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見婦人穿着一身大紅衣服，直捉捉吊在牀上，連忙和春梅把腳帶割斷，解救下來，擲了半日，吐了一口精涎，方纔甦醒，即叫春梅：「後邊快請你爹來。」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你娶將他來，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裏去，惹他心中不歹麼？恰似俺們把這莊事放在頭裏一般，頭上末下，就讓不得這一夜兒。」西門慶道：「待過三日兒我去，你不知道，淫婦有些吃着碗裏，看着鍋裏，想起來你惱不過，我來會你漢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麼話兒沒告訴我，臨了招進蔣太醫去了，我不如那廝，今日却怎的又尋將我來？」玉樓道：「你惱的是，他也吃人念了。」正說話間，忽聽一片聲打儀門，玉樓使蘭香問，說是：「春梅來請爹，六娘在房裏上吊哩。」慌的玉樓攬掇西門慶不迭，便說：「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當弄出事來。」于是打着燈籠，走來前邊看視，落後吳月娘、李嬌兒聽見都起來，到他房中，見金蓮樓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姜湯兒沒有？」金蓮道：「我救下來時，就灌了些來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聲，月娘眾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睡下，各

歸房歇息。次日晌午前後，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正是：

身如五鼓御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

西門慶向李嬌兒衆人說道：「你們休信那淫婦，詐死兒說人。我手裏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進房裏去，親看着他。上個吊兒，找瞧方信。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賊淫婦不知把我當誰哩。」衆人見他這般說，都替李瓶兒捏兩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他房中去了。玉樓、金蓮、分付春梅把門關了，不許一個人來。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戲。看裏面怎的動靜。且說西門慶見婦人在牀上，倒胸着身子哭泣。見他進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幾分不悅。先把兩個丫頭都趕去空房裏住了。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下，指着婦人罵道：「淫婦，你既然虧心，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短王八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甚麼緣何流那騷尿怎的。我自來不會見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個吊兒。我瞧。」于是拿一繩子丟在他面前，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的話來，說西門慶打老婆的班頭，降婦女的領袖。思量我那世裏晦氣。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裏來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牀來，脫了衣裳，跪着。婦人只顧延挨不脫。被西門慶拖番在牀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戰兢兢跪在地平上。西門慶坐着，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說過，教你略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廝。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那短王八有甚麼起解，你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鋪子。在我眼皮子跟前開鋪子，要撐我的買賣。」婦人道：「奴不說的，悔也是遲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把奴想的心斜。」

了。後邊喬皇親花園裏，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奴精髓。到天明鷄叫時分就去了。你不信，只問老馮和兩個丫頭，便知端的。後來把奴攝的，看至死，不久身亡。纔請這蔣太醫來看，恰吊在麵糊盆內一般。乞那廝局騙了，說你家中有事，上東京去了。奴不得已，纔幹下這條路。誰知這廝砍了頭，是個債椿。被人打上門來，經官勸府，奴忍氣吞聲，丟了幾兩銀子。吃奴即時擡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教他寫狀子告我，收着許多東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婦人道：「你麼可是沒的說。奴那裏有這個話。就把身子爛化了。」西門慶道：「就算有如此，我也不怕你。道說你有錢，快轉換漢子。我手裏容你不得。我實對你說罷了。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行計教那廝疾走無門。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掛了到官，弄到一個田地。」婦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計兒，還是你可憐見奴。若弄到那無人烟之處，就是死罷了。」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又問道：「淫婦，你過來。我問你，我比蔣太醫那廝誰強。」婦人道：「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個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說你仗義疎財，敲金擊玉，伶牙俐齒，穿羅着錦，行三坐五，這等爲人上之人。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會看見哩。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自這一句話，把西門慶歡喜無盡。卽丟了鞭子，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穿上衣裳，摟在懷裏，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廝他見甚麼碟兒天來大。」卽叫春梅快放桌兒，後邊快取酒菜兒來。正是：

東邊日頭西邊雨，
道是無情却有情。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目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

在世爲人保七旬。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悔。浮華過眼恐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得失榮華墮髮塵。

不如且放開懷樂。莫使蒼然兩鬢侵。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幾句柔情軟話，感觸的回嗔作喜，拉他起來，穿上衣裳，兩個相摟相抱，極盡綢繆。一面令春梅進房放桌兒，往後邊取酒去，且說金蓮和孟玉樓，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站在角門首，打着燈燭，裏邊說話，都聽不見。金蓮道：「俺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他倒聽得伶俐。」那春梅便在窗下潛聽一回，春梅走過來，金蓮悄悄問他，房中怎的動靜，這春梅聽了，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他，不脫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子。」金蓮問道：「打了他，他脫了不會。」春梅道：「他見爹惱了，纔慌了，就脫了衣裳，跪在地平上，爹如今問他話哩。」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去罷。」拉金蓮來西角門首，站立。那時八月二十頭，月色纔上來，站在黑頭裏，金蓮吃瓜子兒，兩個一處說話，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潘

金蓮便向玉樓道：「我的姐姐說好食菓子，一心只要來這裏頭兒沒動，下馬威討了這幾下在身上，俺這個好不順臉的貨兒，你替他順順兒，他倒罷了，屬扭孤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想着先前乞小婦奴才，壓枉造舌我那一行院，我陪下十二分小心，還吃他奈何的我，那等哭哩，姐姐你來了幾時，還不知他性格哩。」二人正說話之間，少頃只聽開的角門響，春梅出來，一直逕往後邊走，不防他娘站在黑響處叫他，問道：「小肉兒那去？」那春梅笑着只顧走，那金蓮道：「怪小肉兒你過來，我問你話，慌怎的？」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腳，方說：「如此這般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話說哩，爹喜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桌兒，如今往後邊取酒去。」金蓮聽了，便向玉樓說道：「賊沒廉恥的貨，頭裏那等雷聲大，雨點小，打哩亂哩，及到其間，也不怎麼的，我猜也沒的想，管情取了酒來，教他遞，賊小肉兒沒他房裏丫頭，你替他取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毯聲浪蕩，我又聽不上。」春梅道：「爹使我管我事，」于是笑嘻嘻去了。金蓮道：「俺的小肉兒，正經使着他，死了一般懶得動彈，不知怎的，聽見幹貓兒頭差事，鑽頭覓縫，幹辦了要去，去的那快，見他房裏兩個丫頭，你替他走，管你腿事，賣蘿蔔的跟着鹽担子走，好個閒嘈心的小肉兒。」玉樓道：「可怎的，俺大丫頭蘭香，我正使他做活兒，他想伏實只不他，爹使他行鬼頭兒，聽人的話兒，你看他的走的那快。」正說着，只見玉樓自後邊穩地走來，便道：「三娘還在這裏，我來接你來了。」玉樓道：「怪狗肉，說我一跳。」因問：「你娘知道你來不會？」玉樓道：「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了，我來前邊瞧瞧，剛纔看見春梅後邊要酒果去了。」因問：「俺爹到他屋裏怎樣個動靜兒？」金蓮接過來道：「進他屋裏去，尖頭醜婦，碰到毛司臚。」

上齊頭故事。」玉簪又問玉樓，玉樓便一一告他說。玉簪道：「三娘真個教他脫了衣裳跪着，打了他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爹因他不跪，纔打他。」玉簪道：「帶着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虧他那雪白的皮肉兒，上怎麼挨得？」玉樓笑道：「怪小狗肉兒，你倒替古人就愛。」正說着，只見春梅和小玉取了酒菜來，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還往李瓶兒那邊去。金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聽見，幹恁個勾當兒，裏端裏老鼠天生的耗，分付快送了來，教他家丫頭伺候去，你不要管他，我使耍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一面把酒菜擺在桌上，這春梅和小玉就出來了，只是迎春、春梅在房答應。玉樓金蓮問了他話，玉簪道：「三娘，咱後邊去罷。」二人一路去了。金蓮教春梅關上角門，歸進房來，獨自宿歇，不在話下。正是：

可惜團圓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間。

不說金蓮獨宿，單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個相憐相愛，飲酒說話到半夜，方纔被伸翡翠枕，設鴛鴦上床，就寢。燈光掩映，不啻鏡中之鸞鳳和鳴，香氣薰籠，好似花間之蝴蝶對舞。正是：

今宵勝把銀缸照，祇恐相逢是夢中。

有詞爲證：

淡畫眉兒斜插梳，不忺拈弄倩工夫。雲窗霧閣深深許，蕙性蘭心，□□□□□□□□□□
格世間無從今罷却相思調，美滿恩情錦不如。

兩個睡到次日飯時，李瓶兒恰好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春後邊拿將來四小碟甜醬瓜茄，細巧菜蔬，一鷄頓

爛鴿子、鶴兒、一甌黃韭乳餅、并醋燒白菜、一碟火燻肉、一碟紅糟鱸魚、兩銀廂兒、白生生軟香稻米飯兒、兩雙牙筋、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了上半盞兒、就教迎春：「昨日剩的銀壺裏金華酒篩來。」拿甌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方纔洗臉梳妝、一面開箱子、打點細軟首飾衣服、與西門慶過目、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與西門慶看、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件金廂鴉青帽頂子、說是過世老公公的、起上來上等子秤四錢八分重、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替他做一對墜子、又拿出一頂金絲髮髻、重九兩、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衆人有這髮髻沒有？」西門慶道：「他們銀絲髮髻、倒有兩三頂、只沒編這髮髻。」婦人道：「我不好帶出來的、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打一件金九鳳蟠根兒、每個鳳嘴啣一掛珠兒、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金廂玉觀音、滿池嬌分心。」西門慶收了一面梳頭洗臉、穿了衣服出門、李瓶兒分付：「那邊房子裏沒人、你好歹過去看看、委付個人兒看守、替了小廝天福兒來家使喚、那老馮老行貨子、甯甯磕磕的、獨自在那裏、我又不放心。」西門慶道：「你分付我知道了。」袖着髮髻和帽頂子出門、一直往外走、不防金蓮鬚着頭、還未梳洗、站在東角門首、叫道：「哥、你往那去、這咱纔出來、看雀兒撞兒眼。」那西門慶道：「我有勾當去。」婦人道：「怪行貨子、你還來慌走怎的、我和你說話。」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只得回來、被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子上、把他兩隻手拉說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怪火燎腿、三寸貨、那個拿長鍋鏟吃了你、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你過來、我且問你。」西門慶道：「罷麼、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我有勾當哩、等我回來說。」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他袖子裏重重的道：「是甚麼拿出來我瞧瞧。」西門慶道：

「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進去袖子裏就掏，掏出一頂金絲髻來，說道：「這是他的髻髻，你拿去。」西門慶道：「他問我你們沒有這髻髻，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髻髻多少重，他要打甚麼？」西門慶道：「這髻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一件照依上房戴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甸兒，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够了，大姐姐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兩六錢，把剩下的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西門慶道：「滿池嬌，他要揭實枝梗的。」金蓮道：「就是揭實枝梗使了三兩金子，滿纂梆着鬼，還落他二三兩金子，够打個甸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盆兒，隨處也搯個尖兒。」金蓮道：「我兒，娘說的話，你好歹記着，你不替我打將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袖了髻髻笑着出門，金蓮戲道：「哥兒，你幹上了。」西門慶道：「我怎的幹上了。」金蓮道：「你既不幹，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要打着他，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髻髻來，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不怕你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單只管胡說。」說着往外去了。

却說吳月娘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尋不着，只見平安來掀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緊等着哩。」月娘半日纔說：「我使了他有勾當去了。」原來月娘早晨分付下他，往王姑子庵裏，避香油白米去了，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說娘使了他有勾當去了。」月娘罵道：「怪奴才，隨你怎麼回去。」平安說的不敢言語一聲兒，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衆人說道：「我開口又說我多管不言語，我又驚的慌，一個人也拉刺將來了，那房子賣吊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麼，左

右有他家馮媽媽子在那裏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廝。晚夕同在那裏上宿睡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作養娘抱巴巴叫來旺兩口子去。自他媳子七病八病。一時病倒了在那裏上牀誰扶持他。」玉樓便道：「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個一家之主。不爭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就是俺們不好張主的。下邊孩子們也沒投奔他爹這兩日。隔二騙三的。也甚是沒意思。看姐姐恁的。依俺們一句話兒。與他爹笑開了罷。」月娘道：「孟三姐。你休要起這個意。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嚷鬧。他平白的使性兒。那怕他使的那險瘡。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我怎的不賢良的來。如今犛六個在屋裏。纔知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情說好話。幹直惹人嫌。我當初大說攔你。也只爲好來。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又買了房子。今日又圖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喬了。何況他孝服不滿。你不好娶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裏。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過水。自瞞我一個兒。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也推在院裏歇。明日也推在院裏歇。誰想他只當把個人兒歇了。家裏來端的好在院裏歇。他自吃人在他跟前那等花籃狐哨。喬龍畫虎的。兩面刀哄他。就是千好萬好了。似俺們這等依老實。苦口良言。着他理你理兒。你倒如今。反被爲仇。正是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倒了亦如然。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你不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頓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寡在這屋裏隨我去。你們不要管他。」幾句話。說的玉樓衆人。訕訕的良久。只見李瓶兒梳妝打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衿羅衫兒。翠藍拖泥妝花羅裙。迎春抱着銀湯瓶。綉春拿着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衆人遞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落後孫雪娥也來到。都遞了茶。一處坐的。潘金蓮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過來與大姐下個

禮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姐和他爹那些時，兩個不說話，因為你來，俺們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李瓶兒道：「姐姐分付奴知道。」于是向月娘面前，花枝招展，綉帶飄飄，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月娘道：「李大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們不要來攪撥，我已賭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兒哩。」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金蓮在傍，把拿抵子，與李瓶兒抵頭，見他頭上戴着一付金玲瓏草蟲兒頭面，并金縷絲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碎草蟲頭面，只是有些抓住了頭髮，不如大姐頭上戴的這金觀音滿池嬌，是揭實枝梗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落後小玉玉簪來跟前遞茶，都亂戲他，先是玉簪問道：「六娘，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李瓶兒道：「先在惜薪司掌廠，御前班，直後陞廣南鎮守。」玉簪笑道：「你老人家昨日挨的好柴。」小玉又道：「去年城外落鄉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教你往東京去。」婦人不知道甚麼，說道：「他尋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會苦的好水災。」玉簪又道：「你老人家鄉里媽媽拜千佛，昨日磕頭磕够了。」小玉又說道：「朝廷昨日差了四個夜不收，請你老人家往口外和番，端的有這話麼？」李瓶兒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把玉樓金蓮笑的不了。月娘便道：「怪臭肉們，幹你那營生去，只顧落他怎的。」于是把個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良久西門慶進房來，回他顧銀匠家打造生活，就與他計較，明日發柬，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酒，少不的拿帖兒請請花大哥。李瓶兒道：「他娘子三日來，再三

說了也罷。你請他請罷。」李瓶兒又說：「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你這裏再叫一個，和天福兒輪着，晚夕上宿就是不消教旺官去罷。」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去不的。」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即叫平安近前分付：「你和天福兒兩個輪一週一日，獅子街房裏上宿。」不在言表。

話休饒舌，不覺到二十五日，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插花筵席，四個唱的，一起雜耍步戲，頭一席花大舅、吳大舅，第二席是吳二舅、沈姨夫，第三席應伯爵、謝希大，第四席祝日念、孫天化，第五席常時節、吳典恩，第六席雲離守、白來創、西門慶主位，其餘傅自新、費地傳、女塔、陳經濟，兩邊列位先是李桂姐、吳銀兒、董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時分，坐轎子就來了。在月娘上房裏坐的，官客在新蓋捲棚內坐的吃茶，然後到齊了，大廳上坐席上都有桌面，某人居上，某人居下，先吃小割海青捲兒、八寶攪湯，頭一道割燒鷄，天下飯，樂人撮撮弄雜耍回數，就是笑樂院，木下去李銘、吳惠兩個小優，上來彈唱，間省清吹下去，四個唱的出來，筵外遞酒，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當斗胆，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是見親厚之情，俺們不打緊，花太尊親，并二位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爲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地拜見，免了罷。」謝希大道：「哥，你這話難說，當初已言在先，不爲嫂子，俺們怎麼見來，何況這個嫂子，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後做親，又不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的？」那西門慶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你不要笑，俺們都拿着拜見錢在這裏，不白教他出來見。」西門慶道：「你這狗材，單管胡說。」吃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玳安來，教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六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是你這小狗骨禿兒的鬼，你幾時往後邊

去就來哄我賭幾個。誓真個我就後邊去了。」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二爹。二爹進去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景，好不好我走進去。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牀廝狗好不利害，倒沒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伯爵故意下席，趕着玳安踢兩腳，笑道：「好小狗骨禿兒，你傷的我好，趁早與我後邊請去，請不將來，可二十欄杆。」把衆人四個唱的都笑了。那玳安到下邊，又走來立着，把眼看着他爹不動身。西門慶無法可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分付：「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見見罷。」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了西門慶進去，然後纔把脚下去人趕出去，關上儀門。四個唱的，都往後邊彈樂器。簇擁婦人上拜。孟玉樓、潘金蓮、百方攬掇，替他擡頭戴花翠，打發他出來。廳上又早鋪下錦毡，綉毯，麝蘭，鬘，絲竹和鳴。四個唱的，導引前行。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袍兒，下着金枝線葉沙綠百花裙，腰裏束着碧玉女帶，腕上籠着金壓袖，胸前貼牌，繡落裙邊，環珞玲瓏，頭上珠翠堆盈，鬢畔寶釵半卸，紫瑛金環，耳邊低掛珠子挑鳳，髻上雙插粉面，宜貼翠花鈿，湘裙越顯紅，鴛小，恍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到筵前。四個唱的，琵琶、箏、絃、篋、擁婦人，花枝招颯，綉帶飄飄，望上朝拜，慌的衆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却說孟玉樓、潘金蓮、李嬌兒、簇擁着月娘，都在大廳軟壁後聽觀，聽見唱喜得功名完，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夫共妻。」直到「笑吟吟慶喜，高擎着鳳凰杯，象板銀箏，聞玉笛，列杯盤，水陸排佳會，直至永團圓，世世夫妻。」跟前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你聽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裏。」那月娘雖故好性兒，聽了這兩句，未免有幾分動意，惱在心中，又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見李瓶兒出

來上拜，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裏有哥這樣大福，俺們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因喚玳安兒：「快請你娘回房裏，只怕勞動着，倒值了多的。」吳月娘衆人聽了，罵：「扯淡輕嘴的囚根子。」不絕。良久，李瓶兒下來，四個唱的，見他手裏有錢，都亂趨捧着他，娘長娘短，替他拾花翠，疊衣服，無所不至。月娘歸房，甚是愜快不樂，只見玳安平安接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衣服，并人情禮盤子，盛着，拿到月娘房裏。月娘正眼也不看，罵道：「賊囚根子，拿送到前頭就是了，平白拿進我屋裏來做甚麼？」玳安道：「爹分付拿到娘房裏來。」月娘教玉簪接了，掠在牀上去，不一時，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後邊來，見月娘，月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花枝招颯，與他哥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這裏打攪，又多謝姐夫送了桌面去，到家對我說，你與姐夫兩個不說話，我執着要來勸你，不想姐夫今日請姐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自古癡人畏婦，賢女畏夫，三從四德，乃婦道之常，今後姐姐他行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得你不做好好先生，纔顯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俺這窮官兒家丫頭，只當亡故了的算帳，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麼的罷，賊強人，從幾時這等變心來。」說着，月娘就哭了。吳大舅道：「姐姐，你這個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兩口兒好好的，俺們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回，小玉拿了茶來，吃畢茶，分付放桌兒，留吳大舅房裏吃酒。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我適纔席上酒飯都吃的飽飽的來，看看姐姐。」坐了一回，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

吳大舅便作辭月娘出來。當下衆人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那日四個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絳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回家。自此西門慶一連在瓶兒房裏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只是潘金蓮惱的要不的，替他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娘許多不是，說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尙不知隨他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親厚尙密，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西門慶自從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莊內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驛馬成羣，奴僕成行，把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個小廝，一名來安兒，一名棋童兒，把金蓮房中春梅、上房玉簪、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鬚，衣服首飾，妝束出來，在前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春梅琵琶，玉簪學箏，迎春學弦子，蘭香學胡琴，每日三餐六飯，管待李銘。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付夥計賁地傳，開解當舖，女塔經濟，只要掌鑰匙出入，尋討，不拘藥材，賫地傳，只是寫帳目，秤發貨物，傳夥計便督理生藥，解當兩個鋪子，看銀色，做買賣，潘金蓮這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廂成架子，閣解當庫，衣服首飾，古董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嘗當許多銀子出門。陳經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查點出入銀錢，收放寫算皆精。西門慶見了，喜歡的要不的。一日在前廳，與他同桌兒吃飯，說道：「姐夫，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要心安，我也得托了，常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塔。』姐夫是何人，我家姐姐是何人，我若久後沒出，這分兒家

當都是你兩口兒的。」那陳經濟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遠離，投在爹娘這裏，蒙爹娘抬舉，莫大之恩，生死難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就待便了，豈敢非望。」這西門慶聽見他會說話兒，聰明乖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教他寫，但凡人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少不的他。誰知這小夥兒綿裏之針，肉裏之刺，常向綉簾窺賈玉，每從綺閣竊韓香，有詩爲證：

東牀嬌婿實堪憐。

况遇青春美少年。

待客每令席側坐。

尋常只在便門穿。

家前院後明嘲戲。

呆裏撒乖暗做奸。

空在大前稱半子。

從來骨肉不牽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見中秋賞月，忽然菊綻東籬，空中寒雁向南飛，不覺雪花滿地。一日十一月下旬，天氣西門慶在友人常時節家，會答飲酒散的早，未等掌燈時分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並馬而行，剛出了常時節門，只見天上彤雲密布，又紛紛揚揚飄下一天大雪，花兒來，應伯爵使說道：「哥，咱這時候就家去，家裏也不收我們，知你許久，不會進裏邊看看桂姐。今日趁着天氣落雪，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咱望他望去。」祝日念道：「應二哥說的是，你每月風雨不阻，出二十兩銀子，包錢包着他，你不去，落得他自在。」西門慶于是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說的把馬運往東街，拘欄那條路來了，來到了李桂姐家，已是天氣將晚，只見客位裏掌起燈燭，丫頭正掃地不迭，老媽并李桂卿出來見畢，上面列四張交椅，四人坐下，老虔婆

便道：「前者桂姐在宅裏來晚了，多有打攪，又多謝六娘賞汗巾花翠。」西門慶道：「那日空過他，我恐怕晚了他們，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說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丫鬟就安放桌兒，設放案酒。西門慶道：「怎麼桂姐不見？」虔婆道：「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不見姐夫來到，不想今日他五姨媽生日，拿轎子接了，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

看官聽說，原來世上惟有和尚道士并唱的人家，這三行人不見錢眼不開，嫌貧取富，不說謊調說也成不的。原來李桂姐也不會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納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號了雙橋，販了千兩銀子納絹，在客店裏安下，瞞着他父親來院中敲鏢，頭上拿十兩銀子，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一連歡了兩夜，適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西門慶到，老虔婆教桂姐連忙陪他後邊第三層一間僻淨小房，那裏坐去了。當下西門慶聽信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媽快看酒來，俺們慢慢等他。」這老虔婆在下邊一力攬撥，酒餚菜蔬齊上，須臾堆滿桌席。李桂卿不免爭排雁柱，歌按新腔，衆人席上猜枚行令，正飲酒在熱鬧處，不防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也是合當有事，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窗下偷眼觀覷，正見李桂兒在房內，陪着一個戴方巾的蠻子飲酒，由不的心頭火起，走到前邊，一手把吃酒桌子掀倒，碌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平安、玳安、畫童、翠童四個小童上來，不由分說，把李家門窗戶壁、牀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探出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內。那丁二官兒又是個小胆之人，外邊嚷鬧起來，說的藏在裏間牀底下，只叫「

桂姐救命。」桂姐道：「呸！好不好就有媽哩，不妨事。隨他發作怎的叫嚷，你休要出來。」且說老虔婆兒見西門慶打的不像模樣，不慌不忙，拄拐而出，說了幾句閑話。西門慶心中越怒起來，指着罵道：「有『滿庭芳』爲證：虔婆你不良，迎新送舊，靠色爲娼。巧言詞將咱誑，說短論長。我在你家使够，有黃金千兩，怎禁賣狗懸羊。我罵你句真伎倆，媚人狐惑，衝一片假心腸。」

虔婆亦答道：「官人聽知，你若不來我接下別的一家兒，指望他爲活計，吃飯穿衣，全憑他供柴糶米，沒來山攀叫如雷，你怪俺全無意，不思量自己，不是你憑媒娶的妻。」

西門慶聽了，心中越怒，險些不曾把李老媽媽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死勸，活喇喇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鬧了一場，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裏上馬回家，正是：

宿盡閑花萬萬千，不如歸去伴妻眠。

雖然枕上無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錢。

又曰：女不織兮男不耕，全憑賣俏做營生。

任君斗量并車載，難滿虔婆無底坑。

又曰：假意虛脾恰似真，花言巧語弄精神。

幾多伶俐遭他陷，死後應知拔舌根。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